



世界文學名著

法蘭西短篇小說集

服爾兌爾等著
李青崖選譯

FRENCH SHORT
STORIES

By
VOLTAIRE & OTHER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by
LI TS-ING YAI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5299B

世界文學名著

法蘭西短篇小說集



4651612

目錄

浪漫主義以前的作家 二人 計二篇

瑪璣麗德后 Marguerite de Navarre (一四九二年至一五四九年)

一個卡司第人的意見.....一

服爾兌爾 Voltaire (一六九四年至一七七八年)

白與黑.....一七

浪漫主義的作家 一人 計一篇

郭季葉 Th. Gautier (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七二年)

近水樓台.....四一

浪漫寫實兩種主義之間的作家 一人 計一篇

梅禮美 Pr. Mérimée (一八〇三年至一八七〇年)

蔚藍的屋子.....五七

寫實主義的和自然主義的作家 五人 計八篇

巴爾扎克 H. de Balzac (一七九九年至一八五〇年)

恐怖時代的一篇記載.....八三

左拉 E. Zola (一八四〇年至一九〇二年)

鬧鬼的房子.....一五

都德 A. Daudet (一八四〇年至一八九七年)

柯尼爾老爹的祕密.....三五

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九三年)

騎馬.....四五

孀婦.....六一

野人老娘	一七一
首飾	一八五
柯貝 F. Coppée (一八四二年至一九〇八年)		
一個腳本的材料	二〇五
反自然主義的作家	三人 計三篇	
韋禮乙 Aug. Villiers de L'Isle-Adam (一八三八年至一八八九年)		
西華蓓	二一七
法朗士 Anatole France (一八四四年至一九二四年)		
一個學習檢察官	二二九
施我伯 M. Schwob (一八六七年至一九〇五年)		
藍國	二五三

現代作家 四人 計四篇

莫洛瓦 André Maurois (一八八五年生現存)

一個名畫家的誕生.....二六一

穆朗 P. Morand (一八八九年生現存)

俞先生.....二六九

蓋塞爾 J. Kessel (一八九八年生現存)

兩個瘋子.....二七九

諾辣克 P. G. de Nolhac (一八五九年生現存)

教皇的長夜.....二九九

一個卡司第人的意見（法國馬璣麗德后作）

卡司第國的某一代的國王和王后，現在我們不必提起他們的姓名，祇要知道他們駕前有一個器宇不凡才德雙全的貴族做侍從大臣，這貴族是個了不得的人，就是在西班牙全國也找不出一個和他相同的。誰也可以有他種種的德行，不過他卻有他的異樣一些的舉止，因為誰也從沒有聽見有人說他對於甚麼闊太太動過愛慕或者獻過殷勤，並且即令王宮裏有許多穀得使冰雪發熱的美人，但是誰也沒有力量能穀引得動這位貴族——這位貴族名叫艾力朔爾。這位王后是個有美德的，然而瞧着這位素來不向女人殷勤的貴族，她那陣不甚著名而格外發熱的火燄，也跳不出圈子的外面，因此她對他大加贊賞。後來，某一天她問他：像他這樣寡情是不會有的事，也許是假裝的罷？他的回答是：倘若她從他的外表看得見他的心，她便不至於對他提出這個問題。她呢，很想明白話裏的意思，便極力強迫他來解釋，他沒有法子，便自認愛了一位闊太太。在他看來，這位闊太

太是世上所有的基督徒中最有德行的。她用盡全部的力量，連央求帶吩咐地來盤問這位闊太太究竟是誰；但是她卻沒有做得到；她假裝對他生氣了，發誓說是倘若他拿這位闊太太的姓名告訴她，她永不會走漏消息；他幾乎害怕得想對她聲明若是非招不可，自己寧肯以死塞責，不肯告訴她。但是後來想起若是這樣一件誰要不會見怪的事也要隱瞞真象，他以後一定會失掉和她見面的榮光，並且還要得罪，所以便提心吊膽地向她說：『王后，我不敢拿她的姓名公然招出來；但是到了王后今年第一次打獵的那一天，我可以請王后看見她，並且我現在很相信王后將來會承認她是世上最美貌的和最沒有缺憾的女人。』

有了這個答覆，所以叫王后提早了她的打獵的日子了。艾力朔爾接到了諭知，便安排一切去照例伺候；並且預備了一面大的鋼鏡做成護胸鎧甲，好好地用一件很講究地金鑲銀滾的黑色毛呢大氅蓋在上面。他跨上一匹鞦韆齊全的黑馬。鞦韆都是亞拉伯的鍍金法藍的細工做的；他的帽子是黑綢子做的，帽子上有一個用寶石綴成的帽珍，象徵一個愛神受了力神的防護。身上的長劍和匕首以及其餘的佩件，都是講究的和精巧的。

簡而言之，他是披掛得很停當的，尤其是馬上的功夫特別刷溜，他本是那樣長於控縱的，所以那些看見了他的人，都暫時停止打獵，去看艾力朔爾怎樣叫他的馬跪，和怎樣叫他的馬跳。他用我說的那種馳騁，引了王后走到張網的地方，便跳到地上，並且來輔助王后下馬。她向他伸起兩隻手臂，他解開了大氅的前襟，然後握住她的雙手，拿護胸鏡甲露給她看，一面向她說：『王后，請仔細看看這裏。』末了，不待她的答覆，他便從從容容拿她托到地上了。

打獵的事結束了，王后並沒有對艾力朔爾說話便回到了宮裏；但是，在晚餐之後，她傳他到跟前，說他是最大的打謊語者，這樣的人，她從沒有見過；因為他從前答應在打獵的時候，拿他最心愛的女人指給她看，然而他這回卻沒有踐言；因此她宣稱永不信任他。艾力朔爾恐怕王后當初沒有聽見他對她說過的話，這時就說他一點也沒有忘記，因為他當時不僅拿那個女人獻給她看過，並且還是他那最愛的。因為她本沒有留心，便說他以前並沒有拿他心愛的女人獻過一個給她看過。

「這話是對的，」艾力朔爾說，「但是我在伺候陛下下馬的時候，向陛下獻過甚麼呢？」

「甚麼也沒有，」王后說，「除了您胸前的那面鏡子之外。」

「在那鏡子裏面，」艾力朔爾說，「陛下看見了怎麼呢？」

「我只看見我自己。」

「所以陛下，我因為遵令之故，已經向陛下踐了言，因為除了陛下在我胸前看見了的那個影子以外，我心裏素來沒有第二個影子，而這一個呢，是我唯一要愛要敬要崇拜的，不是拿她看做一個女人，竟是拿她看做一個地上的活上帝，我的生和死都交在她的手裏了，我懇求陛下不要把我這片視為生命藏在心裏的完美而偉大的忠愛之忱，因其出之於口而視為死罪，倘若我設不上被陛下收容或者設不上被陛下許為忠僕。但是要懇求陛下寬容我能夠像往常一樣，在將來的滿意裏生存；我的心早已敢於選擇了一個完善高尚的地點做我的愛情的基礎，從那裏，我除了要知道：我的愛情是那樣偉大那樣無缺憾，我祇應當因愛而滿意，以及我可以被愛到怎麼情形這三件事以外，不能其他的愉快。並且懇求陛下，若是因為知道我這片忠愛之忱，不能以從前的恩惠對待我，那末至少也請保全我的生命，使我能設像往常一樣看見陛下；因為我現在除了我生命裏的絕對需要以外，不向陛下求甚麼了；倘若我得不到這一點，那末陛下的忠僕便會減少，並且減少的，是

陛下從前得過而永不會再遇的最好最忠心的那一個。」

王后呢，大概是爲得掩飾真情，或者是爲得用長久的時間來試他對她施的愛，或者是爲得本來愛了另外一個人不肯因爲有了艾力朔爾便立時丟開這一個，或者是爲得保留艾力朔爾以備將來補充現在的情人因故出缺之用，所以用一副不發怒也不滿意的面孔說：

「艾力朔爾，我現在如同不明白愛情的權威似地，並不來詢問究竟是怎麼傻念頭迷了您，所以您便起了一個這樣難於實現的奢望來愛我；因爲我知道男人的心是那樣缺少指揮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不能毅自動愛誰和恨誰，但是您既然這樣開誠公布地表示了意見，我現在想知道你有過多少愛人。」

艾力朔爾端詳她那副儀態萬方的臉兒，並且聽見她關心於他的病症，便希望她肯給他些藥品，但是看見她詢問的時候態度異常莊重異常智慧，所以他在另一方面又不免害怕起來，以爲是在一個審判官的跟前，懷疑他會對自己宣布不利的判斷。在這樣喜懼一起一伏的變化之下，他發誓說是在自己很小的時候，這段愛情已經在他心上生了根，並且祇有最近的七年，絕沒有覺得甚

麼痛苦，但是一種病症給了他一種那樣的滿足：使他知道非死不能痊癒。

「既然如此，」王后說，「您已經經驗過一種很確定的態度，我現在不應當輕信您早已要向我說明您的忠愛。因此倘若您現在說的是真話，我便要您來證明，使我永不會有所疑惑；證明之後，我便信服您如同您自己發誓要做的一樣；到了我明白您現在說的話是真的之後，您對於我便可以隨心所欲了。」

艾力朔爾懇求她對他實行那種合於她的意思的證明，因為世上的那樣難的事，若是爲得求這種幸福起見，在他看來是很容易的，她因此可以明白他向她表示的忠愛；他懇求她拿那件想叫他做的事吩咐出來。她對他說：

「艾力朔爾，倘若您之愛我和您說的話一樣，我深知爲得求愛起見，世上的事在您是沒有難的。因此，從您想要而又怕失去的希望上面，我吩咐您從明天起就不要和我見面，您得離開我們，到一個使我們彼此不通消息至七年之久的地方去。您從前在這段愛情裏面過了七年，您現在很明白您愛我。等到我也照樣做過另外七年的試驗之後，我也會相信您現在話裏的那種使我不相信

的事了。」

艾力朔爾聽見這種狠心的吩咐，一方面以爲她要攆走他。另一方面，卻又希冀那個證明將來對於他比自己現在的話較爲有利，所以接收了她的吩咐，並且對她說：

「倘若我能穀悶着一肚子的火——這種火到現在陛下才知道——一點指望都沒有地過了七年，自然將來更可以懷着更好的忍耐和指望再悶七年再過七年。但是，王后，我從陛下的吩咐，因此對於種種在世上可以得到的幸福要受限制了，七年之後，陛下倘承認我是忠僕，那末就可以從駕前得到甚麼指望呢？」

王后從手上取下一個戒指，一面對他說：

「這是我賜您的一個戒指；拿他切成兩半罷，我可以留一半，那另外的一半歸您保存，這樣一來，即令年代的長久可以有力量使我記不得您的樣子，那末我也可以從這半個戒指和那半個的相似之處來認識您。」

艾力朔爾接了那個戒指，拿他分成兩半，後來獻一半給她，自己也收了一半，末了辭別了王后，

失了魂似地回家檢點行裝。他的辦法是這樣的：遣散了家裏的一切僕從，祇帶了一個男僕同到一個那樣孤寂的地方走，在七年的經歷之中，無論是親戚朋友沒有一個人聽到了他的消息。他在這一個期間裏所享的生活和他因這種隱遯而生的煩惱，我們一點也不知道；但是那些愛他的，卻不能茫然。

剛剛過滿了七年的那一天，王后正到教堂裏去做彌撒，忽然有一個鬚鬚滿面的隱士走到她跟前來；他在給她吻手爲禮之後，向她獻了一封請願書，這封請願書，她倉促間並沒有看一下，因爲她素來慣於親手接收旁人獻給她的請願書，無論獻書的人窮困到怎麼程度。彌撒做了一半了，她才拆開那封請願書，在那裏面，她發見了自己從前分給艾力朔爾的那半個戒指；她一時驚喜交集，於是在細看那封書的內容之前，陡然吩咐她的教士，叫他去找剛才獻書的那個隱士來。這教士四處都找到了，但是沒有方法得到他的消息，僅僅祇有一個人說是看見他騎馬走了。然而他又不知道他是從那條路走的。王后一面等候那教士的回信，一面便讀那封請願書，她在書裏發見了一篇

寫得不能再好的長詩。卽以我自己而論，倘若不想向各位說這件故事，我永不敢翻譯出來；太太們，我央求各位要明白卡司第的話言文字，爲得表現這種熱烈的愛情，是遠超於法蘭西的語言文字之上的。這篇長詩就在下面：

光陰的偉力，牠叫我澈底地認識了愛；

自從牠受了我的指揮，真有一個奇功在，

就是：一個游移不定的人被牠喚醒來。

因此看明了那個被愛神蒙蔽的世界。

牠也曾在我心裏種下了那愛的根，

並且把愛之爲愛披露得毫無遮隱；

因此我看明了那愛，到如今，到如今，

知道愛決不是揣度中的一般情景。

牠叫我看明究竟在甚麼基礎上；

我的心從前才專壹地愛到那樣。

這基礎原來本是您的儀態萬方，

不過裏面還藏着蛇蝎般的心腸。

牠又叫我看明儀態萬方就是個零，

蛇蝎般的心腸是由我的幸福而生；

爲幸福，儀態萬方後來不許我親近，

可憐那其間的顧盼，真地叫我愴神。

自從我看見了您的月貌花容，
我更明白了您底狠心真難搖動。
然而這卻不能來逼我對您服從，
反而我覺得歡欣快樂也無窮。

因爲光陰由於久交對我很有關切，
牠憐憫我的苦困給了我一個上策，
所以我早就決定在回到這裏之時，
不向您道甚麼寒暄，祇道一聲永訣。

牠又叫我看明了愛的真詮：
那毫無遮隱的真像和來源。

因此我經過了這幾年的期限，
才知道那蒙心的愛最好休談：
七年的無言孤憤看透了人間。

牠又叫我認識了天上的愛，
並且證明了別樣的愛的壞，
因此，我向前愛已經整個兒擁戴，
向後愛永遠斷絕了種種的尷尬，
我的心，我的身，別了您，向牠膜拜。

從前我侍從您，沒有受過一點兒恩；
您反起了狠心，我抽身才逃出性命。

牠現在叫我不要那樣兒癡心那樣兒馴，
把您給我的愛，全璧歸還一絲兒也不剩，
不管是這東西，或是您，我都不願再來問。

因爲另一種美滿久長的愛，已經用
一枚堅固的結子綰住了我的心胸：

我要向牠那裏走，要給牠當侍從，
您或者您的天神，我都不來供奉，
從前的悲傷憤恨一齊拋向天空。

您從前用月貌花容點燃那堆火焰，
到如今，我一樣也不要和牠再見，
永訣了，一切的煩惱，一切的哀怨，

情人式的地獄：你們都不用歪纏。

陛下，這事情多談究竟有甚麼好，
到如今要說的話就是：手分趁早。
永訣了，希望呢，以後彼此都休找，
相見的時候呢，彼此不必問天荒地老。

這一封用詩寫的信，在她是帶着熱淚和驚駭讀完的，同時還帶着一陣不可形容的遺憾，因為她逼得這樣一個抱着至誠的忠僕所生的這種損失，可以看做那樣浩大的，她既然損失了種種不能恢復的幸福，那末不論是她的庫藏甚而就是她是國家，也不能彀替她免去「世上最可憐最倒運的婦人」這個頭銜了。後來，她聽完了彌撒回到宮裏，熬受了一種和她狠心相當那樣大的悲痛。末了，沒有那一座山裏，那一座巖裏或者那一座林子裏沒有找遍，然而那隱士還是踪跡杳然；

但是那個從她的手裏拿艾力朔爾拔出去的人，要拿他保存到死爲止，並且要趁早引他到天國裏去，所以她在這個世界上，竟無從得到他的消息了。

按馬琦麗德爲法蘭西王佛郎瑣一世 Francois I (1489—1547)之妹，王初爲安古林伯兼瓦洛公故馬璣麗德之法文原名爲 Margnerite d'Angouleme (1491—1549) 亦作 Margnerite de Valois 以嫁納伐爾國王，故又稱 Margnerite de Navarre 瑪璣麗德后。后於當時政治上頗有建樹；而於文藝之提倡尤不遺餘力，有詩集及短篇集名七日談 Heptamerion 者行世。當時之詩人馬洛 Marot 稱其有「女子之身，男子之心和天使之魂」則其人之如何自可想見。

此篇自七日談——巴黎伽爾涅書店名著叢書本——摘出，爲其第二十四談，談後有作者對於本事的討論，茲不譯。七日談是在一千五百四十五年以後寫的，共七十二談；至作者身後九年（一千五百五十八年）始發表，名多福情人有的故事集 Histoires des Amants Fortunes 但非足本，僅六十七篇。後乃補足並易今名。作者本以做摹意大利人波加爵 Boccaccio (1313—

1375) 之十日談而作是書，但其異點有二：(一)書中人物均爲事實上的，不出虛構，至今尙能索隱；(二)作者於每談之末，以個人於觀念，討論本事之短長，結果反使讀者有時納悶。全篇均以述故事之方法出之，故有時作者忽以第一身地位喚起聽故事者的注意。

二十二年六月在杭州再譯後並記——青崖。

白與黑（服爾兌爾作）

在波斯國的康大哈爾省裏，人人都知道年輕的魯士丹的一件趣事。魯士丹是本地一個米爾察的兒子；『米爾察』的意義，如同在法國稱『侯爵』或者在德國稱『伯爵』一樣，是個貴族的頭銜。這位米爾察魯士丹之父，有一筆像樣的財產。他預備給這年輕的米爾察娶一個小姐，或者不如說是相同的女米爾察。這兩個人家很指望這件事。他應當安慰雙親，和他的妻子共享榮華富貴。但是不幸他在伽布爾那地方的趕集大市場裏，看見了伽石米爾的郡主，這個市場本來是世界上最可觀的，趕集的人遠比黑海旁邊的波索拉和阿司特拉岡兩處市場趕集的多得多；所以伽石米爾的老王帶了他的女兒一同到了那裏。

他本來失掉了他兩件最稀奇的寶貝：第一件是一粒像拇指般大的金剛鑽，他曾經請了一個印度人用祕法把他女兒的像彫在那上面，這寶貝早就失掉了；第二件是一枝如意神鏢，可以隨人

的意思要牠飛到那裏就飛到那裏；在我們國裏這不算稀奇的東西，但是在伽石米爾國就要算了。這位國王的一個回教長老，盜了這兩件寶貝獻給這郡主，並且向她說：『您好好地保存這兩件東西；您的運氣都靠着這上面。』從此他就走了，誰也沒有再看見過。

她父親始終在失望裏。這一回決然毅然到伽布爾，去看市場裏那些從世界四隅而來的商人的裏面，是不是有一個人得了他的金剛鑽和他的神鏢。每逢旅行，他總帶着他女兒同走，她拿那粒金剛鑽仔細地藏在腰裏，但是那枝神鏢卻不能這樣藏，所以她祇得留在伽石米爾，拿牠好好地關在一口大的中國皮箱裏。

魯士丹和她在伽布爾相遇了；他們用他們那樣年紀的真心和他們那樣國裏的恩情互相愛上了。那郡主爲着保證自己的愛，拿那粒金剛鑽送給魯士丹，而他呢，臨行時答應了她，說是要祕密地到伽石米爾去看她一次。

這個年輕的米爾察有兩個親信的僕人，他們替他盡書記、馬夫、傳達和貼身侍從的職務。一個名叫白玉；他是漂亮的，刷溜的，白晳得像是一個高爾索女人，和順得像是一個阿爾美尼亞人，謹慎

得像是一個妖教徒。另一個名叫烏木，這是一個很漂亮的黑人，比白玉來得格外熱心，格外有技巧，他以為世上並無難事。魯士丹拿自己的旅行計劃告訴他們。白玉用一種不願討主人歡心的忠僕的慎重態度，勸他不要這樣幹；拿種種可以發生危險的事告訴他：怎樣要叫這兩家人失望呢？怎樣要在他父母心上戳一刀呢？他感動了他，但是烏木卻來替他壯膽，並且揭破他的疑團。

這少年缺少了錢財來做這樣一個長途旅行的用費。那個謹慎的白玉沒有替他去張羅；烏木卻看透了這件事。他刷溜地拿了他主人的那粒金剛鑽，找人照樣做了一粒假的放到原處，卻拿真的在一個亞爾美尼亞人那裏押了幾千個羅比來。

魯士丹得了這筆錢，辦妥一切預備就走。行李用一頭象載着；人卻騎着馬。

白玉向他的主人說：『我不怕冒犯，對於您的舉動來進諫言；但是在說明之後卻應當信服；我是屬於您的，我忠愛您，我可以跟着您走到天涯地角；但是我們在路上，可以去找一個法師去問休咎，他離這裏不過十多里路。』

魯士丹照樣辦了。那法師回答道：『倘若你向東邊走，你卻會到西邊去。』

這樣的答復，魯士丹一點也不明白。白玉堅持這斷不會有好處。始終殷勤不倦的烏木，卻相信這樣的答復是很順利的。

在伽布爾另外還有一個法師；他們便到那裏去了。這法師的答覆是這樣幾句話：『倘若你現在已經有，將來卻不會有；倘若你現在是得勝的人，將來卻不會得勝；倘若你現在是魯士丹，將來卻不會是。』

這個法師的話，比那一個的，更要不可解。白玉說：『您小心罷。』烏木說：『甚麼也不要疑心。』這一位辦事人，我們相信他是素來被主人信任的，這一來，主人的熱情和希望就被他鼓勵起來。

走出了伽布爾的城，他們就在一個大樹林子裏走，坐在一片草上預備吃東西，一面餵那些馬匹。他們正動手卸下象身上馱的食品和用具，忽然發現白玉和烏木已經都不在隊裏了。於是便喚起他們來；白玉和烏木的名子在樹林子裏照樣應出一些回聲了。跟人們四處尋找，末了樹林子裏充滿了他們的叫喚；轉來的時候，既沒有看見他們，也沒有聽見他們的回答。大眾向魯士丹說：

『我們祇看見一隻禿鷲和一隻鷹打架，禿鷲拿鷹身上的毛啄得乾乾淨淨。』

兩鳥相關的報告，引動了魯士丹的好奇心；於是步行到那裏去看；禿鶩和鷹都不見了；但是看見自己那隻象——牠身上依然馱着行李——正被一隻大犀牛所襲擊。這一隻用角撞；那一隻用鼻子抵抗。犀牛看見了魯士丹便丟開了象；他們牽過象來，但是那些馬又都找不着了。

魯士丹喊着：『我們上路的時候，偏偏在樹林子裏遇見一些怪事。』

跟人們都覺喪膽了，而失望的主人算是同時丟了那些馬，那個親信的黑奴和白玉——他對白玉很好，雖然意見素來不一致。

他祇希望不久就可以走到那個使他安慰的伽石米爾的公主身邊，忽然遇見了一個強暴不可當的粗人，抓着一頭大的驢子，要抽牠一百棍。上路來，這樣的驢子是最漂亮最好看和最輕快的。牠用一些可以拔起一枝橡樹的蹄蹴來答復這個惡漢的鞭打。這個年輕的米爾察如同由於理智作用似地，替那頭可愛的驢子抱不平。那粗人一面跑開一面向驢子說：『你將來給我報仇。』

那驢子用牠的言語謝了牠的救星，走到了他的跟前，任憑他來溫存，並且自己也去溫存他。會魯士丹在午飯之後騎上了驢子，帶着他的跟人向那條道到伽石米爾的道路進發，那些跟人一

部分步行，一部分坐在象上。

他剛好騎上了驢子，那畜牲卻倒過頭來對着伽布爾走，不肯往伽石米爾去。牠主人徒然兜轉韁繩，極力挽着，用腿子使勁夾着，用靴刺刺着，鬆開韁繩，左打右打，但是那頭倔強的畜牲始終向伽布爾走。

魯士丹滿身是汗了，生氣了，失望了，這時候。他遇見一個駱駝商人，那商人說：

『老板，您這頭驢子真調皮，牠拿您馱到您不要去的地方去；倘若您願意讓給我，我可以讓您在我這羣駱駝裏頭選四頭去。』

魯士丹謝了上天給他這樣一件便宜買賣的恩惠。他說：

『白玉以前說我的旅行一定不順利，那真是糊塗話啊。』

他騎上那頭頂漂亮的駱駝，其餘三頭在後面跟着走；他和自己那一行人從集合了，自信正在行運的路程上。

剛好走了五六十里路，他遇見了一道又深又寬又騰躍的急流，這急流擁着一些波浪洗白的

石巖旋轉，因此他便止了步。兩岸全是一些使人目眩膽落的懸巖；誰也不能過去，無論從左岸或者從右岸。

『我漸漸相信，魯士丹說：『白玉譏諷我的旅行，他自有道理；並且，倘若他在這裏也可以替我出點主意。倘我有烏木在身邊，他也可以安慰我，並且他可以找得着一些妙計；但是卻都不見了。』他的窘迫，因為他部下的進退失據更加擴大起來；天色完全黑了；他們祇能流着眼淚來慶末了，疲勞和失望叫這位旅行中的多情入睡熟了。等到醒來剛好天亮，然而卻看見一座好看的大理石橋，跨在這急流的兩岸造好了。

一陣呼聲，一陣又驚又喜的呼聲雷動了。真會有樣的事嗎？是一個夢嗎？何等奇怪的事，何等爽快的事！我們敢過嗎？那一行人全部都跪下來，立起來才向橋走，提心弔膽，眼望着天，舉起雙手，發抖地拿腳放到橋上，走過去，又走過來，歡喜得不可言狀；末了魯士丹說：

『這是上天給我的便利；以前白玉真不知道說話；那兩個法師都是利於我的；烏木的話是有道理的；但是為甚他不在這裏呢？』

這一行人剛好都到了急流的那一岸，那座橋驚天動地的一聲自行坍到水裏去了。

「好運氣好運氣！」魯士丹喊起來：「上帝是應當讚美的！上帝是應當禱告的！他不願意叫我回家，在那裏我不過做一個簡單的上流人物；他要叫我去娶我心愛的。我將來會做伽石米爾的王；這就是說得了我的女當家人，我會得不着我的康大哈爾那個小地方。這可以說是「將來我是魯士丹，也不是魯士丹」，因為我將來是一個大的王呀；法師的話，有一大部分已經清清楚楚解釋出來，於我是有利的；剩下的，將來也會一樣地看得清楚。現在我是太有福氣的；但是烏木爲甚麼不在我身邊呢？我之惦記他比惦記白玉加一千倍。」

他又十分輕快地走了好幾十里路；但是在日暮的時候，一帶高山塞住了這一行心慌意亂的旅客的路了——這些山比甚麼礮臺的護堤坑都來的陡，比基督教的聖經上的巴貝爾塔造成之後的高度都來得高。

大眾都高聲喊道：「上帝要我們死在這裏；他斷了那條橋使我們失掉回轉去的希望；現在又豎起了這些山，使我們沒有前進的方法。唉！魯士丹，唉！倒運的侯爵！我們永不會看見伽石米爾，我們

永不曾回到故鄉康大哈爾。」

那種最苦人的悲痛，那種最壓人的頹喪，不斷地在這個抱奢望大慾的魯士丹的心上搗着。要拿法師的預言來表現他的便利已經是很不成功了。「哎喲，天呀！哎喲，慈善的天父呀！我失掉了我的朋友白玉，真是可惜的。」

他正爲着前途的失望流着熱淚，嘆着長氣，說了這幾句話，誰知那帶山的腳忽然開了一條穹頂的長洞，洞裏點着成千累萬的火把，照得他眼睛發花；末了魯士丹歡呼起來，而他的隨從都跪到地上，驚訝得向後倒過去，口裏喊着「顯聖」並且說：「魯士丹是諸神的得寵的人；他將來要做全世界的主子。」魯士丹也相信這句話，喜得不能自持，跳個不住。「唉！烏木，我的好烏木，您現在在那裏呢？您真應當看一看這種稀奇的事！我怎樣失掉了您呢？美貌的伽石米爾公主，我甚麼時候看得見您的嬌容呢？」

他同着他的隨從，他的象，他的駱駝，在這山的穹頂之下前進，走到了那一端，他便到了一片到處鋪着野花四圍界着溪流的平地；走完這片平地，便是一些夾在那擡頭望不盡的樹林之中的大

路走完這些大路，便有一條河，沿着這條河，便是一些悅目而有園林的房屋。他聽見四處都有歌聲和樂聲，看見種種跳舞；在匆匆地從這條河上的一座橋上經過的時候，他向他所遇見的第一個人詢問這個好地方是甚麼所在。

那個被他問的人答道：『您現在在伽石米爾；您看見這些居民正在歡天喜地之中；我們現在正慶賀我們郡主的喜事，她快要和巴爾巴布的爵爺結婚，這是她父親允許的；上帝應當保證他們的福氣！』魯士丹因為這個消息便暈倒了，那個人本也是巴石米爾的一個爵爺，他以為魯士丹害了羊癲瘋那類的病；便叫人擡他到自己的家裏，他在那裏弄了多久還沒有醒過來。有人把本地兩個最有本事的醫士找了來，他們都給病人把了脈，這時候，病人有些清醒了，嗚咽個不住，楞着一隻睡眠，有時候偶然喊着：『白玉，白玉，您從前說的話是不錯的。』

兩個醫生之中，有一個向伽石米爾的那位爵爺說：『聽見他的口音，我知道他是康大哈爾的一個少年人，對於他，本地的水土是一點也不好的，應當拿他送回家去才好；望見他的眼睛，我知道他已經瘋了；請您拿他交給我，我可以引他回他的家鄉，並且我可以拿他醫好。』另一個醫生卻說

他是因爲悲傷才病的，應當引他去看郡主的喜事，叫他跳舞散心。

他們這樣診斷的時候，病人的體力已經恢復過來；這兩個醫生便都被人打發走了，於是魯士丹便當面和他的東道主說話。

「爵爺，」他說：「請您恕我剛才在您跟前倒下來，我知道這是失禮的；請您收了我這頭象，我用這個來謝您的榮施。」

隨後他述起他種種的奇遇，卻沒有拿他的旅行目的告訴他，接着他又說：

「不過，看諸神的面，請您告訴我：那個要娶郡主的行運的巴爾巴布人是甚麼人，爲甚麼她的父親選了他做女婿，爲甚麼郡主肯要他做丈夫。」

「爵爺」這個伽石米爾的人向他說：「郡主並不肯嫁這個巴爾巴布人，現在我們全國固然高高興興慶賀她的喜事，她卻痛哭，自己關起門躲在宮裏的塔上；不肯看這類慶賀的舉動。」

魯士丹聽了這些話，覺得自己是再生了，他以前被痛苦掩住的得意之色又在臉上露出來了。

他說：

「請您告訴我，我央求您，爲甚麼伽石米爾王，定要拿女兒嫁給一個爲她所不愛的巴爾巴布的人呢？」

「事情是這樣的，」那個人答道：「您知道我們的賢王從前失掉他心愛的一粒金剛鑽和一枝神鏢嗎？」

「唉！我怎樣不知道呢，」魯士丹說。

「您得知道，」那東道主說：「我們的賢王，因爲費了多時在世上尋遍了這兩件寶貝竟得不到一點消息之後，早說過無論是誰祇要送回其中的一件，他便拿女兒嫁給他。忽然來一個巴爾巴布的爵爺，他送回那粒金剛鑽，於是明天他便要娶郡主了。」

魯士丹面無人色了，支吾地說了一些應景的恭維話，便向那東道主告了辭。於是騎着他的駱駝向那個預備走禮場的大城裏跑。他走到那王宮之前，口稱有緊要的事報告王爺，要求面述。旁人說是國王正忙着鋪擺喜事；他說：

「我就是爲這件事要和他談。」

弄了半天，他終於被人引了進去見王爺了。

「殿下，」他向王爺說：「上帝永遠護國佑民啊！殿下的女婿是個騙子。」

「怎樣，一個騙子？您敢說甚麼？一個人對着伽石米爾的王，能夠這樣地批評他自己選的女婿嗎？」

「是的，一個騙子！」魯士丹說：「我爲着向殿下證明這件事，特地帶了您那粒金剛鑽來。」

拿那兩粒金剛鑽並在一塊兒，那位王爺竟大受驚訝；因爲他不能夠從中分辨，所以不能夠說那一粒是真的。

「這裏有兩粒金剛鑽」他說：「我祇有一個女兒；我真地過着一個奇怪的困難！」

他叫人請了那個巴爾巴布人過來，問他是不是一點也沒有弄錯。那個巴爾巴布人發誓說他那粒金剛鑽是從一個亞爾美尼亞人那裏買來的；旁人的那粒並沒有說明白來手，但是他現在提一個妙法，就是請殿下允許他當場和他的對手決鬪，他並且說：

「您的女婿帶來一粒金剛鑽是不夠的，他還應當顯出他的價值，您難道不承認那個打死了

對手的人便去和郡主結婚是一件好事嗎？」

「很好，很好，」那王爺說：「這一定是宮裏的一件很好看的事；您兩位趕緊決鬪罷；得勝的人，可以照伽石米爾的風俗奪取那個打敗了的人的穿戴，並且可以娶我的女兒。」

這兩個求婚的人立刻走到丹墀裏去了。在那階級上有一隻喜鵲和一隻烏鴉。那烏鴉喊着：「打罷打罷。」那喜鵲喊着：「不要打。」這樣的事使得那王爺笑了；那兩個對手卻不注意；他們已經打起來，宮中所有的人都團團地圍着看。那郡主卻始終躲在她的塔裏不肯看這場惡鬪；她那裏會想到她的情人到了伽石米爾呢，想着那個絕不願見的巴爾巴布人，她心裏就害怕。那場決鬪真是世上最好看的；巴爾巴布人挺硬地被人殺死了，百姓們因此大樂，原來他本醜陋，而魯士丹卻異常之美；這層幾乎素來是得人心的緣故。

這個得勝的人，拿那個打敗了的人的袍子帶子和帽子穿戴起來，在軍樂聲中，被全宮的人擁着到了郡主的窗下去求見了。大眾喊着：「美貌的郡主，請您來看您的漂亮的駙馬喲，他殺了他的對手。」女人們接着拿這幾句話重複地述了幾遍。那郡主不幸伸起頭來向窗口一望，於是立刻看

見一個被她深恨的男人的穿戴了。她帶着失望的心跑到那口中國箱子跟前，取出那枝在命裏註定的神鏢，向那個沒有披甲的魯士丹的身上一擲。他大叫一聲，這一聲，便叫那郡主認識了她那個倒運情人的口音了。

她披着头髮走下來，心目之中已經有一個『死』字。魯士丹渾身是血倒在她父親的懷裏。她看見了他：唉！那樣的傷心，那樣的恩愛，那樣的驚駭，實在是無法可以形容！她撲到他跟前，吻着他說：『你現在承受你的愛人和你的兇手的吻罷，這是初次的，也就是末次的啊。』她從那傷口裏抽出那枝神鏢，向自己心窩刺進去，於是就死在她情人的身上了。她父親驚痛失措幾乎也像她一樣死，極力設法去救她，但是絲毫沒有用，她已經不會活了。他恨透了那枝在命裏註定的神鏢，拿牠折成數段，又拿那兩粒惹禍的金剛鑽扔到遠處，末了，旁人拿喜事的鋪擺改成喪事的時候，他叫人搬運那個渾身是血而沒有斷氣的魯士丹到他宮裏去。

有人拿他放在一張牀上了。他開眼首先看見他屍榻兩旁的人是白玉和烏木。這樣一驚就叫他恢復了一點兒力氣。

「唉！忍心啊！」他說：「爲甚麼你們要丟開我呢？倘若你們那時候在我這倒運的魯士丹跟前，也許郡主還活。」

「我連一會兒都沒有離開您，」白玉說。

「我始終跟着您走，」烏木說。

「喔！魯士丹用一種死樣活氣的聲音說：『你們說些甚麼？爲甚麼在我要臨終時候還來糟踢人？』」

「您可以相信我的話，」白玉說：「我從來沒有贊成這回預料結局不好的倒霉旅行，這是您知道的。那隻和禿鶩打架又被牠拔了毛的鷹鷂是我；那頭馱着行李想引您回國的象也是我；那頭不肯聽命祇戴您回家的花驢子也是我；使您那些馬迷路的也是我；造出一條急流使您不能渡過的也是我；堆起那帶高山使您在那條命裏註定的路上停止前進也是我；主張您享受故鄉水土的那個醫生也是我；喊您不要打的那隻喜鵲也是我。」

「我呢，」烏木說：「那隻拔了鷹毛的禿鶩就是我；那隻用角碰象的犀牛也是我；那個打驢子

的粗人也是我；那個拿駱駝送給您去趕回損失的商人也是我；造起那座橋叫您渡過的也是我；闢開那條山洞叫你鑽過的也是我；鼓勵您進行的那個醫生也是我；喊您要打的烏鴉也是我。」

「可憐！你還記得那法師的話嗎？」白玉說：「他不是說：「倘若你向東邊走，你卻會到西邊去」嗎？」

「對的。」烏木說：「在這裏，他們埋死人總拿臉朝着西邊；那法師的話是明白的，你以前拿這個當甚麼解？「倘若你現在已經有，將來卻不會有」；這就是因爲你那時候有那粒金剛鑽，但不過是假的，而你一點也不知道。「你現在是得勝的人，而你現在是死的；你現在是魯士丹，而你現在對於這名稱已經停止了；」甚麼意思都完備了。」

正這樣談着，白玉身上生出了四隻白的翅膀，烏木身上生出了四隻黑的。

「我現在看見一些甚麼東西？」魯士丹再喊着。

白玉和烏木齊聲答道：

「你看見你的兩個司命神！」

「哎喲！先生們，」倒運的魯士丹向他們說：「你們究竟幹些甚麼爲甚麼？一個倒運的人有兩個司命的神呢？」

「規矩是這樣的，」白玉說：「每一個人有兩個司命神，第一個這樣說的人就是柏拉圖，其餘的都跟着說；你可以看見無論甚麼都沒有這樣實在，我，和你說話的，是你的好司命神，我的責任，就是在你身邊隨時照顧去到你臨終爲止；現在我已經忠實地盡了職了。」

「但是，」這個命在垂危的人說：「倘若你的責任是照顧我，那麼我的根基是比你的高尚一些，然而你在任憑我上遍自己的當並且任憑我和我妻子都悲慘地身死的時候，你怎樣敢說你是好司命神呢？」

「哎喲！這是你的命該如此，」白玉說。

「倘若甚麼都歸命管，」這個命在垂危的人說：「那麼一個司命神有甚麼好處呢？你呢，烏木，你生着四個黑翅膀，就顯然是那惡司命神嗎？」

「您說着了，」烏木答復。

「那麼你也是我那位郡主的惡命神嗎？」

「不是，她有她的，我完全替她的那個幫幫忙。」

「哼！可惡的烏木，倘若你是這樣兇惡的，你和白玉難道不是歸一個主人管的嗎？你們兩個人是從兩個不同的原則造出來的嗎？」

「這並不是一個結果，」烏木說：「但是這卻是一個大困難。」

「這是不會有的，」這個命在垂危的人說：「一個好心的人做了一個這樣兇惡的司命神。」

「會有也好，不會有也好，」烏木回答道：「總而言之；事實是和我說給你聽的一樣。」

「哎喲！」白玉說：「可憐的朋友，你難道不看見這個壞蛋還要故弄玄虛和你嚼舌，來引起你的脾氣叫你快點死嗎？」

「你不用多說了，」發愁的魯士丹說：「對於你，我並不比對於他滿意一些；至少他拿他從前害我的意思從速告訴了我，而你呢，自稱照顧我，卻一點甚麼事也沒有給我做。」

「我爲這件事很生氣，」那個好司命神說。

「我也一樣，」這個命在垂危的人說：「那裏面，我有些事情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那個可憐的好司命神說。

「我一會兒就可以得着指導了。」魯士丹說。

「這就是我們將來會看見的事，」白玉說。

後來一切都消滅了。魯士丹仍然在他父親家裏，他並沒有走出家裏的門，而且在自己牀上睡了一點鐘。

他驀地一下驚醒了，渾身是汗，滿肚皮的疑惑；他摸摸自己，便叫人，便打鈴。他的貼身侍從白玉跑過來了，頭上戴着睡帽，並且打着呵欠。

「我死了嗎？我還有性命嗎？」魯士丹喊着，「伽石米爾的那位美貌郡主得救了嗎？」

「爵爺做夢嗎？」白玉冷靜地這樣回答。

「唉！」魯士丹高聲說：「野蠻的烏木，帶着他四隻翅膀變成了甚麼東西呢？叫我那樣悲慘地死了一回的就是他。」

「侯爺，他在樓頂上打呼，我沒有叫醒他，您要我叫他下來嗎？」

「窮兇極惡的東西，我一共被他害了六個月；引我到那個在命裏註定的伽布爾會場去的就是他；替我仿造那粒送給郡主的金剛鑽也是他；我的旅行，郡主的死，我在這種花朵般的年紀裏受了鏢傷，這三件事的唯一原因也就祇有他。」

「請你放心呀！」白玉說：「您從沒有到伽布爾去過。也沒有甚麼伽石米爾的郡主；他父親僅僅祇有兩個男孩子，現在都在中學裏讀書。您從沒有甚麼金剛鑽；那位郡主不能夠死，既然她本沒有生；並且您的身體是很好而又很好的。」

「怎樣！你在伽石米爾王的牀邊陪伴我的屍首，那件事難道是假的嗎？你難道沒有向我招認，說是爲得替我擔保種種倒運，你做過鷹，做過象，做過花驢子，做過喜鵲並且做過醫生嗎？」

「爵爺，您夢見了這些話，」白玉說：「在夢裏，我們的觀念不像在醒的時候一樣聽我們的話。上帝曾經要這一大串觀念在您的腦袋裏而經過，叫您顯然得些可以利用的教訓。」

「你譏誚我，」詹士丹說：「我睡了多少時候呢？」

「爵爺，您不過睡了一個鐘頭。」

「既然如此，你的議論就太不通了，你想在一點鐘的光陰裏，我怎樣能夠到伽布爾的會場，頑半年回來，又到伽石米爾去，又有我和郡主以及巴爾巴布人三個人的死呢？」

「爵爺，世上再沒有比這個更容易更尋常的事，你可以用更少的時間，實現地能夠在地球上繞一週，並且得到更多的奇遇。」

「您難道不能夠在一點鐘之內，看完扎勞司特拉寫的那部波斯史略嗎？然而這部史略包含八十萬年。其中的事變，一件跟着一件在一點鐘之內，都從您的眼底下經過，所以您可以知道，諸神要拿這些事聚攏在一點鐘的光陰裏，如同這些事展開在八十萬年的光陰裏一樣容易；這就是同樣的事呀。您想得到光陰的輪子是隨着那根其長無限的軸旋轉的嗎？在這個廣大無邊的輪子的下面，有一羣數不清楚的多多少少的輪子，一個包着另一個；中心點的那一個是小得看不見和觸不着的，於是牠在那個廣大無邊的輪子剛好祇旋轉一週的時間裏，已經旋轉了數不盡次數的圈子了。所以這是明明白白的：凡是一切的事變，自從創世以至世界的末日，都能夠一件接着一件，在

不到一秒鐘的十萬分之一的時間裏發現出來，並且我們還可以說事情是這樣的。」

「這些話我一點也不懂，」魯士丹說。

「倘若您願意，」白玉說：「我有一隻鸚鵡，牠可以叫您容易地懂這件事。牠生洪水以前，曾經在那隻方舟裏蹲過；牠看見過許多事；然而牠祇有一歲半；牠可以給您述他的歷史，那是很有味的。」

「快點去取您這隻鸚鵡來罷，」魯士丹說：「牠可以叫我開心到我再睡着的時候為止。」

「牠現在在我那個出家做尼姑的姐姐那裏，」白玉說：「我去取了來，您一定滿意牠的！牠的記憶力真得靠得住；牠祇簡單地說，並不時時刻刻設法去顯出些意識，也不說廢話。」

「真好，」魯士丹說：「我正愛聽這類的故事。」

有人給他取了那鸚鵡來，他便這樣說：

請注意：伽特麥華苔小姐從來沒有在她亡兄——安端華苔先生，本篇的作者——書包裏，找到這鸚鵡的歷史。這是很可惜的事，在這鸚鵡所過的時代裏。

公歷一千七百六十四年寫——作者。
民國二十年七月在江灣譯——譯者。

近水樓臺（郭季業作）

在廣東距省不遠的地方，有兩個退職隱居的中國富翁貼隔壁地住着；說到年代，關係很輕，我們不必要知道，本來這故事不是非有一個很靠得住的年代不行。這兩個中國人，一個姓杜，一個姓關。姓杜的從前做過清貴官職，本是翰林出身，後來在御書房裏當過學士；姓關的官職小些，但是卻知道賺了一些家業和一些聲望。

他們由一種遠的姻誼聯起來，從前彼此都要好。在年輕的時候，他們都喜歡邀幾個同窗的人聚在一處，每逢秋天的晚上，他們總在花箋的格子上揮毫，並且卽席賦詩來讚美菊花的風韻，一面舉起小盃子裏的酒喝着；他們兩個人的性情本不大相投，但是在開始時候幾乎看不大出，時期長了，竟成了完全相反的了。如同一株杏樹的旁枝似的，枒杈本由相近之處向兩面披分，到了尖子上卻完全互相隔絕，所以這一枝在園裏吐出那種帶苦味的芬芳，那一枝卻在牆外挺那種雪樣的花

朵。

光陰一年一年地過去了，老杜的風度流入莊重的那一路；肚子大了，下巴也成了夾的了，祇專心做些可以懸在園裏柱子上的格言對聯。

老關就不然了，像是越老越有童心；他對於美酒名花和燕子的詩興從來沒有這樣快樂。他心裏屏除了一切俗務，興高采烈依然是一個少年人，有時候，他遇着應當拿一個拈出來的字嵌在一句詩裏的當兒，決不推辭一下。

這兩個朋友漸漸地取了一種各不相容的仇視態度。每逢談天，彼此一定用尖刻的話來互相譏誚，他們如同是兩道用荆棘編成的籬笆似的，彼此滿身都是豎起來的刺。後來情形竟到了這樣一個地步：就是彼此絕不往來，並且各自在大門外面掛一塊木牌，藉故在牌上寫明了「禁止鄰人入內」的字樣。

也許他們很想拿房子連屋基一齊搬起來，再移到旁的地方放下；可惜這那裏做得到。老杜便想勉強賣去自己的產業；但是卻找不着合式的價錢，並且要他丟開那些畫棟彫梁，那些明窗淨几，

那些曲折的迴廊，那些名人的聯額，那些竹林，那些磁器，真是夠受，從前的慘淡經營是很費過大事的；尤其是拿這個由自己親手種過垂楊和桃李的園子讓給旁人，未免捨不得，每逢暮春的時候，誰都看見園裏百花爭放：所以這類東西，件件都是被一根比絲來得細比鐵來得堅的線，繫在他的心上的。

從前杜關兩人在莫逆的時代，每人在自己的園裏，對着一口公共管業的池塘，起造了一座高樓：爲他們，彼此能夠從高閣欄杆邊望着拱手，彼此能夠望見各自對着一盞油燈用磁斗吸鴉片烟，這真是一種樂趣；但是，自從絕交以後，他們便叫人打了一道牆，拿那口池塘分做兩半；然而因爲池塘太深，所以那道牆是造在一些做牆腳之用的矮甕門上面，甕門的口兒，可以任憑那半池印出對面高樓倒影的水往來流動。

這兩座樓都有四層，後面都留着一片空地。四角上翹的屋頂，都蓋着放光的圓瓦，彷彿是鯉魚肚皮的鱗，每一隻角的騎峻都豎着那種用幾條龍和幾叢樹葉所紐成的空花瓦脊。一些朱漆的短柱，擺成扇形，集中在一條露在外面的楣上，托起這樣卓爾不羣的屋頂。長柱呢，豎在一道牆上面，牆

身呢，幕着一層幕法巧妙的磁磚，並且還攔着一道花紋奇特的木檻。這樣，屋子的前面就有一道敞在外面的長廊了。

這樣的布置，每層樓都是大同小異：譬如那些磁磚，有時換做一些彫着種種風俗圖的花板；那些在四隅鈎心鬪角的梁，有時代替那個可以遠眺的小閣；一些五色斑斕的短柱，承着種種奇怪筋肉緊張而風格迥異的獸頭。最上一層簷口的橫木都是塗金鏤空的，簷上裝着一圈節目勻整的竹欄杆，每一段欄杆的直樁上，都頂着一個銅球。內部呢，也一樣壯麗：四週的牆上都漆上明漆，由一個妙手用泥金寫上杜拾遺和李太白的許多詩。窗格上的雲母石片，向屋子裏透進一片乳白色的暗光，各處的窗臺上，擺着一些盆的芍藥，蘭蕙和豌豆花之類，從陳設的意匠看來，單單那些花的顏色已經叫人心醉了。在每一間屋子的各處牆角裏，都有一些花紋織得很好的錦墩；而在那些光滑像鏡子般的桌上，大衆總找得着甚麼牙籤、扇子、烏木煙斗、圖章、筆墨和旁的文具。

垂楊和核桃樹的根都穿插在太湖石的空隙裏，這些太湖石，對於地面彷彿是這類華美營造物的基；而對於水面牠又載着種種堅實的樹。

那真是令人玩味的，看到垂楊從太湖石的高處向水面垂下黃金色的線，飄下白雪樣的花同時又有五彩的蝴蝶在那深淺不一的綠葉之中忽來忽往，忽上忽下。

在波紋微漾的水光裏，無數的金魚成羣地游着；一些翠羽的鴛鴦四散地浮着，一些大的蓮葉，在這座有一個泉眼做來源的池塘的透明波光之上安閑地鋪着。

那池塘中央的底子，是用一種極細的銀色白沙鋪的，泉水就從那裏湧出來，所以不容一切水草的蕃殖，此外，各處水底都鋪着一層極美的綠絨般的水苔，使人以為是由歐洲的水芹織成的。

倘若沒有這道由於比鄰交怨而生的無情之牆，那麼在這個占了全世界面積四分之三的中國全境之內，決然不會再有一個比這裏更精更雅的花園了；這兩個比鄰也可以各自因為望着旁人的產業便來擴大自己的產業；因為在人間，一切祇有外表。

然而說到以景物和吟詠來消磨歲月，這卻是一個很清新很合宜的隱遁之所；普通一個安分的人不會有這樣的奢望。

杜關兩個人因為不能相容而在遠景上添了一道牆，結果對於那兩座美輪美奐的高樓，彼此

的眼界裏各受了一層限制；但是在他們的觀念裏，卻各自以爲這個辦法可以使對方吃些虧。

這種情形已經經過了好幾年：蓬蒿侵入了那條供兩家通往來之用的小徑。荆棘叢生，像是故意遮斷交通似的；我們可以說是草木也了解這種離間舊友的齟齬，於是都來極力再施離間的手段。

在這個時代，兩家的主婦各自生了一個孩兒。杜夫人做了一個嬌女的母親，而關夫人的孩兒，是世上最美的男孩子。這種使兩家增加喜氣的變遷，在兩家卻彼此祇知道自家一方面的；因爲，儘管他們本是比鄰，但是彼此的生涯絕不相涉，如同是被長城或者被黃河隔開一樣；他們那些共同的親友對任何一面都絕不談起他鄰家的事，至於僕從們呢，倘若有時撞巧會了面，也都謹守不准談天的命令，否則便免不得要挨鞭子和帶枷了。

那男孩子名叫明珠，那女孩子名叫翠玉。他們的十分美貌，和這兩個名稱恰恰相符。自從他們稍許長大一點兒，那道把池塘間爲兩半並且無聊地限制了眼界的長牆，已經引起他們的注意了，於是他們各自向自己的父母，詢問那些異樣地造在池塘中間的間壁後面的東西，以及那些祇看

見樹頭的大樹是歸誰管的。

有人告訴他，說那是一些脾氣乖張不可交結的怪人的住宅，說那道牆是爲防備那些很惡的鄰居而設的。

這種答復對於這些孩子們是夠用的；他們已經看慣了這道牆，於是便再也不注意。

翠玉越長越嬌嫩了，越聰明了；對於女子的要做的事都很嫻熟，尤其是繡花誰都比她不上。

她在緞子上繡的那些蝴蝶像是活的和正用翅膀飛的；那些鳥像是使您會聽見牠們叫；那些花，可以使您俯下頭來想去嗅牠們的香。然而翠玉的天才卻不以這點兒爲限：她熟讀了詩經，並且明於五倫之道；更沒有那樣的妙手能夠像她在紙上寫得那樣又工整又雄壯的字。當她提起筆來，那陣墨雨的飛舞，就是天上的飛龍也沒有那樣快。各種詩體，無論疾徐起伏，她都明白，所以她做了許多值得讚嘆的詩，去吟詠種種自然然而使一個少女受到感觸的題目，譬如歸燕，春柳，秋菊之類。許多以倚馬之才自命的文人，都沒有她那種出口成章的敏捷。

明珠因爲自己的學問，也占了不少的便宜，屢次考試，他的姓名總在第一。所以雖然年紀還輕，

可是已經戴上了烏紗的方巾了，並且世上的母親，想起一個這樣博學的孩子一定是一個快婿，不久可以做很大的文官；但是明珠總用一種得意的精神，答復那些由別人派他到跟前做媒的說客，說是時候太早，說是自己還想自由自在過一些時。他接連謝絕了紅玉、羅曼黎、歐瑪、玻福以及其餘一些很著名的少年人物。從來沒有少年人這樣早就被人款待被人注意的，就是那個射罷回家被人擲果的美貌潘安也不出此例之外，明珠的心對於愛情雖像是沒有感覺的，然而並不是由於生性冷淡。因為從各種詳細情形看來，旁人猜得着明珠的性情是了解溫柔的；旁人可以說他的心裏，有一個在前世認識的人的影子，他這世指望就是要尋得這個人。所以旁人徒然對他稱贊所提起的那種柳葉樣的眉，蜻蜓樣的腰和不盈一握的腳，他祇用一種不關心的神氣聽着，如同想着旁的事一樣。

而在翠玉那一面，她並不見得容易說話些；她委婉地辭謝了一些求婚的人。這一個呢，在她視為舉止不嫻雅，那一個呢，在她視為衣履不整潔；這一個書法惡劣，那一個不知道讀詩或者做詩又出了韻；總而言之，這些人都有點兒短處。她那樣滑稽地形容盡致，使得她父母終於也笑起來，祇得

用世上最恭敬的禮貌，把那些自以爲業已置足東齋的倒霉求婚者送出門外。

末末了，他們的父母，都因爲他們謝絕一切，固執己見，弄得叫起苦來。杜夫人和關夫人，大概是格外留心婚姻，所以晚上做的夢還是白天在心裏想的事。這些夢，有一件格外使他們關心。關夫人夢見她兒子明珠的胸前，掛着一片碧色晶瑩回光可鑑的翡翠牌子；杜夫人呢，夢見她女兒頸上佩着一粒最精美的無價夜光珠。這兩個夢究竟有甚麼意旨呢？關夫人的那一個，是預報明珠在館閣裏的榮華嗎？杜夫人的，是說翠玉會在園裏或者在竈的磚縫裏找得着甚麼寶貝嗎？這樣一種解釋，不是全沒有條理的，好幾個人，都覺得高興；但是那兩位賢德的夫人，卻都在夢裏看出一些於婚姻有利的隱語，以爲她們的兒女不久便各自會打定主意。那裏知道明珠和翠玉偏偏愈加固執己見，那個預兆竟成了不靈驗的了。

關杜兩人雖然都沒有夢見甚麼，不過看見這樣一種堅持都很詫異，因爲婚姻這種正經事，少年人向來沒有這樣的堅決的嫌忌；所以他們便疑心這種拒絕力也許是從一種先入爲主的成見而來；但是明珠從沒有垂青過甚麼少女，而翠玉的窗外也從沒有甚麼少年人走過。這兩家只費了

幾天的察訪都相信這件事了。杜夫人和關夫人便格外深信夢裏的預兆。

這兩位夫人各自到佛寺裏去找住持詳夢了。這佛寺是一座好看的廟宇：鋸齒形的屋脊，圓的窗子，四處都是朱漆的和裝金的，牆壁上掛滿了還願的匾對，旗杆上飄着種種畫着龍蛇和妖怪的網旛，許多一千多年的大樹遮着陽光。杜夫人在神像前面燒過了金箔和檀香之後，那和尚便說翠玉應當配夜光珠，而對於關夫人，他卻說明珠應當配翡翠：祇要把兩件寶貝合在一起就可以結束一切的難題目。這種意義模糊的答復，兩位夫人都不大稱心，便都回家去了；因為各人走的路道不同，所以在佛寺並沒有會面。從此他們的狐疑莫決比以前更大了。

誰知某一天，翠玉正在高閣邊憑欄閑立，剛好明珠這時候，也一樣倚在自己那一面的欄杆邊。這天的氣候正好，天上沒有一絲兒雲；又沒有一絲兒風，可以搖動一片樹葉，所以關杜兩家的那個池塘的水也沒有一絲兒波紋，比鏡子還來得明淨。偶爾有兩條鯉魚輕輕地旋轉一下，便在水面上畫出一個立刻平靜的圓渦；兩岸的樹木在水面上反映出來，真切得使人辨不清那排倒影和那排真樹；竟可以說是一排倒栽的樹的根和一排絕無二致的真樹的根膠在一塊兒；也可以說是

一座因相思傷感而自沈的林子；因此游魚像是在樹間出沒，飛鳥像是在水底翱翔。翠玉正瞧着這一副明淨境界來散心，忽然望見了對面那座高樓從甕門下面透過這面來的倒影，便向界牆那面的半個池塘望了一下。

這種使她又驚又喜的光學上的頑意兒，她從來沒有留心過。現在她明白那些朱漆的柱子，那些雕花描金的格扇，那些成行的菊花盆景，並且倘若影子不是倒的，她還可以讀得出那些匾對上的字句。但是那件最叫她詫異的事，就是看見那高閣邊的欄杆上也倚着一個人，不僅是倚的樣子和自己的一般無二，而且那個人的像貌也極像自己，竟使她以為那就是自己的本人，並不是那一面過來的。原來這就是明珠的影子。倘若有人以為一個少年男子會像一個少女是件怪事，那麼我們可以說是明珠因為天暖所以去了頭上的秀才方巾，因為年紀異常之輕所以還沒有鬍子；並且他種種文秀的風致以及素面明眸很容易引起剎那間的幻視。翠玉心裏正在砰砰跳的時候，一下就明白水裏的那個人影兒決不是一個少女的。

一逕到這裏，她從沒有相信過世上有那爲她而生的如意郎君，所以時常指望得一匹每日能

行萬里的天馬，去到虛無縹緲之間的世界裏去尋他。她素來自以為在世上是無雙的，素來不會明白鴛鴦共命的滋味。她自己對自己說過：『祖宗的蘋藻之供，我是永不會去獻的，將來，我獨自一人遁入桑榆罷。』

現在，看見水裏這個人影兒，她明白以容貌而論，有了一個姊妹行了——或者不如竟說是有了一個兄弟輩了。她不僅不因此生怒，並且很以為榮；那種自命無雙的驕氣，很快地向柔情低頭了。因為：自從這一會兒起，翠玉的心便永遠被人繫住了；儘管僅僅乎望了一眼，並且是由迴光而非當面地望了一眼，然而這已經夠了。世人不必在這件事上面責備翠玉的輕浮；由於看見一個少年男子的倒影便去鍾情……固然是傻！但是由於一種可以通曉性情的長久來往，世人果然能夠從人的身上多看明白一些東西嗎？一種純乎屬於外表的狀態，和那從一面鏡子裏顯出來的是相同的；本來世上少年女子的本性，難道不就是從牙齒的潔白和指甲的剪裁去審度未來郎君的性情嗎？明珠也望見了這個美人。他暗自吃驚道：『我難道是睜着眼做夢嗎？這樣一副在水光裏蕩漾的千嬌百媚的臉兒，應當是用春夜的皎月和撲鼻的花香團成的；我雖然從沒有看見過她，卻是認

得出，那個銘刻在我魂魄裏的人影兒的確就是她；我那些律詩和絕句都是獻給這個素未謀面的美人的。」

明珠正因為這件事獨自出神，忽然，他父親喚他的聲音，傳到了他耳朵裏。

「我兒，」他父親向他說：「這真是一樁闊氣的並且湊巧的婚姻啊，我一個姓文的朋友給你做媒。女家是皇親國戚，姑娘的美貌遠近聞名，並且有全套兒本事，叫一個丈夫榮華富貴。」

一心專注於高閣奇遇的明珠，心裏正被水裏映出的人影兒弄得火辣辣的，竟斬切地說是不願意。他父親大怒了，用了幾句極厲害的話來嚇他。

「壞東西，」那老翁喝道：「倘若你定要任性堅持，我就去請地方官叫人把你關在那個被西洋番人占住的礮臺裏面去，在那邊，祇看見一些蓋滿了烏雲的高山，和一些有妖人用妖器渡來渡去的黑水，這些妖器用輪子走並且噴出一道臭煙。這樣，你可以有思索和改過的時候。」

這樣嚇人的話並不能夠怎樣嚇倒明珠，他祇說以後一有人給他做媒，他立刻答應，卻不要現在談的這一個。

第二天，在相同的那個時刻，他又到園裏的高閣邊去了，並且又學昨天一樣倚着欄杆。

不到一會兒，他便看見翠玉的倒影，如同一束浸在水裏的鮮花似地在水面顯出來。

這個少年人把自己手攔在胸前，用嘴唇吻一吻自己的指尖兒，末了才用一種溫柔而又熱腸的姿勢送給那個倒影。

一陣喜悅的微笑，如同一朵含苞的石榴花似地，在明淨水光裏綻開了，於是便給明珠證明這個素未謀面的美人對他並沒有甚麼不快意；但是因為和一個不能相晤的倒影自然不能夠多談，他便做了一個要去寫字的手勢，接着便走進屋子去了。一會兒，他拿着一方灑金的方箋走到外面，箋上寫的是一首卽景言愛的七言詩。他摺好這方詩箋，裝在一朵花的托子裏，再用一枚荷葉把這東西包好，然後小心謹慎地放在水面上。

一陣及時而起的微風，把這封情書送到一個甕門邊便傳過牆那邊去，於是翠玉祇須俯下身子便把牠拾起來。因為恐怕被人撞破，她竟躲到一間最偏僻的屋子裏，然後才用一陣說不完的快速，去讀明珠所用的比喻和輓語；除了了然於自己被人思慕以外，她得意的事就是思慕她的是一

倘有才的人，因為他的書法，他的遣詞，他的擇韻，他的寫景，無一不足以顯出他學問的淵博，而那使她驚心的就是他名叫『明珠』。那個夜光珠的夢，她往常真聽見她母親說得夠了，現在有了這個巧合怎能不驚心呢！她怎能不疑心明珠就是天賜給她的呢！

在跟着來的第二天，風的向又轉過來了，翠玉用相同的法子，向對面的樓下傳了一首答詞過來，其中儘管全然是一個少年女子的自然謙退之詞，但是不難窺見她已經心許明珠的思慕。

看到那帖子的署名，明珠忍不住吃驚地喊了一聲：『翠玉』這難道不是自己母親夢裏看見掛在自己胸前的那片碧色晶瑩迴光可鑑的翡翠嗎……自己非到那一家裏去求婚不可，因為夢神預示的嘉偶就住在那裏。

他剛好正打算出去，卻要想起使兩家隔斷花園的種種爭端和刻在門口木牌上的那些話了；末了他終究不知道應當怎樣辦，便把這件事的原委告訴了關夫人。翠玉那裏也和盤地說給杜夫人聽了。明珠和翠玉這兩個名字，在兩位看來像似有決斷力似的，她們又都到佛寺去找方丈商量。那方丈說這果然就是預兆的意旨，倘若不照着辦就是上干天怒了。兩位夫人懇求了許多時

又各自送了些禮物，他便答應到杜關兩老翁跟前去做說客。他那樣好好兒地說動了他們，到了他們明白了這一對人兒的根源，他們再也不能拒絕了。

這兩個老朋友歇了好多時又見面了，想到爲了一些那樣瑣屑的原由居然至於絕交都覺詫異，並且彼此都覺得從前太不知道自求樂趣。

喜事辦過了，明珠和翠玉可以當面互訴衷曲，不必假借倒影做中間人了。

他們是否因此成了快樂的夫妻，這卻是我們所不敢乾脆回答的事；因爲快樂常常不過是水裏的一個影子。

二十年七月在江灣根據譯本——青崖

蔚藍的屋子（梅禮美作）

——寫給呂英夫人——

有一個少年人，焦躁地在某一個火車站的過道裏踱來踱去。他戴了一副藍玻璃的眼鏡，並且，雖然他沒有傷風，卻不住地把自己的手帕按在鼻子上。左手裏提着一個小的黑提箱，裏面裝的東西，我到後來才曉得那是一件綢子的睡衣和一條土耳其褲子。

他不時走到進站的門口，向街上瞧着，接着他取出自己的錶，又看了一看站上的那口大鐘。火車要在一個鐘點內外才開；但是世上卻有一些人是素來害怕錯了時候的。這輛車本不是供那些忙人用的一等車箱並不多。而時間呢，也不是容許那些做匯兌的商人在賣買結束之後回到近郊住宅裏吃飯的。到了那些旅客漸漸都來上車的時候，一個巴黎城裏的人定可以認識他們那種小農家的風度和他們那種近郊小商人的風度了。然而，每逢有一個人進了站，每逢有一乘車子停

在站前，這個戴了藍眼鏡的少年的心總漲得像一個氣球似的了，他的膝頭微微地發抖了，他的提箱幾乎快從他手裏滑掉了，他的眼鏡幾乎快從他鼻梁上滑掉了，連帶說一聲，那眼鏡是斜架在鼻梁上的。

等過了一大陣之後，情形就更異樣了，那時候，在傍邊的一張門裏，正是那種繼續觀察的唯一沒有注意到之點，來了一個身着黑衣的女人，面罩一個厚的黑網，手提一個深黃色的皮包——後來我發見了那裏面裝的，是一件極講究的浴衣和一雙藍緞子的拖鞋。這女人和這青年彼此對着互相走近前來，同時彼此向左看看又向右看看，卻始終不向前看。他們合在一處了，握住了手，蹲了好幾分鐘沒有說一句話，發抖，發喘，彼此全被一種尖銳的情緒擒住了——這類尖銳的情緒，我可以當做一個哲學家的百年的生命。

到了他們恢復了說話力量的時候，那女人（我忘記說她是個年輕貌美的女人）才說道：

——來昂，真快活！我也許從來不會在這副藍眼睛下面認識您。

——真快活！來昂說。我也許從來不會在這副黑的面網下面認識您。

——真快活！她又說一遍。我們趕快去占位子罷。倘若車子沒有載我們就開走了……（這時候她那樣使勁箍住了他的胳膊）旁人一點也不疑心。相信我這時候和克拉蕾兩夫婦在一塊兒，正在路上趕到他們的鄉下住宅，那裏，我可以耽擱到明天……

後來她又低着腦袋一面笑一面接着說道：

——克拉蕾，她已經走了一點鐘了，到明天……我和她過了「最後一宵」之後……（她重新又箍住了他的胳膊）明天早上，她在車站上和我分手，我再去找余蘇爾，這時候，我早把他送到我姑母家裏去了……唉！我甚麼都料到了！我們去買票罷……旁人沒有法子猜得着我們倘若到旅館裏有人問起我們的姓名呢……我現在已經忘了……

——杜呂先生和杜呂太太。

——啊！不好。不要用杜呂。在學校裏，有一個靴匠也姓這樣一個姓。

——那麼，杜蒙行嗎？

——多蒙罷。

——好呀，不過不會有甚麼人來問我們。

鐘響了，候車室的門開了，而那個年輕女人，始終是仔仔細細罩着面網的，同着她的年輕伴侶撲到一輛客車裏去了。第二次的鐘又響了；有人關好了他們這間車艙的門。

——我們現在是沒有人打攪的了，他們都興高采烈地喊起來。

但是，幾乎同時就有一個五十來歲的男子，渾身著的黑衣，神情莊重沈鬱，走進了他們的車艙，就靠在一隻角上坐下。車頭放了汽笛了，末了車子就開始走了。這兩個青年，極力設法避免這個礙事的同車以及爲特別謹慎起見，漸漸壓低聲音並且用英文來說話了。

——先生，另外那個旅客也用英文，也用一種更爲純粹的大不列顛的聲調的英文說，倘若您有甚麼私事要談，最好是不在我跟前用英文說話。我是英國人。現在打攪您是抱歉的，不過在另外一個客艙裏，有一個單身的旅客，而我呢，素來抱着原則永遠不肯和一個單身男客旅行……並且那一個是一副猶太面孔。這東西可以引起他的注意。

他說到這裏，就指着他那個扔在自己跟前一個枕頭上面的小提包；接着又說道：

——並且，倘若我睡不着，我就要看書。

他果然勉強來規規矩矩地睡了。打開了那隻提包，從中取出了一頂便帽戴在頭上，末了，閉上了眼睛過了好幾分鐘；隨後，他又焦躁地睜開了眼睛，再向提包裏去取他的眼鏡，隨後，又取了一本希臘文的書；末了，他開始很用心地讀着。當他從提包裏取書的時候，翻出了大部分隨意堆着的東西，就中有一件，是他從提包底下翻出來的一大捲英國鈔票，他把這一大捲鈔票擱在他對面那排坐位上，並且，在沒有重行放進提包之前，他指給這青年男子看，一面問他是否能殼在艾恩那個城市裏，找得到兌換英國鈔票的地方。

——大概可以罷。這正在通到英國的路線上。

艾恩也就是這兩個青年要到的地方。在那地方，有一個頗為潔淨的小旅館，那是個專供旅客們在星期六夜晚歇腳之處。有人說是這旅館的房間都是好好兒的。那掌櫃和那裏的人，都是和巴黎相距不很遠的，並沒有外省的惡習。這個已經被我稱爲來昂的青年，在不久以前未戴藍眼鏡的時候，曾經認識這旅館，結果，他這個女友根據他的報告，就引起了參觀這旅館的念頭。

並且，這一天，她的意嚮，就是監獄裏的高牆也是充滿了可愛的趣味的，倘若她同着來昂關在那裏頭。

那列火車快要停住了；那個英國人看着他那希臘書，始終沒有回頭望一望這兩個同船的人——他們說話是那樣低聲的，只有情人自己可以聽見。我極力說他們是一對情人，也許不會驚動讀者，然而，可憐的事，就是他們並沒有結婚，於是乎就有種種理由和他們所處的境界是反對的。

大衆到了艾恩了。那英國人先下了車。當來昂幫助他的女友沒有露出腿子就下車的時候，一個漢子從隔壁那間車艙裏跳到了月台上。這個漢子的臉色是灰白的，並且是近乎有病容的，眼珠是凹下的和通紅的，鬍子是亂糟糟的，這就是我們常常藉以認識那些凶犯的記號。他的衣裳是乾淨的，但是破得厲害。那件本來是黑色的外套，現在背部和肘部都變了灰色的了，全部沒有鈕好，領子一直豎到腮邊，也許這爲的是遮掩一件更爲檻褸的坎肩的作用。他匆匆地走到那個英國人跟前，末了用一種很謙遜的態度說道：

——伯父！

——不許打攪我，倒霉的人，那英國人用英文高聲喊着，他那雙灰色的眼睛是充滿了忿怒的。末了，他向出站的路線上走了一步。那漢子就迸出一道傷心而又近乎威嚇意味的聲音也用英文說道：

——請您不要把我趕到失望的路上去。

那個老英國人把那個提包扔到來昂的腳邊一面向他說道：

——請您費點兒心，給我這提包照顧一會兒。

他立刻挽着那個找他的漢子的胳膊，引了他，不如說是推了他，到一隻角兒上去，在那裏，他希望旁人聽不見他，於是，照神情而論，他像是很強硬地和他談了一會兒。後來，他從衣袋取了幾張紙樣的東西，放在那個喊他做「伯父」的漢子的手裏。這一個接了那幾張紙並不道謝，並且幾乎立刻就走開了，並且失踪了。

艾恩那地方只有一家旅館，所以並不必詫異這段詩味的故事裏的人物：在幾分鐘之後又都到了那旅館裏了。在法國，任何旅客只要有那種在胳膊上挽着一個衣裳齊整的女人的幸運，那末

無論在任何旅館裏，一定可以得到最好的房間；這也可以證明我們是歐洲最講禮貌的民族。

倘若他們開給來昂的那間房子是最好的一間，卻也不能遽然因此斷定是至高無上的。那屋子裏有一張橡木的大床，床上罩着一副印花布床幃，用紫色印了畢拉姆和蒂思貝（註一）的神話故事。牆上都糊着一種畫了那坡里（註二）的人物風景的花紙；不幸有些游手粗心的旅客，在那些男男女女人物的臉上，加了些兒鬚鬚和菸斗，並且還用了紅鉛筆，在天空和海面寫了許多韻文的和散文的笨話。在這樣的背景上面，掛了好幾幅銅板的杜布夫（註三）的畫：魯意非力卜王在一千八百三十年對憲法宣誓誓圖；珠荔和聖卜勒初次相見圖，待福示歉圖。這屋子叫做蔚藍的屋子，因為屋子裏的爐臺左右的兩把圍椅，都是禹特來希特（註四）那地方產的蔚藍絲絨做的；但是，自從許多年來，這種絲絨久已罩在那種鑲了紅繸子的灰色布套子下面了。

這旅館裏那些女茶房繞着這新來的女客趕忙做事的時做，來昂這個儘管鍾情然而並不缺乏常識的青年，就走到廚房裏吩咐晚飯了。他真費了全部的詞令和一會兒小費，才達到了那個單開夜飯的目的；但是後來他聽到了那些將要代替步兵第三團駐紮艾恩的騎兵第三團的軍官，這

晚就在大飯廳；他們房間的旁邊，給步兵第三團的軍官餞別的時候，他真地大吃一驚了。那掌櫃指天發誓，說是這些騎兵軍官和步兵軍官，全城都曉得他們是以溫和智慧著名的，並且在習慣上，這些軍官先生們素來不到半夜就都散席，所以地方儘管是貼鄰，然而對於太太決沒有絲毫不便之處。

來昂得了這種不至於無端受擾的保證，就向自己的屋子走回來，這時候，他望見那個英國人就住在自己貼隔壁的那個屋子裏了。這英國人坐在一張擱了一隻酒瓶和一隻酒杯的桌子跟前，用一種沈刻的注意瞧着承塵板，如同他正在那裏細數承塵板上的蒼蠅。

——鄰居不關甚麼緊要！來昂向自己說。這英國人不久就會喝醉，而軍官們在半夜以前就會走開。

走到自己的屋子裏，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要證明屋子裏的那幾張門都是關得嚴密的並且都是有門子的。靠那個英國人的那邊有一道雙合門；牆是厚厚兒的。靠飯廳的那邊，間牆雖然比較薄些，但是那扇門是有鎖簧又有門子的。總而言之，對於防阻那種好管閑事的眼光，一道間牆自然

比一乘轎車的窗幃格外比較有效，而多少人在一乘轎車裏面自以爲竟是和世界隔離的！

世上最豐富的想像，這時候也定然不能想像世上有甚麼幸福，更比這一對青年愛人的幸福還要完備一些，因爲他們在一種長期的等候之餘，竟避開了種種妬忌和種種多事的人來單獨地蹲在一塊兒，預備從容互訴各自過去的感情傷和領略那些因一種充分團結而生的滋味。但是魔鬼始終是有方法把苦酒斟在幸福的酒鍾裏的。

約翰生（註五）曾經寫過，不過他卻不是第一個這樣寫的人，而是由他在一個希臘人那裏學來的，說是沒有一個人能設自稱：「今天我是有幸福的。」這種在一個很早的時代就被諸大哲學家承認了的真理，到今日依然還有多少人不得，尤其大多數的情人，更其是異樣不明白的。

在這蔚藍的屋子裏，吃着一頓由軍官們的筵席中偷偷分下來的食品湊成的夜飯，來昂和他的女友，都因爲隔壁飯廳裏那些軍官們的議論，受到了很多的苦。他們所議論的，全是關於戰術上和戰略上的許多異樣的事，在這裏，我暫不記載。

那真是一段奇特的故事，幾乎全是放肆的，帶着狂笑的，有時候，我們這一對情人難於不去關

心這一套。來昂的女友固然不是一個假道學先生；但是有許多東西是大眾不願意聽的，卽令是同心着心愛的人耳鬢廝磨的時候。情勢變成了愈來愈叫人感到困難的了，末了，軍官們快要吃到水果糖食的時候，來昂以爲應當下樓走到廚房裏，去央求掌櫃告訴這些軍官們，說是在他們旁邊有一個身體不舒服的女客。正等候他們從禮貌上的善意略爲減少喧譁。

那堂倌頭兒如同往常在這種宴會裏遇見的事一樣，完全弄得糊裏糊塗，不饒得要向誰答話。到了來昂向他提起這種央求軍官們的通告時，一個堂倌正向他要求香賓酒端給這些軍官們，一個女堂倌正向他要求波妥酒端給那個英國旅客；她還說道：

——我已經對他說過沒有這東西了。

——你真笨。在我這裏甚麼酒都有。我去替他弄點兒來罷，波妥酒！你給我拿一瓶拉打飛亞甜酒，一瓶十五度的酒和一瓶燒酒來。

在使過一點兒手法就造成了一些兒波妥酒之後，這掌櫃就走近了那個大飯廳，盡了來昂托給他的使命。這使命在開始竟激起一陣怒潮了。

後來，一道低的聲音鎮住了一切，探聽他們這位鄰居究竟是個甚麼樣的婦人。這時候起了一種肅靜的氣象。那掌櫃說道：

——說句老實話！先生們，我真不曉得甚麼多的話可以告訴各位。她是很客氣的和很拘謹的，瑪麗約妮說她戴了一個結婚戒指。這當然大概是一個有夫之婦，到這裏來快活快活的，這是常有的事。

——一個有夫之婦？四十個人齊聲喊着，她應當來和我們碰杯！我們可以舉杯祝她的健康，並且叫她的丈夫學習學習夫婦間的種種義務！

說完了這幾句話，就聽見一大陣皮靴上的馬刺的金鐵之聲，於是我們這一對情人竟發抖了，以為他們的屋子會受到在一陣衝鋒的動作之下被人奪取了。但是忽然有一個人發言，竟止住了全部的動作。這當然是一個首領說話了。他責備這些軍官們的不講禮貌，吩咐他們重新坐下來，端正正說話並且不要亂嚷。後來他又低聲說了幾句，可是太低了些兒，叫這間蔚藍的屋子裏面一點也聽不見。他們恭恭敬敬細聽，不過並非沒有激起一種蘊藉的相當的快樂。從這一剎那間起，在

軍官們坐的這個廳子裏起了一陣相當的沈寂氣象了，而我們這兩個愛人享到了軍紀的救世主的幸福，漸漸開始盡興地談話了……但是，在這樣慌慌忙忙鬧了一大陣之後，自然要費些時間，才能恢復那些深被顧慮所擾亂深被旅行的煩悶所擾亂，而尤其是深被鄰居的狂樂所擾亂的溫存情緒。然而在他們這種年齡，這件事不是很難的，於是不久他們竟忘了這次冒險出發的種種煩惱，只在他們那些最重要的結果上面思慮了。

他們相信那種和軍官們造成的和平了，可憐！這不過是一陣「稍息」罷。到了他們最不相信這一層的時候，到了他們已經和這個介乎地球月球間的世界相距一萬六千公里的時候，就來了二十四枝短喇叭和幾枝長喇叭，在那廳子裏來奏法國士兵全體熟知的那個「勝利屬於我們」的軍歌了。抵抗這種風浪的方法呢？這一對可憐的情人真是很叫人替他們抱屈的……

不然，並不那樣叫人替他們抱屈，因為到末了，這些軍官們都離開了這個飯廳，帶着一大陣的劍佩零丁之聲，走到這個蔚藍的屋子的門外排好了行列，於是這一個接着另一個，依次先先後後

高聲喊道：

——「晚安，結了婚的太太！」

後來，甚麼喧嚷都停止了。我弄錯了，那個英國人走到了過道裏高聲喊道：

——「堂倌！請您再給我端一瓶同樣的波安酒來。」

艾恩的旅館裏，又恢復了安寧氣象了。夜裏的氣候是溫和的，月亮正是滿滿的一輪。自從一個記載不明的時代，世上的愛人就都愛看我們這座衛星。來昂和他的女友推開了他們的窗子了，這窗子正對着一個小小的園子，於是他們帶着歡喜的態度，一同呼吸那陣被一圍藤本植物香化了的空氣。

不過他們沒有蹲到多久。一個漢子在那園子裏散步了，低着腦袋，又着胳膊，口裏含着一枝雪茄菸。來昂自信認得這是那個愛喝波安酒的英國人的姪子。

我素來厭惡那些無用的詳細情節，而且，我尤其不相信非把一切易於想像的事通通告訴讀

者不可，也不相信必須把一切在艾恩這旅館一切經過，依着鐘點的先後一件一件說出來。所以在下文只說那枝點在這間蔚藍的屋子裏那座沒有生火的爐臺上面的蠟燭，已經剩不到一半了，這時候，在那個英國人那間素來寂靜的屋子裏，忽然異樣地響了一下，如同一個笨重的物體在墜下的時候可以釀成似的。跟着這一下，又有一種也可以稱爲異樣的破折響聲，以後又有一聲喊不出聲的叫喚和幾個聽不明白的字眼，活像是一陣咒罵。於是蔚藍的屋子裏這兩個居民都發抖了。也許他們是陡然之間被人驚醒的。這陣沒有被他們弄明白的響聲，對於他們兩個都惹起了一種近乎瘳惡的印象。

——這是那個英國人被夢魘了，來昂一面強作笑容一面說。

但是他想穩住他的伴侶，因此不由自主地毛髮悚然。兩三分鐘之後，過道裏的一張門開了，開得是小心翼翼地，他覺得；後來這張門又很從容很從容地關好了。接着就聽見了一陣遲緩而又不穩的腳步聲，照情形想來，這陣腳步聲是極力在那裏遮遮掩掩的，

——可惡的旅館！來昂高聲說。

——唉！這是天堂……那青年婦人一面任憑自己的腦袋倒在來昂的肩頭上，一面這樣回答。
我睡死了……

她嘆了一口氣，幾乎立刻就重新睡熟了。

一位有名的人生哲學家說過：男人到了甚麼也不要的時候，素來都不是歡喜饒舌的。所以來昂這時候之絕不設法去重新打開他們的交談或者探究艾恩這旅館裏的那陣響聲，是無所用其詭異的事了。然而他卻不由自主地記起這件事，於是他的想像力，就在那上面結上了種種際遇了——不過若是在另外一種精神上的意境，他也許是絕不會當心這些際遇的。那個英國人的姪子的瘳厲的面孔，又在他的記憶力裏發現了。他當初向他伯父射出的那種眼光是含恨的，儘管一面用謙卑的態度向他說話，大概因為他向他要錢。

在一個還算年輕並且強健的失望的漢子，還有甚麼事，要比從這園子裏攀上隔壁屋子的窗子，更爲容易的嗎？並且，既然他夜裏在這園子裏散步，可見得他是住在旅館裏了。也許……或者……無疑地，他曉得了他伯父那隻黑提包裹裝了一大捲鈔票……那末那沈重的一聲，如同是當着

一個禿了的頂門一槌……那喊不出聲的叫喚……那陣怕人的咒罵以及後來的那陣腳步聲！這姪子本有一個凶手的那種面孔……不過，世上的人不會到一個滿住着軍官們的旅館裏來謀財害命。大概那個英國人早已取了謹慎態度，門好了自己的房門，尤其他曉得這個怪人就在附近……既然他當初不肯提着提包走到他跟前，他自然是有戒心的……一個人在這樣有幸福的時候，何必把這些凶惡的念頭來束縛自己？

這就是來昂心裏的盤算。其他的種種念頭，我暫時不想再分析，而在他的心上這種種念頭卻模糊得像是夢中的種種幻影，這時候，他在這種種念頭的中央，兩隻眼睛由於機械作用，呆呆地釘着那道介乎這蔚藍屋子和那英國人住的屋子之間的雙合門。

在法國，一切的門素來是關不嚴密的。在那道雙合門和地板之間，本有一條至少兩公分高的橫縫。陡然，在這條僅僅被地板上的迴光照着的橫縫裏，發見了一點兒黑黑的匾東西，像是一口短刀的刃，因為這道被燭光照着的邊緣，顯出一條細巧而很有光的直線。這東西慢慢地向着一隻隨意扔在門邊的藍緞小拖鞋動過來了。這是一條像蜈蚣之類甚麼蟲罷……不是；這不是一條蟲。這

沒有固定的形式……兩三條棕色的東西，每一條的邊緣都有一條有光的直線，一齊鑽到這屋子裏來了。因為地板的斜度，牠們的動作速度增大了……牠們迅速地前進了，看着觸到了這隻小拖鞋了。無所用其懷疑了！這是一種流質，並且現在在燭光之下，清清楚楚看見牠們的顏色了，這是血！末了，當來昂帶着戰慄的感想，呆呆地瞧着這些條怕人的東西的時候，那青年女人始終睡在一種穩定的瞌睡裏，而她的合乎規律的呼吸，暖化了他愛人的項頸和肩頭。

來昂當初到了旅館就去吩咐夜飯的那種用心，充分地證明了他有一個精細的頭腦，一種高尚的智識，以及他曉得預料。在這種機會之下，他不能否認我們已經能發從他身上認識了他的個性。他沒有一個動作，而全部的智力，對着這種向他威嚇的醜惡不幸，極力尋覓一個解決的法子。

我現在想像我的大多數讀者，尤其是我那些女讀者，他們抱着滿腔的英雄主義情感，在這種境遇之下，一定要指斥來昂的呆呆不動作的用心。他們將要我說道：『來昂早應當跑到那個英國人的屋子裏去捉凶手，或者至少也應當拉鈴去警告那旅館裏的人。』對於這段話，開始，我可以說：

在法國的任何旅館裏，鈴子都不過是屋子裏的裝飾品，那些鈴子的繩子絕不和甚麼金類的東西相連。此外，我再恭恭敬敬地，但是帶着堅決態度說：倘若聽憑一個英國人死在自己的旁邊是不好的，那末犧牲一個把腦袋擱在您肩上睡熟了的女人，也值不得稱贊。倘若這時候，來昂亂嚷一陣鬧醒了旅館裏的人，那末看到他身上的事又究竟是甚麼？保安警察，帝國檢察官和他的人員立刻就會來了。在沒有問起他看見了甚麼和聽見了甚麼之前，這些先生們因為職業的關係都是那樣好管閑事的，開始就會先向他問道：

——您姓甚麼？名？叫甚麼？您的護照之類？這位太太呢？您兩位一同在這蔚藍屋子裏幹些甚麼？您兩位將來要到刑庭，來說某月某日夜晚某一點鐘，您兩位做了某一件事的見證。

這時候，第一步在來昂心裏顯出來的，恰巧正是帝國檢察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的觀念。在人生裏，本來偶然有些良心上的情由是難於解決的；叫自己心愛的女人受恥辱受犧牲，或者任憑一個素不相識的旅客被人弄死，究竟那一件好一些呢？

遇了這樣一個要向自己提出的問題，真是沒有趣味的事。我現在把這事的答案交給十人中

的那個最敏捷的。

來昂畢竟照着好幾個人在他的地位上或許都那樣做的做了：他沒有動一下。

他雙眼釘住那隻藍的拖鞋和那條觸到鞋邊的紅的小溪，如同精神恍惚似地蹲了很久，這時候，一陣冷汗浸濕了他的鬚腳。他的心房在胸膛裏跳得幾乎炸開了胸膛。

成羣的叫入戰慄的而又奇異的影像和思念壓着他，一道從內心出來的聲音時時向他喊着：『一點鐘內外，有人會曉得一切了，而這是你的過錯！』然而，不住地問着自己：『我在這個困難境界究竟怎樣去做？』結果竟發見了一點兒希望的光明。他終於向自己說：

——倘若我們在旁人沒有發見隔壁屋子裏的經過以前就離開了這可惡的旅館，我們也許能毀消滅我們的踪跡。這裏，誰也不認識我們；他們看見的我是戴藍眼鏡的；他們看見的她是戴黑面網的。這裏到車站，我們只要走兩三步就毀了，那末在一點鐘的光陰裏，我們已經可以很遠地離開艾恩了。

隨後，因為他以前爲着布置他那次的旅行曾經長久地研究過火車的時間總表，這時候，他記

起了八點鐘光景有一列開往巴黎的火車。那末在不久的以後，他們就可以在這個逋逃淵藪式的城市的廣闊之中消聲匿跡了。誰能設在那城市裏發見兩個無罪的人呢？但是在八點鐘以前，竟沒有人到那個英國人的屋子裏去嗎？整個的問題就在這裏了。

深信自己絕沒有旁的政策可以採用了，他使了一種失望的努力來振動那種自從多時就支配了自己的麻痺；但是在他的第一個動作裏，他那個青年伴侶已經醒來了，並且用那種叫他頭腦錯亂的方式來和他擁抱了。觸到了他那副冷冰冰的臉部，她禁不住輕輕地喊了一聲：

——您有點怎麼？她帶着不安的神情向他說。您的額頭冷得像石頭一樣。

——這一點也不要緊，他用一種游移不定的聲音說。我聽見了那邊屋子裏響了一陣……

他從她的胳膊中間衝出來，於是第一步移開了那隻藍拖鞋。再搬了一把圍椅放在那道雙合門跟前，使得他的女友看不見那點兒已經停止展開而只在地板上留着一大塊痕跡的怕人液體。後來，他半開了那張通到過道裏的房門，於是很細心地去聽；他並且敢於走到了那英國人的房門跟前。那房門是關了的。這時候，旅館裏面已經有些動作了。太陽已經升起了。管馬廐的人已經在院

子裏刷馬了，並且在三層樓上，一個軍官正響着他的馬刺從樓梯上下來了。他預備去主持這種重要的工作，這對於牲口比對於人類快活得多，在專門的術語這叫做「薄特。」

來昂回到了蔚藍的屋子裏了，末了，用着愛情能殼創造的種種導透，仗着種種委婉曲折的語調的幫助，他向他女友宣布了他所處的局勢。

蹲下去的危險，走得太急的危險；等在旅館裏聽候隔壁屋子裏的凶禍被人發覺的更大的危險。

用不着說起那種從這段通報引起的恐慌了，許多眼淚跟着這段通報來了，許多不合理的提義又跟着這些眼淚來了；這兩個沒有幸福的人不曉得互相擁抱了多少次，一面對着說道：『請你原諒我！請你原諒我！』每一個都自信比較格外有罪的。他們彼此承諾彼此要死在一塊兒，因為那個青年女人相信法律會認定他們是謀害那個英國人的凶手，並且，他們又不明白將來到了斷頭臺上旁人是否許他們互相擁抱，所以這時候他們眼淚爭流地互相擁著，以至於不能呼吸自如。末了，在說了許多傻話和許多溫柔而又傷心的字眼之後，他們在千般熱吻之中，承認來昂考慮過的

那個計畫，就是說趁八點鐘那列火車動身的計畫，在事實上是唯一可以實行的和最好的了。但是還剩下兩點鐘性命攸關的時間要過。於是每逢過道裏一有腳步聲，他們就渾身都發抖了。每逢有一陣皮靴的橐橐聲，在他們就是帝國檢察官到了。

他們那隻小提包，在一眨眼之間就收拾好了。那青年女人要在那爐臺裏燒了那雙拖鞋；但是來昂把拖鞋拾起來，並且在床前的踏步墊子上擦過一回之後，他又吻了一回，末了，就擱起在自己的衣袋裏了。他覺得那雙拖鞋是帶了香味兒的，因此不免詫異；他的女友用的香水，本是歐金妮皇后（註六）的御用百花精。

旅館裏的人全體都起來了。他們聽見堂倌們的笑聲，女堂倌們的唱歌聲，兵士們給軍官們刷牙的動作聲。七點鐘剛剛報過了。來昂想強迫他的女友喝一杯鑲牛奶的加非，但是她說自己的嗓子是像鎖住了的，倘若他勉強喝點兒甚麼就一定會死。

來昂戴上了他的藍眼鏡，就下樓走到櫃臺跟前去惠賬了。那掌櫃向他表示歉意，因為昨天夜晚的喧鬧聲音，又說到現在他還沒有能彀懂得，因為這些軍官們素來都是安安靜靜的。來昂告訴

他，說自己甚麼也沒有聽見，並且睡得很好。

——譬如，您另一面隔壁那間屋子裏的鄰居，掌櫃接着說，沒有給您惹出甚麼不快活的事。他沒有弄出多少響聲，這一位。我相信他現在還蒙頭睡着沒有醒。

來昂這時候，只好緊緊地靠着櫃臺免得自己跌倒，而那個青年女人早也跟着他過來，這時候，挽住他的胳膊，一面張緊自己的面網。

——這是一個米洛德，（註七）那個無情的掌櫃接着說。他要的東西總得上好的。唉！一個很像樣的人！不過一切的英國人並不都像他。這裏就有一個，那是一個齋鬼。他覺得甚麼都太貴，屋子，伙食。他要把他那張英倫銀行的五鎊鈔票，給我作一百二十五佛郎……自然，條件就是要這張票子不是壞的……請看呀，先生，您應當認得這東西，因為我聽見您和太太說英文……這東西好嗎？

一面這樣談着，他拿起了一張五鎊的鈔票給來昂瞧。在那鈔票的一隻角兒上，有一個小小的紅點兒，這就叫來昂立刻懂得了。

——我相信這是很好的，他用一道咽住的声音說。

——喔您的時候很寬喲，那掌櫃接着說：火車要八點鐘才開過來，並且素來是誤點的。——我請您坐一會兒，太太您像是乏了似的……

這時候，一個胖胖兒的女堂倌進來了。

——快點兒弄點熱水，她說，給那位米洛德泡茶！並且請帶一塊海棉來！他打碎了他的酒瓶子，滿房都是酒。

聽到了這些話，來昂就聽憑自身的重量滑到一把椅子上面坐下了；他的伴侶也照樣做了，一陣急於要笑的強烈需要壓着他們兩個人了，他們費了點兒事才沒有發聲大笑。那青年女人快快活活地向他握手。

——現在，我們決然，來昂向那掌櫃說，爽性去趁兩點鐘的火車罷。請您給我們預備一頓好兒的午飯。

(註一)畢拉姆 Pyrame 和蒂思貝 Thisbe 是巴比倫的神話故事中一對情人，以婚姻不遂，相約彼此脫離家庭，黑夜到

城外王陵相會。蒂思貝先其情夫而至，遇一獅子，遂逃，而遺其面網於路。及畢拉姆至，見有獅裂情婦的面網，以為蒂思

貝已爲獅所食，遂自殺；後蒂思貝重至王陵，見畢拉姆死，遂亦自殺。此段故事，法國藝術文學兩界，多引爲題材。

(註二) 那坡里 Naples 意大利的大海口。

(註三) 杜布夫 Dubufe 父子祖孫三人均爲法國十九世紀名畫家；此處所指，殆其第一化名克洛德 Claude (一七九〇年生，一八六〇年卒)的那一個。

(註四) 馬特來希特 utrecht 是荷蘭國的大城市。

(註五) 約翰生 Johnson 大概是指英國文學家名 Samuel (一七〇六年生，一七八四年卒)的而言。

(註六) 歐金妮皇后是拿破崙第三的妻。

(註七) 米洛德 Milord 的本義是「英國貴族」，後乃兼用以指很有錢的人。

此篇從梅禮美的最後短篇集摘出，二十四年八月十日在江灣譯完並註——青崖。

恐怖時代（註一）裏的一篇記載（巴爾扎克作）

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八點鐘光景，巴黎北郊的聖爾丁村裏，有一個老太太從那條直達聖羅郎教堂前面的陡坡兒走下來。這一天，下了那樣一整天的雪，以至於她僅僅能夠提起腳步兒。各處的街道都是冷落的。當然，宇宙是鴉雀無聲的，然而因為當時的恐怖正叫整個兒法國嘍嘆呻吟，所以那種由這鴉雀無聲的境界引來的天然畏懼心，因此自行擴大，結果，這個老太太竟碰不見有一個人，在街道上走；並且她那雙久已不大濟事的眼睛，在路燈的微光之下，也不叫她望得見那幾個遠遠地稀疎地散在村裏大道上的人影子。她努力地，在這種孤寂境界裏穿過，彷彿她的年齡，是一件可以替她除免任何不幸的法寶似的。她走過了那條死人街，就相信自己明顯地聽見一個男子的沈重腳步聲音，正跟在自己的後面走。她想到她之聽見這種聲音並不是第一次；所以很害怕有人追踪她，於是就想再走得快些，預備趕到一家燈火較爲明亮的店鋪跟前，就可

以在燈光裏驗明這個纏繞自己的疑慮。後來，一經到了那陣由這個店鋪橫射出來的燈光裏面，她陡然回過頭來，接着就望見霧裏有一個人影子樣的東西了；這種不甚明晰的眼力，在她已經是夠用，她就在這種壓在身上的恐怖力之下躊躇了一會兒，因為她現在很明白自己剛好從家裏一舉步出來，那個不知姓名的人，就釘着她走，後來所以她心中那陣想避開一個偵探的慾望，就鼓起她的氣力了。她沒有推敲的能力了，加緊腳步前進，如同這樣就可以避開一個必然比自己敏捷些的男子似的。在跑着走了幾分鐘之後，她達到一家糖食點心店的門前了，她走進了店裏，倒也似地向一把擱在櫃臺前的椅子上坐。當她剛才碰着門上鐵拴子響的時候，一個正在店裏做活計的少年婦人就抬起頭來，她從店門的玻璃格子望過去，認得這老太太身上披的那件紫綢的古式斗篷，於是連忙去開一隻抽斗，如同要在那裏面去取一件應當交給她的東西一樣。不僅這少年婦人的舉動和臉色，表示這個不知姓名的老太太，是一個見了就無樂趣的人，所以祇想從速就和她擺脫，並且她在忽促之際，一連弄錯三隻抽斗；後來，她並不望她，迅速地從櫃臺裏走出來，跑到後面喊她的丈夫；這掌櫃立刻就來了。

——你究竟放在那裏那……她用一種神祕的意味問他，一面對他用眼色指着那個老太太，並且不結束自己說的那句話。

那掌櫃雖然祇能夠看見那頂戴在這個不知姓名的老太太頭上的紫邊黑緞大便帽，然而向他的老婆使了一個眼色之後——彷彿是說：『你以為會把那東西留在櫃臺裏？』——就走開了。這少年婦人瞧着這個老太太的不言不動的態度，心裏有些納罕，因此就回到她跟前來；後來，瞧着她，她又感到自己動了一陣惻隱之心，——或者也許是好奇心。這老婦人的臉色，雖然本像一個慣受祕密虐待的犧牲者的一般兒是灰白的，不過這時候卻很容易認明另有一陣新的驚駭。在她臉上布出一陣異樣的青色來。她的帽子把她的頭髮完全掩住，想來那大概由於年齡關係都成了白的，因為她衣領的清潔，可以表明她絕沒有抹粉。缺少了這點兒化裝的東西，她臉上就顯出一種女教士的嚴肅意味了。她的風度是莊重的和矜貴的。在從前的時代，有身分的人物的姿態和習慣，是那樣異於其他階級的人物的，所以一個人是否是一個貴族，很易於被旁人猜度出來。所以這個少年婦人也相信這個老太太是一個保守黨，是一個在宮裏做事的人。

——這位太太……她帶着恭敬態度無意地向她說，一面卻忘了這稱呼是犯死罪的。

那位老太太沒有回答。她睜起雙眼釘住店門前面的玻璃，如同有一件怕人的東西畫在那上面。

——你有點怎樣，女國民？店主一跑出來，就這樣問。

這個開甜食點心店的男國民，把這位老太太從夢想裏提出來，一面交給她一隻糊着藍紙的小合子。

——一點甚麼也沒有，一點甚麼也沒有，朋友們，她用柔和的聲音說。

她如同用眼光謝他似地，向他望了一下；不過，瞧見他頭上戴了一頂紅顏色的便帽，她明白他是革命黨裏的激烈派，禁不住喊了一聲。

——唉！我上了您的當……

這個少年婦人和她的丈夫同時用一種驚惶的動作答復她，她登時臉紅了，這大概是因爲自己疑心了他們，或者也許是因爲滿意。

——請您原諒我她帶着一陣孩童式的溫和態度說。

隨後，她從衣袋裏取出一個價值二十佛郎的金錢，交給這位糖食點心店的掌櫃，一面又說：

——預定的價錢在這裏了。

世上本來有一種窮的表現，是一切的窮人都知道猜度的。這兩夫婦互相端詳，並且把各自對於這老婦人而生的——一個相同的想像，暗自互相表白。這一個金錢應當是最後的一個。她拿出來的時候，雙手是發抖的，傷心地仔細看牠。不過卻沒有吝惜的意味，她大概像是認識了犧牲的程度了。饑餓和窮困，在她的臉上畫出些皺紋來，這些皺紋；和那些由於害怕而來的以及由苦行的習慣而來的，一樣叫人看得清清楚楚。她的服裝裏，有一些華美的痕跡：那是用絲織品做的，一件斗篷，雖然式樣是過了時的，不過卻很清潔，鑲的花邊是細心地修理過的；總而言之，這是富貴人家的舊衣裳！這兩個立在憐憫心和好奇心之間的商人夫婦，開始用言詞來安慰自己的良心：

——不過，女國民，你像是很沒有氣力的……

——這位太太大概應當用點甚麼罷？那少年婦人這樣切斷了她丈夫的話。

——我們有很好的肉湯，那掌櫃的說。

——天氣是這樣冷的！這位太太也許是走路的時候受了寒？不過您可以在這裏休息一下，並且可以烘一點兒火。

——我們的心並不像魔鬼的一樣烏黑！那掌櫃高聲說。

這兩個慈善的掌櫃的和藹聲音，不僅叫他們的言詞有了活動力，並且打動了這位老太太的心，所以她就說明自己被一個不認識的人跟着走，自己不敢獨自回家。

——原來不過這樣一件事？那個戴紅顏色便帽的掌櫃說。你等我一下罷，女國民。

他把那個金錢交給他老婆；隨後，他因為一件所值無幾的東西得了善價，所以他那副商人式的頭腦裏就動了這種感恩知己的念頭，於是他去穿起了他那套國民義勇兵的軍衣，拿起了他的制帽，掛起了他的短刀，完成了武裝才走出來；不過他的老婆早已得了思索的時間了。她很害怕她丈夫捲入甚麼倒運的旋渦裏，所以這時候就設法抓住她丈夫的衣角兒去阻擋他；然而，這個可敬的漢子受了憐憫心的支配，當場向這位老太太自告奮勇去任護送之責。

——彷彿那個叫這位女國民害怕的人，這時候還在店門外窺探，那個少年婦人激烈地說。

——我真怕他，那個老太太坦白地說。

——倘若這是一個偵探……倘若這是一種反問……你不要去！並且你要從她手裏把那隻合子取回來……

這幾句話，是那個少年婦人在她丈夫的耳朵跟前吹進去的，因此把他心上的勇氣弄得冰冷。——唉！我去和他說兩三句話，就可以替您推得清清楚楚，那掌櫃高聲喊着，一面打開店門，接着就匆忙地跑出去。

那位老太太之任人排佈像是一個孩子，並且幾乎失了知覺，重新又坐下來。不久，這個正直的商人就回來了：他那副臉，天生本來很紅，又因為那座烘點心的爐子裏的火，早已在紅顏色上面加了一層光彩，誰知這時候竟陡然成了灰白的了；一陣那樣的畏懼心制伏了他，兩腿發抖，兩眼像是醉漢的一樣。

——你想叫我們砍頭嗎，混帳的貴族……他憤憤地喊着。你不用把鞋尖子朝着我們，以後永

遠不要再到這裏，並且更不必在我身上打算尋甚麼反間的東西。

他說完了這幾句話，就想從這位老太太身邊，去搶回那隻早已經被她放在一隻衣袋裏的小合子。剛好這個糖食點心店掌櫃的那雙膽大的手觸到她的衣裳，這個不知姓名的婦人，以為與其失掉她新近買來的東西，毋寧在道路上去冒犯種種祇有上帝能夠防護的危險，所以恢復了少年時代的矯捷態度：向店門外飛奔，並且陡然在這兩個發抖又發呆的夫婦眼裏失蹤了。這個不知姓名的婦人一到門外，就迅速地走起來；不過，沒有多時她的氣力就不濟事，因為她又聽見那個狠心追蹤的偵探，正用沈重的腳步壓得路上的雪在那裏響；她沒有法子，祇好停步不走，誰知他也停了；大概由於畏懼的餘威，或者由於智慧的不足，所以她既不敢和他談，也不敢向他望一望。她又從容地繼續走動了；那漢子這時候，就壓緩自己的步兒，情形就是留下一個不大的距離，叫自己能夠向她偵探。他簡直像是這位老太太的影子了。這一對閉口無言的人，重新從聖羅郎教堂前面走過的時候，鐘樓上正報着九點。不過在世上各種人的體質裏，即令是在那種最衰弱的體質裏，一陣靜的情感永遠隨着一陣激烈的騷動而生，因為，即令情感是無窮盡的，而我們的器官的力量卻都有限。

所以這時候，這個不知姓名的婦人，沒有感到這個被她視爲可怕人的任何惡意，也反而想把他當作一個在暗地裏熱心來保護她的朋友；她把那些隨着這個怪人一同出現的形勢，蒼萃在一處，去尋覓那些可以和這種自慰的意思拉得攏的理由，結果她欣然暗認這個人之來是吉多凶少的。她忘了他剛才給那個糖食點心店的掌櫃所受的驚駭了，所以果敢地在聖馬爾丁村的高坡兒上走了半點鐘之後，她就到了一所坐落在本村大街和那條直達邦丹柵欄的橫街的交點上的房屋跟前了。這地方，到今日還是巴黎最冷落的地方之一。從碩山和良鄉山頂上過來的風，斜刺裏帶着呼嘯聲音去震蕩那些房屋，或者不如說是震蕩那些零落地散在這兩山之間的草頂土牆幾乎無人居住的茅屋。這種淒涼的區域，竟像是窮苦和失望的天然庇身之所。那個窮追這個敢於雪夜穿過冷靜街道的可憐老婦人的漢子，眼裏看見這類的現狀也覺得動了心。他心中不住地思索，立着不走，態度有些遲疑，眼前的一盞路燈，祇有閃爍的微光勉強刺破了濃霧。畏懼心給了這個老婦人一種誤解，叫她從這個怪人的態度裏，以爲發見了甚麼瘳惡的東西。因此她感到自身的恐怖心又蘇醒了，所以利用那漢子因而止步的疑團，自己趁勢溜到了那所寂寥的房屋跟前，後來略施手

段，就像影子一刷似地不見踪跡了。那漢子立着沒有動，祇仔細審察這所房屋的情形，看出牠幾乎就是本村的窮苦住宅的標本。這所用石塊砌成的而基礎不穩固的矮樓房，牆上塗了一層黃黃的黏土，上面的裂縫那樣多，叫人害怕牠見風就倒。屋頂呢，是長了苔蘚的棕色瓦，好幾處已經陷下來，像是乘不住雪的重量。每層有三個窗子，牠們的框子飽受雨淋和日炙，已經是腐而且散的，自然就可以報告寒氣能夠侵入那些屋子裏面。這所孤立的房子，像是一所被人忘記拆毀的古塔。一點微弱的燈光，照着那些凌亂地隔開那層屋閣的牆壁——屋閣就是這所窮建築物最上的一層，其餘的那幾層完全埋沒在一種黑暗境界裏。那位老太太費了些事，才上了那條陡而笨的樓梯，沿着樓梯祇有一條繩子做扶手；她神祕地敲開屋閣上那層房間的門，後來就忽忽地坐在一把由一個老翁獻給她的椅子上。

——您躲起來罷！您躲起來罷！她向他說。我們儘管沒有大出去，不過我們的措置都被人知道了，我的踪跡都被人偵察了。

——現在究竟有甚麼新聞呢？另一個坐在火爐邊旁的老婦人問。

——那個從昨天就繞着這房子來窺探的人，今天又釘着我走……

說到這些話，這間破屋子裏的三個人就互相端詳起來，一面各人的臉上都顯出一陣深沈的恐怖形色。那老翁在三人之中是受感最輕的，也許因為他從前遇過的危險最多。在一種大不幸的重量之下，或者在那虐待的桎梏之下，一個勇敢的人就名副其實地從犧牲來着手了；他祇把他的餘年，當做從命運上奪回來的勝利看待。那兩個攀附這老翁的老婦人，已經叫我們容易地明白她是她們極力擁護的唯一目的。

——為甚麼對於上帝失望呢，兩位師太？他用一種低而潤的聲音說；我們從前在伽爾姆修道院的垂危者的和殺人者的呼號喧嚷之中，唱過許多讚美詩呀。上帝之所以願意我從這種屠殺裏能夠遇救，大概就是留我去盡一件應當默然接受的命運罷。上帝保佑他的信徒，他可以任意支配。現在他應當留心您兩位，卻不是留心我啊。

——不對，那兩個老婦人之中的一個說；我們的生命和一個神甫的比起來，算得甚麼呢？

——我自從走出了舍爾修道院，那個沒有到街上去的女教士說，我自己就把自己做一個

死人。

——在這裏啊，那個到街上去過的女教士把那隻小合子交給神甫一面接着說，在這裏，那些上供的麵包……不過……說到這裏她忽然高聲喊着：我聽見有人在樓梯上走！

他們三個都來細聽……那種響動卻停止了。

——您兩位不用害怕，那神甫說，倘若有人要走到這裏來。一個可以叫我們信服的人，應當早就想盡了過關出境的方法，並且會到這裏來取我寫給郎奢公爺和博爽侯爺的書信，去請他們商量方法，把您兩位從這危險地方，從死神手裏，或者從那些等候您兩位的困苦境界裏救出去。

——那麼您將來不跟着我們走嗎？這兩個女教士表示一種失望的樣子從容地高聲說。

——我的位置，本在那個有受害者的地方啊，那神甫用簡單的態度說。

她們不說話了，於是用一種尊嚴的贊賞態度瞧着她們這位寄居的客。

——馬德師太，他向那個到街上買了些上供麵包回來的女教士說，這樣派來的人應當答明白口號，就是他聽見有人用希伯來話說道：『荷沙納』就用拉丁話回答：『非雅忒伏龍大斯。』

——有人在樓梯上面！那另一個女教士喊着，一面把一個做在屋頂下面的藏身之所打開。

這一次，是容易聽得出的了，在那最深沈的寂靜之中，有一個人的腳步，碰着這條蓋着乾泥的樓梯弄出了一陣聲音。這神甫困難地躲在一張衣櫃樣的東西裏，那女教士在他身上扔上了幾件衣裳。

——您可以關上罷，瑪瑙師太，他用一道呼吸不便的聲音說。

剛剛神甫一經躲好，門上就有人敲了三下，這可叫這兩位聖女發抖了，她們祇用眼色互相商量，不敢說一句話。她們的年紀彷彿都有六十歲左右。四十年來就都和世界相離，所以都像是一些和養花暖房的空氣相習的植物，倘若移到房外就會枯萎似的。她們和修道院的生活相當，竟不能夠思索旁的生活了。某一天早上，她們的修道院的鐵柵欄門被人打斷，她們因為得了自由反而發抖。我們這時候，可以容易地想像大革命變故，在她們的純潔靈魂裏，所產生的人為的魯鈍狀態。既然沒有能力叫她們的寺院式的觀念和生活上的困難相調和，並且也不明白她們自己的地位，

所以她們竟像是一些素來被人照顧而忽被天意遺棄的孩子們似的，不過孩子們的舉動是高聲叫號，她們呢，盡心禱告。在這時候可以預料的危險之前，她們也依然是啞的和無主見的，除了基督徒式的聽天由命的態度以外，絕不認識其他的防禦了。那個想進來的人，卻另有他的方法來解釋這種沈寂，他開了門，並且立刻露了面。那兩個女人渾身發抖了，一面卻認明白這個人，就是自從多時繞着這房子窺探並且打聽他們行止的那一個；她們帶着一陣不放心的好奇心端詳他，一面卻仍然沒有動一下，情形儼然是一些未受教育的孩子們，寂靜地端詳陌生人樣。這個漢子的身材又高又大；不過，無論是在他的舉止裏，在他的神情裏，在他的面貌裏，絕沒有一點甚麼，可以表示他是一個惡人。他也摹仿這兩個女教士的靜止態度，並且從容地舉目向這間屋子的各處細看。

兩鋪擱在木板上的草席，供這兩個女教士做了牀。一張唯一的桌子擱在屋子的中央，桌上有一個銅燭臺，幾隻盤子，三把刀子和一隻圓的大麵包。壁爐裏的火是不旺的。幾塊堆在一隻角落裏的木柴，尤其足以證明這兩個蟄居女人的窮困。牆上塗着一層很舊的油漆，又證明了建築的貧乏，並且那上面有一些像是棕色網狀的斑紋，又證明了屋頂是漏雨的。一件破爛的祭器，大概是從舍

爾修道院的搶劫裏救出來的，列在壁爐的臺子上。三把椅子，兩隻箱子和一隻不成樣子的五斗櫥，補足了這屋子的擺飾。壁爐旁邊開了一張門，叫旁人猜測還有第二間屋子存在。

這間細胞式的屋子的「帳目」，不久就被這個在那樣叫這人家害怕的凶兆之下，進房的漢子算清楚了。他的臉上顯出了一陣憐憫的神情，於是和悅地向這兩個聖女望了一下，至少，他也像她們一樣進退兩難。他們三人所遇的沈寂境界沒有延長多時，因為這個怪人，結果猜着了這兩個可憐女人缺乏經驗和勇氣，於是就用一種勉強壓成和緩的聲音向她們說：

——我絕不是懷着壞意思到這裏來的，女國民……

他說到這裏又停住了，後來就換了稱謂的口氣：

——兩位師太，倘若您兩位從前遇過甚麼不幸，那麼請您兩位相信不是我幹的……我現在有一個好的意思來要求您兩位。

她們始終保持那種緘默態度。

——倘若我說話太多，倘若……我妨害您兩位的事，那麼請實在說罷……我可以退出呀；不

過，您兩位應當知道：我對於您兩位是很忠心的；並且，倘若有甚麼在我可以效勞的事，您兩位可以不必害怕來叫我做，我一個人，也許祇有我一個人，是超乎法律之上的，因為現在既然沒有國王……

……（註三）

在他的言詞裏面，真有那樣一種合乎真實的口音，所以瑪瑙師太，那位和郎奢公爺同屬一家的女教士，那個從態度上看來像是從前見過華筵並且到過宮裏的女教士，如同央請她們的賓客坐下似地，連忙指着一把椅子。這個陌生的人懂了這個手勢的時候，就現出一種略含愁意的快樂了，後來還等了一等，在這兩位可敬的女人坐了之後自己才坐。

——您兩位收容了一位可敬的神甫，他接着說，一位沒有宣誓而在伽爾姆屠殺之下神妙地脫逃的神甫，他的姓是……

——荷沙納！瑪瑙師太說，一面岔斷那個怪人的話，並且用一種不安的好奇心望着他。

——他的姓不是這樣的，我相信，那個怪人回答。

——不過，先生，瑪瑙師太活潑地說，我們這裏沒有神甫，並且……

——那麼應當多留心和多在事前預備，這個怪人的手伸到桌子跟前，並且在桌上取了一本做日課的聖經，一面從容地說，我想不到您兩位會懂拉丁文，並且……

他沒有說下去，因為這兩個女教士臉上顯出的那種異常的不自在，叫他害怕自己的議論拉得太遠，她們已經都發抖了，並且眼眶裏含滿了眼淚。

——您兩位放心呀，他用一道朗而潤的聲音說；我知道您兩位的姓名和那位寄居在這裏的神甫的姓名，並且，您兩位의 困窘，和您兩位對這位可敬的神甫的忠心，我已經知道三天了。他姓：

：

——噉！瑪瑙師太坦白地說，一面舉起一個指頭擱在自己的唇邊。

——您兩位現在看見了，兩位師太，倘若我懷着甚麼可怕的心思來害人，我早就可以不止幹了一次了……

那神甫聽見了這些話，就從他的藏身之所走出來，後來就立在這屋子的中央了。

——我本不會相信您是一個注意我們的偵探，他向這個不知姓名的漢子說，並且現在我信

任您。您有甚麼事找我？

這神甫的純潔的信用，他態度上顯出來的尊貴神情，也許可以叫殺人者自行丟下凶器。這時候，那個跑了來引起這場困場惡耐的活劇的怪人，向這三個人組成的一體細細瞧了一會；後來他取了一種信任的態度，並且向這神甫說了這些話：

——師父，我求您做一場臨終的彌撒，這是爲一個不可侵犯的人的靈魂的休息用的，他的肉體永不會在聖地上休息……

這神甫不自禁地打了一個寒慄。那兩個女教士還沒有懂得這個不知姓名者，想說誰都在好奇的態度裏，伸起頸子偏起腦袋望着這兩個談話的人。神甫端詳那個怪人：一陣意義不明瞭的憂愁已經顯在他的臉上了，而他的眼光表出了一種誠篤的要求神態。

——既然如此，這神甫回答道，今晚十二點鐘，請您來，那時候，我可以預備停當，來給您說的那件犯法的事的贖罪，舉行我們能夠辦得到的唯一的臨終禱告……

這個不知姓名的人驚了一下，不過，一種同時又甜美又莊重的滿意神態，像是已經戰勝了一

種隱痛。他在恭恭敬敬向這神甫和這兩個女聖徒行了禮之後，就表出一種被這三個厚道人懂得的緘默的感恩態度走了。

在這場活劇後的兩點鐘光景，這個不知姓名的人又來了，他謹慎地敲了這屋閣上的門，就被博爽小姐引進來，並且邀他到了這個陋室的第二間屋子裏，那就是爲了舉行禮節而安擺好的地方。在壁爐臺子的前面，那兩個女教士早已擱下那張舊式的五斗櫥，櫥的輪廓，被一方綠呢的華美祭幃遮住。一個用烏木和象牙鑲的大十字架懸在牆上，顯出了牆壁的赤裸裸的情形，並且格外引人注目。四枝瘦小的蠟燭，早就由那兩個女教士用火漆膠在這座臨時的祭臺上點好，發出一種不能由牆壁上好好地反射過來的青光。牠的力量，對於這屋子的其餘部分，是沒有多少光明的；不過，因爲對於那些宗教上的法器有了光明，牠竟像是一簇由天上落到這座沒有陳設的祭臺上的日光了。窗子上的玻璃是潮的。屋頂像各處的屋閣的屋頂一樣，很陡地向兩面披下來，因爲有幾道裂痕，冷風就從縫裏竄到屋子裏。世上再沒有甚麼更不壯麗的東西，然而也許再也沒有甚麼，能比這場淒涼的禮節更爲盛大。一陣深沈的寂靜境界，可以叫人連德國的大路的頂輕微的聲響都聽得

出來，因此在這個深夜的活劇上，佈散了一種憂鬱的威嚴。總而言之，動作的偉大和物事的貧窮，是那樣很相反的，結果就發生一種宗教上的懾人情感。祭臺的每一邊，那兩個蟄居的老婦人，不畏殺人的寒氣分開跪在木板上面，同着那神甫同聲禱告，神甫身着全套法衣，整理一隻鑲了寶石的聖餐金杯，這東西大概是從舍爾修道院的搶劫裏救出來的聖器。一隻普通的盤子，爲着洗濯那雙純潔的手，已經預備停當了。一切都是恢廓的，不過體質渺小，一切都是貧窮的，不過精神名貴；從俗的和神聖的意味，兩者同時皆備。這個不知姓名的人，虔誠地跪在那兩個女教士的中間了。不過，他陡然望見那個大十字架上和那個聖餐杯上蓋着一塊黑紗（因爲本來沒有甚麼東西可以表示這場喪禮彌撒的本義，所以這神甫給上帝自身披上了黑紗），就受了一個很強有力的紀念的襲擊，以至於許多汗珠子在他那寬的額頭上面迸出來。這場活劇的四個沈寂無聲的角兒，於是神祕地互相瞧着。隨後他們的心靈，受了彼此相感的作用，就這樣交通了他們的情感，並且在一種有宗教意味的憐憫之中互相混合了：彷彿他們的思想，記起了那個被犧牲的人，他的遺體被石灰所消蝕，他的幻影在他們的眼前，依然是一個國王的氣象。他們大概是舉行一場並沒有死者的遺體的年

祭罷。在這所陋室之內，四個基督徒要向上帝替法蘭西一位國王祈福，並且要給他送這場不見棺材的殯禮了。這真是種種忠心裏的最純潔的，一件並無其他寓意的忠心的驚人舉動。大概到了上帝的眼睛裏，就像是一杯可以和最高的德行相稱的清水。整個的王國，全在一個神甫和兩個女聖徒的禱告裏了，不過，大革命也許一樣，在這個漢子的心裏，他臉上流露出來的悔恨過多，若說不是因為痛自悔恨才來禱告，那是難於叫人相信的。

照禮節，這神甫本應用拉丁文說：『我們要到上帝的神宮裏去，』誰知他這時候，望着這三個可以表示那信仰基督的法國的參與禱告者，就由於一陣神祕的靈感，爽性用法國話說：『我們要到上帝的行宮裏去，』意思就是遮掩這陋室的貧窮。

這三個參與禱告者，聽見這句用動人的和緩氣概說出來的話，就感到一種神威。彷彿上帝就是在羅馬城的聖彼德宮的穹頂之下現身，在他們眼裏也不會比在這個藏躲窮人之所現的莊嚴一些：在上帝和人之間，任何居間人真都是虛設的，上帝的偉大祇從自己顯出來。這個不知姓名者的熱心本是真的。所以這四個人，對上帝以及對國王而禱告的情感，竟成了一致的。那些禱告之詞，

在這寂靜境界之中竟像是天樂一般地嘹亮。忽然，這個不知姓名者竟流淚了，這是向天父流的啊。這神甫又用拉丁話說了一句：『請上帝赦免那些殺國王的人，如同魯意十六世王赦免他們一樣！』大概，這個不知姓名的怪人，是沒有懂得的。

那兩個女聖徒，看見兩道眼淚，沿着這個不知姓名者的臉，畫出兩道濕痕一直墜到地上。這時候，對死者祝福的詞已經念過了一句『上帝保護國王』的祝詞用低聲念出來，感動了這些王黨，他們正想着那個童王，爲他，他們正極力要求上蒼，然而他卻正囚在仇敵手裏。這個不知姓名者，想到自己也許還要幹一次受迫而動手的殺人勾當，不禁打了一個寒噤。這場臨終的祭禮一完，神父就向兩個女教士做了一個手勢，她們就此出去了。他一經和這不知姓名者單獨相對，就帶着愁慘而又溫和的神氣走到他跟前，隨後用一種慈愛的聲音向他說：

——孩子，倘若您的手在受難的國王的血裏浸過，您應當向我懺悔。像您這樣誠懇地悔恨，在上帝的眼睛裏，沒有那種罪孽，不可以消滅的。

在這位教士剛剛說了幾個字的時候，這個怪人不由自主地顯出了一種帶着恐怖的动作；不

過後來又重歸寧靜了，並且用安穩的態度望着這個暗自驚訝的神甫：

——師父，他用一種明顯地變了音的聲音說，對於流血一層，我是最沒有罪過的，誰都比不上我……

——我應當相信您，神甫說。

他休息一會兒，一面重新又來端詳他的悔罪者；後來，他始終堅認這是革命約法會議裏的一個膽怯的議員，到他跟前要求解救靈魂，所以又莊重地說：

——您想想罷，好孩子，在這樣的大罪之前，若是僅僅沒有合作，還不能滿足那赦免的條件。那些能夠防護國王的人，當初並不把自己的寶劍從鞘子裏拔出來，他們將來在天上的聖王之前，會有一個重的處罰……唉！對呀（神甫說到這裏，從一種示意的動作，把腦袋左搖右幌），對呀，很重的啊……因爲貪懶不動，他們都在無意之中，成了這種大罪的共同犯了……

——您以爲，這個發呆的不知姓名者問，您以爲一種間接的協助，也會受罰嗎……譬如一個小兵，從前受了命令去保護法場，也真地是有罪嗎……

神甫這時候成了遲疑不決的了。他既然明白軍法的服從主義有支配士兵的力量，又明白國王身體的不可侵犯也是應當承認的重要戒律，所以他就在這兩者之間徘徊志忑，那個怪人自己把這純潔高尚的教士放在這種迷惑之中，很希望他對於自己那個感到痛苦的疑團，有一個惠然的解決方法。後來，這個怪人爲的不叫他再思索下去，就向他說：

——我真不好意思送一筆用費，來酬謝您爲得安慰國王的靈魂和叫我的良心解除痛苦而舉行的一場祭禮。世人對於一件無從估定價值的事，祇能也用一件無價的贈品來報答。請您答應收了我送給您的一件可稱聖物的贈品罷……您在將來的某一天，也許會明白其中的價值。

說完了這些話，這個怪人就向這位宗教家，獻上一隻異常之輕的小合子；他不由自主地接過來，因爲這個怪人的語句和語氣的莊嚴，以及他舉起那這合子的恭敬態度，叫這位宗教家深沈地墜入驚訝裏了。後來，他們就退出來，進了那兩個女教士等候他們的那間屋子。

——您的房東司卡伏那，這個不知姓名者向他們說，是個泥瓦匠，就住在二樓，他的愛國主義在本區是出了名的；不過他卻祕密地附屬於布爾奔王黨。從前，他做過共狄親王的獵丁，並且賺了

產業您幾位在這裏蹲着不跑出來，在法國就算是最稱穩當的地方了。請您幾位不要動罷。有些信教的人會來注意您幾位的需要，您幾位可以安安穩穩地等候太平點兒的局面。一年之後，在二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他說這幾個字，禁不住露出了一個不由自主的動作），倘若您幾位沒有丟開這個愁悶的藏身之所，我一定再來找您幾位舉行贖罪的彌撒……

他不待說完就向這屋閣裏的幾位啞居民致敬，並且向他們的困窘狀態望了最後一回，後來就走了。

在那兩個心性純潔的女教士看來，一件這樣的遇合，真有一部小說的完全趣味；所以一經那位可敬的長老，把那漢子那樣莊重地獻來的那件神祕禮物告訴她們，這三副被燭光微微照耀的神志不安的臉上，登時一齊顯出了一陣難於描寫的驚奇神氣。郎奢師太開了那隻合子，從中發見了一條染了些汗漬的極細軟的白手帕；後來把手帕展開，他們就認得那上面的斑點了。

——這是血呀……那神甫說。

——手帕上面繡了王冕的徽號！另一個女教士高聲喊着。

這兩個女教士驚駭地任憑那手帕從手裏滑下來。在這兩個醇朴的心靈裏，剛才那個怪人身上裹着的那層神祕是無從說明的；至於這神父，從這時候起，他竟不想去求說明。

雖然在恐怖時代裏，這三個被困的人，不久就發見有一隻強有力的手腕，在他們的頭上展開。開始，他們收到了一些木柴和一些食物；後來，這兩個女教士猜着了有一個女人和他們的保護者協同工作，因為她們又收到了一些換洗的衫褲和一些着在外面的衣裳，這些東西可以叫她們上街，不會因為她們固有的那些非藏好不可的東西上面的貴族款式被人注意；末了，司卡伏納給了她們兩張戶籍券。時常，關於那位神父安全上的種種有用的通告，居然從種種繞灣子的道兒達到了他的跟前；所以他在這些消息裏面，認識了一種祇能從一個與聞國政的人手裏給出來的那樣的便宜。巴黎雖然鬧着饑荒，這幾個被困的人，卻能夠在他們陋室的門口，得到那些由那雙不可目觀的怪手送來的白麵包；他們相信司卡伏納的心裏，一定認得這個又聰明又巧妙的慈善事業的神祕經理人。他們自己，當然能夠明白他們的保護人，就是在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的夜裏，來做贖罪禱告的那一個，這個人在他們三個人看來，成了一種很特別的宗教的目標，他們的希望都在他身上，並且都靠他生存。所以在例行的禱告之中，他們爲他加上一些特別的禱告，無論早晚，這些虔誠的人，總爲他的幸福，他的成功，他的安全，向神許下許多願，懇求上帝把他和種種陷穽相離，叫他從仇敵方面得到自由，並且給他一種長久安樂的壽命。他們的感恩態度，可以說是每天不同，因此當然非和一種越來越熱烈的奇異情感合並不可了。同着這個怪人的出現而來的種種情狀，都成了他們談話的資料了，他們在他身上構出了成千的推測，並且這是一件新穎的慈善事業，因爲爲他們，他還是一個消磨光陰的資料。他們彼此相約，在這個怪人踐約來給魯意十六世王舉行小祥祭禮的那一夜，千萬不要叫他受不着他們的友誼。

末了，這個被他們那樣不耐煩等候的時日終於到了。在半夜的時候，那個不知姓名者的沈重腳步聲，在那條舊式的木頭樓梯上面響起來了；屋子，爲着接待他，已經裝飾停當了，祭臺也布置好了。這一次，那兩位女教士預先把門打開，並且殷勤地叫那條樓梯得到一些光亮。尤其是郎奢師太，她竟在樓梯上面往下走了幾級，叫自己可以早些看見這位慈善家。

——請上來，她用一種受了感觸而又表示親近的聲音向他說，請上來……大衆正等候您啊。

那漢子擡起了頭，用憂鬱的眼光向這個女教士望了一眼，不過沒有答話；她呢，登時覺得渾身澆上了一桶冰涼的水，也就沒有再說甚麼；他剛好露出面貌來，感恩和好奇的兩種觀念，同時在他們的心裏迸出來。也許在實際上的他，原沒有他們心的他那樣冷靜，那樣沈默，那樣奇異，然而他們這時候的情感竟支配了他們的友誼。這三個受困的人，明白這漢子不願和他們親近，就都退下來。神甫覺得這個不知姓名者的嘴唇上面本有一陣微笑，然而他一經望見了那些爲着接待他而設的準備，那陣微笑登時就被他壓住了。他靜聽神甫說了彌撒，後來又禱告一回；不過後來郎奢師太邀他同享那點兒預備好了的點心，他卻用幾句有禮貌的話表示謝絕，接着就走了。

在炎月（註四）九日之後，這兩個女教士和這馬樂爾神甫，都能夠毫無危險地到巴黎城裏去了。神甫的第一次出門，是到一家香水店裏去，這店的招牌叫做花國女王，店主是樂恭兩夫婦，從前給宮裏供奉香水的人，這時候依然忠心於王室，並且樊兌省的復辟黨人和巴黎的復辟黨的通信機關，也是他們兩夫婦掌管。這長老穿上那種合乎時代的服裝，立在這家店子的門口，地點剛剛是

聖洛克教堂和弗龍德街之間，這時候，一羣看熱鬧的人塞滿了這店子前面那條聖榮街，他竟沒有法子出去了。

——這是甚麼事？他向樂恭太太說。

——沒有甚麼事，她說，這是推人的小車子和劊子手到魯意十五廣場去。唉！這樣的事，去年我們真看得多；不過，今天，一月二十一日的週年之後的第四天，看着這種可怕的隊伍卻不傷心。（註

五）

——爲甚麼長老說；這不是基督徒的議論，您說的話。

——唉！這是殺羅貝司比爾的同黨喲；他們盡力防禦過自己；不過現在，他們都輪着當兒，要到他們從前斷送多少無辜者的那個地方去。

那羣看熱鬧的人像流水似地經過。馬樂爾長老受了好奇心的支配，從人羣頭上，望見那個立在小車子上面的，就是三天以前聽他說彌撒的那一個。

——這是誰？他說，這是誰……

——這就是從前殺國王的劊子手，樂恭先生說。

——朋友，朋友，樂恭太太喊着，你看，長走暈倒了！

後來，這個老太太取了一瓶醋，來救這個暈倒了的老神甫。

——他從前大概，他說，把國王在赴難之時擦過額頭的手帕給了我……可憐的漢子……在整個法國沒有心肝的時候，鋼刀從前是有心肝者！

這兩個開香水店的人，都以為這個不幸的神甫有些神經錯亂。

一千八百三十年一月在巴黎寫。

民國十八年十月三日在吳淞譯。

(註一)按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時代，因內亂外患相逼而生，於是在巴黎成立公安委員會，宣布懲治嫌疑條例，一時人人自危，主之者為羅貝司比爾及其黨徒，是為恐怖時代之開始，即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後羅貝司比爾於次年炎月九日被殺，恐怖時代遂以此結束。

(註二)荷沙納 (Hosanna) 之意，就是「請您救人」。非雅忒伏龍大斯 (Fiat Voluntas) 之意，就是「應當打定主意」。

- (註三)法蘭西魯意十六世王，於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受斷頭之刑，卽此篇本事發生的前一日。
- (註四)炎月(Thermidor)爲大革命時代之共和曆的第九個月，卽公曆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十八日，凡三十天。
- (註五)此則內之年月日，似與實際不符，但仍照原文逐釋。

此
页
空
白

鬧鬼的房子（左拉作）

這件事差不多有兩年了，我騎着腳踏車，在波西村上游靠着倭爾日瓦附近的一條僻靜路上走，忽然望見路上有一所使我很詫異的房子，詫異得使我跳下車來去仔細看。這是一所用磚砌成的房子，建築並不特別，矗立在一個很大的園子中央，四圍種着一些古樹——天氣呢，正是十一月的灰色天空，冷風掃蕩樹上的枯葉。但是那個用一種驚人的無情怪象，使那房子變為異樣的原由，就是那房子本身是扔在那難堪的無人理落的境界裏。並且因為有一扇鐵門已經折下來，又有一塊很大而被風雨損蝕的木牌，標明房屋正待價而沽，我因此便走到那園子裏，自己呢，完全被一種雜着不快和不安的好奇心所支配了。

這房子大概有三十年或者四十年沒人住了。各處供裝點的和做框欄的磚，都因為歷年冬令的氣候凍得開裂了，苔蘚之類在裂縫裏叢生。正面的牆上也有些裂縫，這座尚稱堅固的房子起了這些痕跡，便顯出無人理落的證據了，正像壯年人臉上的縐紋一樣。在地面上，簷口的石級早已凍散，生着一些野麻和荆棘，儼然是一道分別幽明兩界的門。而那最難堪的，就是那種從那些黯澹空虛沒有幃幕的窗子裏出來的淒慘氣象，因為窗子上的玻璃早被頑童們用石子打碎，所以各處屋子裏的空虛黑暗得以一覽無餘，彷彿是一些無光的眼睛，在一個沒有心靈的軀殼上張開似的。此外，在四周，那座很大的園子竟是一片荒土：從前的花畦，現在雖然勉強可以辨認，但是都埋沒在草叢裏了；從前的曲徑，受了種種草木的侵蝕，竟尋不着痕跡了；從前栽在花臺裏的盆景，現在成了鴻荒式的林子了；一些在墟墓之間常見的野生植物，掩在各處的百年喬木下面的陰溼之處，對着這一日的秋風，悽惻地鳴其不平，搖落自身那些最後的枯葉。

弄了好半天，我竟忘乎其所以然了，立在那種見景生情的慨嘆中，心靈被一陣沒來由的害怕，一陣愈來愈深的憂悶所動搖了，然而卻起了一陣熱烈的憐憫念頭，很想對於我在四週感到的哀

痛探個明白。後來，我正決定出來的時候，看見在道路那一邊的拐角之處，有一所飯鋪樣的房子，所賣酒的茅屋，於是便向着那裏面走，設法從當地的人的口裏得點消息。

在那裏，祇有一個老婆子，她抽聲嘆氣地給我倒了一杯皮酒。很以在這條偏僻的路上開店爲失計，每天難得遇見兩三個騎腳踏車過路的人。她無限制地談着說自己的歷史，口稱自己是都散老娘，原籍是威農村，從前和丈夫到這裏來是專爲開這酒店的，開初，生意並不壞，但是自從她丈夫死後便愈弄愈不好了。末了，她的話完了，我便着手把鄰近那所怪房子的事問她，這時候，她卻忽然變成很深沈的了，用一陣不放心的態度瞧着我，如同我想窺探她自己身上的傷心祕密一樣。

——唉！對呀，那座野居別墅，那所鬧鬼的房子，本地居民誰都是這樣說……我呢，甚麼也不知道，先生。這不是和我同年代的事，我到這裏來，算到明年復活節，不過是三十年，而這些事卻快有四十年了。我們來的時候，那所房子，差不多已經就是您現在看見的那副樣子……過了許多次夏天，又過了許多次冬天，那房子除了墜下些石頭以外，甚麼也沒有動。

——但是，我問道，既然那房子是出賣的，究竟爲甚麼不賣掉牠呢？

——唉！爲甚麼嗎？爲甚麼嗎？我知道嗎……旁人說過許多事……

大概，我使她對於我感到信仰了。隨後她便急於把旁人說過的許多話述給我聽。她開始說是附近各處的年輕女子，沒有一個敢在傍晚以後走到野居別墅裏去，因爲謠傳有一個可憐的鬼魂，夜晚必定回到別墅裏。後來，因爲我駭然於那地方離巴黎那樣近。居然一件這樣的故事還可以動人；她便聳着雙肩，開始她本想裝出膽壯的樣子，後來卻叫我窺見她那種不敢吐出來的恐怖：

——不過卻實在有一些事，先生。爲甚麼賣不掉呢？我看見過一些想買這產業的人，然而大家去的時候總比來的時候快，並且誰也從來沒有看見有一個人再來第二次。既然如此！那靠得住的事，就是自從有一個敢於在那房子裏冒險的人來過以後，便出了許多怪事：房子裏面的門會動，會砰地自己關起來，如同被一口大風吹着一樣；一些叫的聲音，哼的聲音，哭的聲音從地窖裏傳上來；並且，倘若有人不相信，便有一陣傷心的聲音，繼續地喊着：『安琪玲！安琪玲！安琪玲！』那聲音是從一種那樣的悲哀裏發出來的，叫人聽見連骨頭都發冷……我再告訴您這是經人證明過的，誰也不會給您說相反的話。

我應當承認我那時候已經開始感動了，身上感到一種小的寒慄。

——那麼這個安琪玲究竟是誰呢？

——唉！先生，應當全盤地告訴您。又來了，我甚麼也不知道了。

然而，結果她竟全盤地告訴了我。在四十年以前，在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光景，在法蘭西的第二次帝國節節勝利的時代，有一個在皇宮做事的季爵爺死了太太。她留下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兒，這女兒名叫安琪玲，長得像天仙一樣的美，也就是她母親的活化身，兩年之後，季爵爺又續絃了，娶了一個也很出名的美人，某將軍遺下來的寡婦。後來有人說是自從他續絃之後，一種殘酷的嫉妬心，在這位繼母和安琪玲之間發生了；這一個，痛心於自己的娘已經被人忘卻，已經這樣快被一個陌生的女人取而代之；那一個呢，瞧見一個使人不能忘卻的女人的活化身鎮日在自己跟前，更覺百般難受。這座野居別墅本是新的季太太的產業，她在別墅裏，有一天看見她丈夫熱烈地和安琪玲擁抱，不免氣得發狂，便惡狠狠地打了這孩子一下，這可憐的孩子竟倏然死了，項頸已經折斷，隨後，消息便成了可怕的：那個失了主意的父親，贊同親手把女兒埋在那房子的地窖裏，去救那個行兇

的婦人；那女兒的屍身在那裏藏了許多年，他們卻說她到了她姨母家裏去；末了有隻狗在地面下刨出屍身因而大叫，於是皇宮裏的官員便極力設法來禁止謠言。現在季爵爺兩夫婦都早已死了，然而安琪玲每晚還得回家，在黑夜的神祕境裏悲慘地喊着自己的名字。

——誰也沒有對我說過這是謠言啊，都散老娘下了這樣的結論。這些話和二二如四一樣地實在。

我仔細地聽明白她的話，這種決不會有的事不免叫我爲之心驚，但是這件悲劇的幽鬱的和強烈的怪力量卻能制住我。這位季爵爺，我早聽見有人談過，我彷彿知道他在事實上是續過絃的，彷彿知道他家庭裏有一件痛苦，抑鬱了他畢生的生活。這果然是真的嗎？一個像日光一般美麗的可愛的女孩子，被狠毒的繼母所殺，被她父親埋在地窖的一隻角裏，這樣一種絕無僅有的駭人犯罪行爲，使人至於發狂的熱恨，是甚麼樣的傷心悲史呢！太使人驚心動魄了。我本打算再詢問，再討論。隨後想道：究竟有甚麼益處呢？爲甚麼不把這件駭人的故事，從民間想像的虛無縹緲境界裏提出來呢？

我跨上了腳踏車，那時候還向野居別墅瞧了最後的一下。天色已經晚了，那座倒霉的房屋，用牠那些空曠而又昏暗的窗子瞧着我——那些窗子當着秋風在古樹之間悲號的時候，真活像死人的眼睛。

二

爲甚麼這件故事停在我的腦袋裏，竟至於化爲一件纏繞不休的東西，一件真的「附骨之疽」呢？這就是一個難於解決的智識上的問題。我以前儘管以爲這類相同的傳聞專在鄉間流傳，這一件無論如何對於我絕不會起甚麼興味。然而這個死了的女孩子卻時時在我心裏出沒，這個嬌美而悲傷的安琪玲，四十年以來，每晚總用一種哭聲，穿過那座無人理落的別墅裏的那些空屋子，來喊自己的名字。

末了，在冬季裏的頭兩個月，我做了種種的調查功夫。當然，儘管是一件算不了甚麼的失蹤，不過也是一件可悲的意外，既然已經走漏了風聲，當時的日報上一定談過。所以我便到國家圖書館

拿着那個時代的日報彙訂本去尋；這目的竟沒有達到，連記載一件相類的事的文字都沒有。一行。隨後，我詢問那些同時代的人物，一些在皇宮裏服過職務的人；結果誰也不能明白地答復我，我祇得着一些矛盾的消息，以致我一方面不住地被神祕影響所纏繞，一方面竟認爲沒有希望可以探出真情，忽然某一天，一個偶然的遇合引我到了一條新的線索上面。

本來每隔兩三星期，我必到那位年近七旬於本年春天去世的老詩人威先生那裏去問候起居，瞻仰丰采。自從多年，這位老詩人被一種癱瘓之症，把他固定在小書齋裏的一把圍椅上面；他的住宅在巴黎的阿沙街，有窗子對着盧森堡公園裏。他很從容地在那裏結束一種夢境式的生活，祇仗着想像去生存，給自己造出那種遠離事實純出理想的可歌可泣的宮殿，現在，我們這羣人之中，誰還記得他那慈祥的臉蛋兒，他那些像兒童一般鬆起的白髮縷兒，和他那雙保存了幼年天真的青灰色眼瞳兒呢！我們不能說他始終口吐虛誕，但是他的不絕地編造，卻是實在的事情，以致大眾都不能確切地知道那裏是真那裏是假。這是一位很有趣的老翁，他的議論時常像一種「批卻導竅」的氣力似地叫我感動。

這一天，我和他在那間終日爐火熊熊的小書齋裏的窗口邊談着，窗外呢，凍得不可當，全個兒盧森堡公園被雪蓋成一片白，展開一幅廣闊的浩潔氣象。後來我不知道怎樣和他談到了野居別墅，談到了那件依然叫我分心的故事：父親續了絃，狠心的繼母妬忌女孩子，她是她母親的活化身，後來被人埋在地窖裏，他帶着那種從慘淡意味裏流出來的寧靜微笑聽我說。末了，氣象是寂寂無聲的，他那副青灰色的眼瞳兒向着遠處，在盧森堡那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裏出神，同時一個夢痕，一個從他身上分出來的夢痕，彷彿用一陣輕微的寒意繞着他。

——我從前很認識季先生，他從容地說。我認識他的前妻，那真是天仙樣的美貌；我也認識他的後妻，那也異常之美，並且這兩個我都熱烈地愛過，但是從沒有說過。我又認識安琪玲，那真生得更美，誰都會跪下去求愛……但是那一套事情，卻不完全像您所說的那樣經過。

這一篇話，對我真是一個大的感動。我所失望的，竟是意想不到的真像嗎？我將來會全盤知道嗎？開初，我並不懷疑，於是我向他說：

——唉！朋友，您真給我幫了一個大忙！總而言之，我的腦袋可以安靜了。請您趕緊說罷，全盤說

給我聽罷。

但是他並不聽我的話，眼光一直在遠處出神。隨後他如同正在那裏虛構許多人和許多事似地用一種和虛構的進行相應的玄妙聲音說道：

——安琪玲在十二歲的時候，因為對哀與樂兩方面都有激烈的感觸，所以婦女的柔情在她心上已經是成熟了。她對那位新太太異常妬忌，她每天看見她偎在她父親的懷裏。因此她如同惡劣地被欺似地感到痛苦，認為不僅她的母親被這對新夫婦所侮辱，連她自己，也受到他們的虐待，被他們撕裂了自己的心。每天晚上，她聽見她母親從墳墓喚她；後來，在某天晚上，這個十二歲的女孩兒，過於痛苦並且過於鍾情，於是爲着追隨母親，便在自己的心房上面插進了一把小刀子。

我喊了一聲。

——上帝，果然會有這樣的事？

——這是何等可駭可怖的事，他沒有聽見我的喊聲祇繼續這樣說，到了第二天季爵爺看見安琪玲躺在自己牀上，那把小刀子祇剩上把子留在她胸口外面！他們在當天傍晚時候就都起程

到意大利去了並且祇留下一個素來擔任撫養這女孩子之責的老娘姨在那裏。在他們這種恐怖之下，旁人可以把一件人命案子加在他們的身上，他們卻叫那個老娘姨來輔助，在事實上，他們本把這個小屍首埋在房子後面的養花暖房某一隻角上的橘子樹下。後來，季爵爺兩夫婦死了之後，旁人在那裏找着了小屍首，那個老娘姨便把這件故事說出來。

我起了種種疑團，很覺放心不下，極力考察，一面思索這位老詩人是否在那裏編造。

但是，我問他，您果然也相信安琪玲能夠每晚回來，用那種叫着名字的神祕聲音來哀呼嗎？

這一下，他卻瞧着我了，開始用一種寬大的神氣微笑起來。

——回來，朋友，唉！誰都是可以回來的。何以您不願意這個可愛的小女孩子的靈魂，住在她曾經受過快樂又受過痛苦的地點呢？倘若有人聽見一道喊她的聲音，那就是生命爲她還沒有更始，然而這是要更始的，您放心這件事罷，因爲甚麼都可以更始，絕沒有甚麼東西歸於消滅，愛與美是一樣的，不會彼多此少……安琪玲！安琪玲！安琪玲！末了她依然會在日光和花叢之中再生的。

那時候，我心裏既不起信仰，也不見寧靜。我那老朋友威先生，孩童式的詩人，並沒有給我多的

驚擾。他決然虛構了一番話。然而，如同那些預言者一般，也許他能預料。

——真的嗎，您說的這些話？我竟一面笑一面問他。

他也喜笑顏開了。

——到底，這一定是真的。世人所謂「無極」那個東西，難道不是真的嗎？

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他，以後，我便離開了巴黎好些時候。我又和他再見過一次，可是他那副玄想家的眼光，在盧森堡那幅白幕上埋沒了，在那確無盡期的長夢裏，顯得那樣安靜；至於我。一方面，探求真實的欲望，探求那種始終在逃的真實的欲望，卻一逕壓迫我。

三

半年的光陰過了。我受了種種激動人生的大憂愁和大歡樂的支配，在種種推送我們人類到新境界的風濤裏，旅行了一些時。但是，在某一些時刻，永遠聽見從遠處傳到我身邊的那種悲呼：安

安琪玲！安琪玲！於是我便渾身發抖，疑慮叢生，被這個求知欲所苦。我沒有方法可以忘掉，疑慮這名詞，對於我是唯一的地獄。

我現在說不出究竟是怎樣，居然在六月裏某一個好極了的傍晚時候，又騎了腳踏車走到那條達到野居別墅的路上了。我曾經具體地想再去看一回嗎？或者是由於一種簡單的本能的支配所以離開了大路來轉入這一面嗎？時候已經快有八點鐘了，但是在一年之中這樣最長的幾天，天上依然耀出夕陽的無限好，沒有一絲兒的雲，晴空中祇有蔚藍和金黃兩種顏色。並且空氣是何等輕爽的，草木是何等清香的，郊外的寧靜態度是何等快樂動人的！

走到野居別墅的跟前，正和第一次一樣，那種沒來由的癡勁兒叫我跳下車來。我遲疑了一會，那簡直不是固有的那件產業了。一道美觀的新鐵柵欄在夕陽裏反映出光輝來，舊的圍牆已經拆去，那所可以從樹叢的縫裏窺見的房子，我覺得牠重新得着了一種少年時代的笑容。這究竟就是我們在事前說過的那個復活現象嗎？安琪玲竟從遠處的呼聲裏重新回到生命裏來了嗎？

我於是在路上躑着沒有動，瞧着那房子出神，這時候，忽然我身邊有一陣遲緩的步聲使我驚

了一下。原來是都散老娘，她從鄰近的萊蒨場裏引着她那條母牛回來。

——他們真算是不害怕嗎，那些人？我指着那所房子說。

她認清楚了，我便拉住她的牲口。

——唉！先生。世上有些人真是眼睛裏沒有上帝。這件產業，到現在已經賣掉了一年了。接業的是一個畫師，那位姓裴的畫師，您可知道這些藝術家，甚麼事都會幹。

隨後，她引着她的母牛走，一面搖着腦袋又說：

——總歸應當去看看事情是怎樣的。

裴畫師，就是那位給巴黎許多女人畫過像的巧妙藝術家呀！我和他也頗相熟，在各處的戲園子裏，在各處的展覽會裏，以及在各處相遇的地方，我們總互相握手。末了，陡然之間！一陣不可制止的需要，竟壓迫我進那房子裏去，壓迫我向他自白，壓迫我去求他把他所知道的真象野居別墅，纏繞我的那個啞謎，盡情告訴我。於是不待推敲，不待顧慮我那身灰塵竟體的騎車者衣裳，尤其是極想利用機會，便推動車子一直走到一枝古樹的苔蘚蔽體的老幹跟前。一個男僕在門鈴的清朗聲

中出來了——這時候鈴子的彈簧還在鐵柵欄邊搖動；我把我的名片交給他，他請我在園子裏等一會。

我向我四周團團地望了一回，驚訝就更大了。他們修飾了那房子的正面牆壁，裂縫之類都沒有了；簷口的石級邊都種了些月季做裝飾品，成了一條使人歡迎的道兒；各處的窗子，都有了生氣，有了笑容，從那些潔白的窗幃之後傳出了屋子裏面的快樂。並且，那園子裏的野麻和荊棘都剷除了，花畦都像一大束芬芳馥郁的鮮花似地顯出輪廓來，古樹對着暮春的夕陽的金線，在牠們的多歷年所的寧靜氣象裏，重新恢復了青年的風度。

那個男僕從裏面轉來的時候，便引我到一所客廳裏去，一面說是裴先生到附近的村莊裏去了，但是不久便會回來。看來我應當等候一些時；便帶着忍耐心先來考察自己的置身之所，那客廳佈置得很華美，有厚的地毯，有窗幃，有門簾，儼然一所廣闊的土耳其式的暖閣，並且還有使人坐着很舒服的圍椅。那些幃幕並且是寬大的，使我詫異天色何以忽然之間一下就黑起來。不久，天色竟幾乎完全黑了。現在我不知道那時候我究竟蹲了多少時，旁人忘了我在那裏，所以並沒有送燈進

來。我坐在黑暗之中開始來玄想那件慘史，自己彷彿是在夢裏。安琪玲是被人刺殺的嗎？她是由自己把一把小刀子刺進胸口裏嗎？並且，我現在應當承認那時候坐在那所鬧鬼的房子的黑暗中竟害怕起來，一陣害怕叫我有點兒不大自在，皮膚上發寒慄，慢慢越來越厲害，竟叫我在一種可駭可愕的糊塗境界之中渾身冰冷。

開始，我覺得有一陣模糊的聲音在甚麼地方飄動。那大概是在地窖子裏含冤的低訴罷，吞聲的掩泣罷，幽靈的步聲罷。後來，這聲音升上來了，近前來了，我覺得那所在黑暗之中的房子，整個兒充滿了這種可駭可愕的危迫意味。末了，陡然間，那道驚心動魄的呼聲出來了：安琪玲！安琪玲！安琪玲！並且越叫越高，叫我因此覺得那道冷氣在我臉上拂過。客廳裏某一張門猛然打開了。安琪玲進來了，穿過了那間屋子卻沒有看見我。我從那道從過道裏跟着她進來的燈光認明白她。那的確就是那個在十二歲年齡死了的女孩子，容貌身材都是天仙般的美，肩上披着金黃的頭髮，身上穿着白衣，那種白色是從泥土來的，她每晚都從泥土裏回到家裏來。她靜默地幌進來，舉止張皇，又從另一張門裏不見了，這時候，重新又有聲音喊着安琪玲！安琪玲！安琪玲！於是我便立起來，額頭上流汗，

滿身的毫毛都豎起了，在那種從神祕境界迸出的恐怖大氣之中，身體沒有動一下。

末了，那男僕端了一盞燈進來，我幾乎同時就明白裘先生也在那裏，他和我握手，一面請我原諒他就誤太久。我沒有假裝鎮定，立刻向他述起那件依然叫我發抖的故事來。而他呢，聽着我說，開始也很詫異，後來便放聲大笑，一面請我不必驚慌。

——您大概不知道，朋友，我是第二位季太太的一個表兄弟。那個可憐婦人。要責備她是那女孩子的兇手，她本來愛她，並且她之哭她正和那個做父親的一樣。因為唯一的實在事，就是那可憐的女孩子是死在這裏的，不過不是自殺，可憐的天是由一種像雷霆般的急性寒熱症死的，因此她的父母看見這房子就傷心，所以都永沒有肯回來過。他們在生時之不肯住就是這個理由。去世之後，又發生了好幾次接連不斷的訴訟。所以又阻擋了這房子的出賣。我看中了牠，等候了多少年的機會，並且我向您保證我們絕對還沒有看見過甚麼鬼。

我身上又打寒噤了，我口吃地說：

——但是安琪玲，我剛才還看見了她，在那裏，不久……那道使人驚心動魄的聲音叫過她，並

且她在那裏走過，穿過這間屋子。

他驚訝地瞧着我，以爲我失去了神志。隨後，忽然之間，他用得意人的呵呵之聲大笑起來。

——您剛才看見的是我的女兒呀。她的命名的教父剛好是季爵爺，他爲着紀念遺愛便把安琪玲這個名子給了她；並且，也許剛才她的娘叫過她，她又在這屋子裏穿過。

他立刻親自推開一合門，重新又叫着：

——安琪玲！安琪玲！安琪玲！

那女孩子來了，但是有生氣的，但是因爲快樂而活潑潑的。那就是她，穿着白的裙袍，肩上披着值得贊賞的金黃頭髮，並且那樣美貌，那樣興高采烈，如同是一位給人間醞釀愛情又給人生增加幸福的司春使者。

唉！回來了的游魂，從那個死了的女孩子再生的新女孩。死神已經被征服了。我那老朋友威詩人並沒有口吐虛誕，絕沒有甚麼東西歸於消滅，甚麼都可以更始，愛與美是一樣的。母親們的叫着她們，今日的小女兒，明日的多情女子，並且她們都會在日光和花叢裏重到人間。那所房子，那所在

今日重返少年又重逢幸運的房子，就是因為女孩子的復生，才在不朽人生的終於再得的歡樂之中鬧鬼。

按左拉此篇寫於一千九百年，正在其四福音書之第一本蕃衍寫成之後；其時作者對於文學之主張不僅與其寫魯恭馬伽家傳時（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九二年）所主張的不一致，並且與其寫三都記時（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七年）所主張的也不同。因為自然主義在這時候，外則強敵環生，內則實力盡折，左拉孤立於主將地位，非圖改弦更張，實在不能保持其固有聲勢；所以此篇的觀念，也和其早年所寫的磨坊之戰、一夜之愛等短篇不同；這是讀者不可忽視的事。

十九年六月在江灣譯完附記——青崖。

此
页
空
白

柯爾尼老爹的祕密（都德作）

佛朗遂馬瑪伊是個年高的笛手，他間嘗到我家裏來談夜天，喝熱酒。某天夜晚，他向我談起本村二十年前一件悲喜參半的故事，當時我這座磨坊也算是這故事的一個證人。這老頭子的敘述叫我受了感動，現在，我來勉強把我從前聽見過的，再向您各位敘述一回。

各位讀者，請您各自花一點點勁兒，設想您各自坐在一尊香氣撲鼻的熱酒跟前，並且設想這個向各位說話的，是一個年高的笛手罷。

我們的家鄉，各位先生，並不是素來就像今日一般兒死的和沒有樂趣的。從前，磨粉業在那裏是一個大買賣，在附近周圍三四十里之內，各處的莊家人都運了他們的麥子到我們村子裏來磨……本村四面的小山，全是被風磨蓋住的。無論向左面或者向右面，我們只看見許多趁着東北風在杉樹林子頂上活動的磨帆，成行的身負麥袋的小驢子沿著各處的小路上上下下；並且鎮日聽

見山上有鞭梢子的聲音，磨帆的聲音以及趕牲口的「于于」聲音，真是快活……到了星期日，我們成行地去看各處的磨坊。在山上高高兒的地方，那些磨坊老板喝酒。老板娘子們，披着白花邊的圍巾，掛着金質的十字架，都漂亮得像是王后。我呢，我帶著我的笛子，而大衆舞起來直到黑夜纔停。這一類的磨坊，各位可曉得就造成了我們家鄉當時的快樂和富有。

不幸，巴黎的那些法國人，弄出了新鮮的花樣，竟在達拉思工的大路上造了一座機器麵粉廠。很堂皇，很新式！後來附近的人都養成了習慣，把他們的麥子運到機器麵粉廠去，於是那些可憐的磨坊就蹲着沒有工做了。牠們也曾經極力奮鬥過若干時候，但是機器畢竟是比較強有力的，結果牠們一個一個，糟透了啊！先先後後都關了門……我們再也看不見那些小驢子了……那些漂亮的磨坊老板娘子，都賣掉了她們的金質十字架了……沒有酒了，沒有跳舞了……東北風枉自不住地鼓盪，磨帆卻始終是不動的了……後來，村子裏的人都拆掉了那些做磨坊的破房子，騰出地面來種葡萄和橄欖。

然而，在這種崩潰之中，竟有一所磨坊是能穀好好兒支持的。對着那機器麵粉廠的威嚇，勇敢

地在牠那座小山上面繼續旋轉。這就是柯爾尼老爹的磨坊，這老爹就正是我們當日的夜談資料。

柯爾尼老爹是一個年高的磨坊老板，六十年來他全在磨麵粉的生活過日子，並且很不樂意。那座機器麵粉廠的成立，竟把他氣得發狂了。在那七八天之中，大眾看見他一直在村子裏奔走，引起許多人圍着他，他使勁高聲喊起來，說是傍人要用機器麵粉廠的麵粉來藥死卜洛瓦斯這一州。『你們不要去呀，』他說，『那些強盜要用機器來做麵包，機器是惡魔的一種發明品，若是我，我做工全靠東北風和北風，那卻都是上帝的呼吸……』末了他找着了這樣一類的連篇好字眼來誇贊這些風磨，但是誰也沒有聽從他。

於是，這老頭子由於執拗的憤怒，回到自己的磨坊裏關起門來，並且如同一隻野獸似地單獨在那裏面過活。他連他那個名叫薇弗德的孫女兒都不願意留在身邊了，這是一個十五年的女孩子，她自從父母去世之後，所倚賴的就是她這位祖父。這一來，這個可憐的女孩子非自謀生計不可了，她就在附近鄉村裏做點了零星的工作，譬如收麥，養蠶和收橄欖之類。然而她的祖父卻像是很

愛她，這個女孩子。他常常在烈日之中，步行十多里路到她做事的村子裏去看她，並且到了她身邊的時候，他垂着眼淚望着她，好幾點鐘不肯走。

在那地方，大眾以為這個年高的磨坊老板因為慳吝的原故，纔攆走了薇弗德；而這樣地任憑自己的孫女兒從這個村子蕩到那個村子，冒犯青年女子可遇的種種困難和流氓的橫暴，在他也不是體面的。並且大眾又以爲一個人像柯爾尼老爹這樣出名，始終還受人尊敬，如今居然學着一個道地的流浪者的樣子，赤腳，破帽，渾身襤褸，在道路上閑游，這也是件很不好的事……這事情，就是星期日我們看見他走進教堂做禮拜的時候，都爲他感到不好意思，我們這些年老的人；而柯爾尼也很明白我們這種心理，所以竟不敢坐在本堂董事的坐位上了。他始終坐在堂裏靠裏邊的地方，和水孟相近，同着那些窮人。

在柯爾尼老爹的生活之中，有點叫人不明白的事。自從多久，本村裏面沒有一個人再送麥子到他磨坊，然而他那座風磨的磨帆，卻始終像從前一般兒活動……傍晚的時候，大眾總在路上撞見這老頭子跟着他那頭馱着麵粉袋兒的小驢子的後面走。

——「晚安，柯爾尼老爹！那些鄉下人向他喊着；一向幹得好，那座磨子的買賣？」

後來，倘若有人向他問起那裏來的這樣多的買賣，他就用一個指頭擱在嘴唇上面，然後鄭重地回答道：『不要響！我的買賣是爲運到村子外面的……』從來沒有誰可以再曉得另外的事……

有人在他這座風磨跟前經過的時候，總看見那門是緊閉的，那磨帆是在運動之中的，那匹老的小驢子在門外那片平坡上吃草，而那隻在窗子口邊晒太陽的大瘦貓用一副猙獰的神氣望着你。

這一切都是帶神祕的氣味的，並且惹起許多人紛紛議論。各人用各人的方法來解釋這位柯爾尼老爹的祕密，但是那種普遍的謠言，卻承認這座磨坊裏面的盛錢的袋子，更比盛麵粉的袋子多些……

然而久而又久，一切竟自行披露了；情形就在下面：

我在吹起笛子叫那些青年人跳舞的生活之中，某一個晴天，竟發見了我的大兒子和那個小

的薇弗德，彼此成了情人了。說句真心話，我並不爲了這件事生氣，因爲在我們家鄉，柯爾尼這個姓畢竟是一種榮耀，並且想起將來看得見這個漂亮小鳥兒樣薇弗德在我家裏跳跳蹦蹦，爲我也是樂趣。不過，因爲這兩個小愛人兒常常有機會蹲在一塊兒，我害怕鬧甚麼亂子，所以想立刻把這件事兒辦妥當，於是我就上山走到柯爾尼的磨房跟前，去討這位祖父的一兩句話……哼！那個老的幻術師！我們真應當看看他用甚麼樣子接待我！當時沒有法子去開他那張門。我只好媽媽胡胡對着那個鎖門向他說明了我的理由；而在談話的全部時間，那隻光棍樣的瘦貓，一直在我的腦袋上面，像一個魔鬼似地嗚嗚地呼個不住。

那老頭子不讓我說完，就很惡賴地喊起來叫我不願意再開口；他說倘若我急於要我的孩子討親，我很應當去找機器麵粉廠裏的女孩子……各位想想我當時因爲聽見這種惡意論調而動的氣罷；但是我的智慧卻依然彀得維持我的忍耐心，於是就丟開了這個蹲在磨坊裏狂怒的老頭子，回來向兩個孩子們說起我的失利……這兩個可憐的羔羊不能相信這一層；他們要求我如同特別加恩似地，允許他們一同再上到磨坊跟前去和這位祖父談話……我沒有勇氣阻止他們，未

了忒命命地。這兩個情人一齊都走了！

他們走到山上的時候，恰巧這位柯爾尼老爹剛剛出了門。那張門是鎖了兩轉的；但是那老頭子出門的時候，卻留下一張梯子擱在外邊，於是這兩個孩子登時就動了一個念頭，想從窗子口邊緣進去，去看看這座大名鼎鼎的磨坊裏面究竟有些甚麼東西……

怪事！擱磨子的那間屋子是空的……沒有一只袋子，沒有一粒麥子；不管是牆上或者蜘蛛網上，沒有一點兒麵粉屑子……就是我們尋常在各處磨坊裏，聞得見的那種由壓碎了的麥子散出來的熱熱的香味，也是沒有的……磨子的那根臥軸蓋滿了灰塵，那隻大瘦貓就睡在那上面。

樓下的那間屋子，也有同樣的可憐而又無人理落的神氣：一隻不像樣的牀，幾件破爛不堪的衣服，一塊扔在樓梯上的麵包，後來在某一隻角落裏，又發見三四隻破了的袋子，袋子跟前撒出了一些兒石灰的和白壤的粉子。

這就是柯爾尼老爹的祕密了。傍晚時候他在大路上面轉運的就是這種白東西，意思就是救護這磨坊的榮譽，並且叫大眾相信這磨坊裏面還磨麵粉……可憐的磨坊！可憐的柯爾尼！自從多

時，機器麵粉廠的那些人就奪掉了這磨坊的和這老頭子的最後的顧客了。那幾片磨帆固然始終旋轉不停，但是磨盤卻是空的。

這兩個孩子眼淚汪汪地來回了，向我說起他們看見了的事。我當時聽起來也很傷心……不肯耽誤一分鐘，我就連忙到左鄰右舍的各家去，用兩三句簡單的話說明這件事情，於是我們就彼此約好，應當立時各自把各自家裏存下的麥子，掃數運到柯爾尼老爹的磨坊裏去……說完，這件事立刻動手就辦。全村的人都上路了，後來，我們趕了一大隊背了麥子的驢子到了那座小山上，——這點兒麥子是真的了，這一回！

磨坊的門卻是大開的……柯爾尼老爹坐在一隻擱在門口的白土袋子上面流淚，雙手抱着自己的頭。原來他剛纔回到家裏來，就明白了有人趁着他不在家偷着跑進來看透了他的傷心的秘密。

——我真可憐！他說。現在我只要一死了……這座磨坊已經掃了面子了。末了，他失了魂似地痛哭起來，用各種名稱來叫他的磨坊，如同對一個活人似地對這磨坊說

這時候，那一隊小驢子已經都到了他磨坊前面那片平坡上面了，我們也都像往日磨業全盛時代一齊高聲向他喊起來：

——喂！要磨坊……喂！柯爾尼老爹！

末了，所有的袋子都卸下來堆在門外了，那些一粒粒奪目的棕色小東西撒了些兒在地上，四處皆是……

柯爾尼老爹睜開了那雙大眼睛。他用他那隻老了的手抓起了些兒麥子，後來連哭帶笑地說道：

——這是麥子喲……上帝……麥子喲……讓我仔細看看。

後來，他轉過身來對着我們說道：

——唉！我早就曉得你們一定會再來……凡是做機器麵粉廠的人都是強盜。

我們本想叫他給本村掙得勝利，但是他說道：

——不然，不然，孩子們，我應當首先拿點兒東西給我的磨子吃……想想罷！牠多久多久嘴裏沒有攔過一點甚麼了！

於是我們就看見這個可憐的老頭子左奔右跑地忙起來，他打開那些袋子，檢查那座磨子，末了，那些一粒粒的小東西都壓碎了，那種纖細的麥塵騰到承塵板上，當時我們誰都含着兩眶眼淚了。

這是一種應當屬於我們的公理：從這一天以後，我們永沒有讓這個年老磨坊老板缺少工作。隨後，某一天早上，柯爾尼老爹死了，結果，這一回，我們那座最後的磨坊的磨帆，就永遠停止活動了……柯爾尼死了，沒有一個人繼續再幹了。您各位有甚麼辦法呢，先生們……在這世界上，甚麼都有一個末日，我們應當相信風磨的時代已經過了，正和羅恩河上的平底船，古時候的貴族院以及大金繡的禮服一樣。

此篇從磨坊隨筆摘出，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在莫干山譯完。

騎馬（莫泊桑作）

這些可憐蟲，是依賴家長那點兒不豐的薪水維持生活的。自從他們結婚以來，一共生了兩個孩子，於是初期的不富裕，就變成了一種卑屈的、隱伏的、慚愧的貧苦了，變成了一種依然要保持固有地位的貴族人家的困窘了。

海克多爾格力白林是個貴族子弟，從前是在父系的府第裏，被一個老年的修道教師教導的。他們並不富裕，但是他們小場面的生活，卻盡力維持外表。

後來，到了二十歲，有人替他找了一個位置，從此他就以年俸一千五百佛郎的辦事員的名義，進了法國的海軍部。他算是擱在一座礁石上面了，如同一切沒有趁早預備人生的苦鬪的人似的，如同一切從雲霧裏瞭望人類的生存的人似的，如同一切不認識方法和抵抗力的人似的，如同一切從小沒有受到專門能力，特別才幹，一種奮鬥的辛苦毅力的訓練的人似的，如同一切沒有接到

一件武器或者一件工具在手裏的人似的。

他在部裏的最初三年，都是叫他戰戰兢兢的。

他曾經重行尋着了他的幾個世交，幾個落後而運氣也不大好的老年人，他們都住在巴黎的那些貴族街，聖安端區的那些愁悶的街；末了他就認識了一大部分人。

這些貧乏的貴族，於現代生活是隔絕的，可以說都是謙退的，又可以說都是驕傲的，他們住在那些睡熟了的房子的高樓上。在這些住宅裏，從低層到高層，那些住戶都是有頭銜的；但是從第二層樓數到第七層樓，銀錢都像是沒有多少。

那些不朽的偏見，那種等級上的固執，那種不墜身分的疑慮，纏繞這些在昔時顯過光彩而現在因為丁口不自努力以致頹敗的人家。海克多爾格力白林在這種社會裏，遇見了一個像他一般貧乏的貴族女子，末了就娶了她。

在四年之間，他們得了兩個孩子。

又經過了四年，在這經過之中，這個被困窮縛住的家庭，除了星期日在極樂公園一帶散散步，以及利用同事們送的免價票子每年可以到戲園子裏看一兩回以外，再也不認識旁的散事情了。

但是，在今年春初，有了一件例外的工作由科長交給了這個科員，末了他就接收了一筆三百佛郎的特別獎金了。

他帶了這筆獎金回來向他妻子說道：

『親愛的亨麗艾德，我們現在應當享受點兒，譬如同着孩子們去好好兒地頑一回之類。』末了在長久地討論一番之後，就決定了大家同到近郊去吃午餐。

『說句實在話，』海克多爾高聲喊起來。『一回，不算是慣例；我們去租一輛英國式的小馬車，給你和孩子們同着那女僕去坐，我呢，我到馬廠裏去租一匹馬。這於我是可以有益處的。』

後來，在整個的星期之中，他們談話的資料，完全是這個在計畫之中的近郊遊程。

每天傍晚，從辦公室回家，海克多爾就抱着他的大兒子，攔在自己的腿子上騎着，末了，一面使

盡氣力叫他跳起來，一面向他說道：

「這就是爸爸下星期日，在散步裏跑馬的樣子。」

末了，這頑皮孩子鎮日把椅子疊在椅子上面，拖起來在廳子裏面兜圈子，一面高聲喊道：

「這是爸爸騎馬馬。」

至於那個女僕，她本人想起先生會騎着馬來跟車子，總用一種贊嘆的眼光瞧着他；而在每次吃飯的時候，她靜聽先生談論騎馬的方法，敘述他從前的在他父親跟前的種種功勛。唉！他從前同許多能幹的人在一處，所以只要那牲口騎在他的兩條腿子的中間，他一點也不害怕，到底一點也不害怕！

他擦着手掌重複地向他妻子說道：

「倘若他們可以給我一匹略有脾氣的牲口，我就高興了。你可以看見我怎樣騎上去；並且，倘若你願意，我們從森林公園轉來的時候，我們可以繞道從極樂公園的通衢回家。那末我們真可以綑綑面子，倘若遇得見部裏的人，我一定不會丟臉。叫長官敬重自己，用不着多的手段。」

到了說好的那一天，車子和馬，同時都到了他的門外了。他立刻下了樓去審查他的坐騎。他早已叫人在自己的褲腳管兒口上，綻了一副可以絆在鞋底上的皮條，這時候，他又揚起昨天買的那根鞭子。

他把這牲口的四條腿，一條一條地托起來，一條一條地撫摸過，項頸，肋骨，關節，也都撫摸過，他又用指頭去試驗牠的腰，扳開牠的口，點數牠的牙齒，宣告牠的年齡，末了，因為全家都下了樓，他就把世上馬的通性和這匹馬的特性，舉行了一個理論實際雙方兼顧的小講演，據他的認識這匹馬是最為神駿的。

等到大家都坐到了車子裏頭，他就去檢查馬身上的肚帶；後來，他踏到了一個鐙上立起來，就跨到了牲口身上坐下了，這時候，那牲口開始在牠的荷載下面跳舞了，幾乎掀翻了牠那位騎士。

慌張的海克多爾着手叫牠鎮靜：

「甚麼話，慢點兒，朋友，慢點兒。」

後來，這個荷載者恢復了牠的安穩，於是這個被荷載者也挺起了他的腰桿兒，這個人問道：

「大家都妥當了？」

全體齊聲回答道：

「妥當了。」

於是他下了命令：

「上路！」

末了這一彪人馬都出發了。

全體的視線都在他身上集中了。他用英國式的「大走」姿勢過分地突起身子。剛好落在鞍子上，立刻如同要升到天空似地又突起來。他時常像是預備去撲馬鬣，並且雙眼向前直視，臉上發白，牙關咬緊。

他的妻子抱着一個孩子攔在膝頭上，女僕抱着另外的一個，她不住地重複說道：

「你們看爸爸呀，你們看爸爸呀！」

而那兩個孩子，受了動作，快樂和新鮮空氣的陶醉，都迸着尖銳的聲音喊起來。那匹馬受了這

陣喊聲的驚駭，結果那種大走就變成「大顛」了，末了，這騎士在極力去勒住牠的時候，他那頂帽子滾到地上了。於是車夫只得走下車來去拾，後來，海克多爾接了帽子在手裏，就遠遠地向他的妻子說：

「你非禁止孩子們這樣亂喊不可；不然，你會弄得我生氣！」

他們在韋西內特的樹林子裏的草地上，用那些裝在盒子裏的食品做午餐。

雖然那個車夫經管那三匹牲口的事務，但是海克多爾不時立起來，去看他的那一匹是否不短一點甚麼；後來他抱着牠的項頸和牠溫存，拿麵包點心糖塊給牠吃。

他高聲說道：

『這是一匹好口勁的大走馬。在開始的那些動作裏，牠固然跳了幾下；但是你已經看見我迅速地叫他恢復了原狀；牠承認牠的主人，現在牠也不動了。』

他們按照預定了的計畫，繞道從極樂園回家。

那條通衢上的車子多得像是螞蟻似的。並且，在兩邊散步的人也多得可以說是兩條自動展

開的黑帶子，從凱旋門一直延到協和廣場。日光曬到這全體的人物上面，叫車子上的漆件，鞍轡上的鋼件，車門上的銅件，都放出反射的光。

一陣運動上的痴性，一陣人生裏的醉態，像是攪動了這些由人又由車馬組成的羣衆。而遠遠的所在，那座埃及的阿貝禮，司格，豎立金色的霞光當中。

海克多爾的那匹馬，自從穿過了凱旋門，就陡然受了一種新的熱勁兒的支配，於是洒開了大走的步兒，在路上那些車輛的縫兒裏斜刺地穿過去，直奔自己的槽頭，儘管牠的騎士費盡了勒住的方法。

那輛車子現在是已經遠了，已經遠在後面了；而那匹馬走到了國立實業館的跟前，望見了那點兒空地，就向右一轉，並且大顛起來。

一個身繫圍腰的老年婦人；用一種安安穩穩的步兒，在街面上橫穿過去；她的路綫剛好擋住了這個乘風而來的海克多爾。他沒有力量制住他的牲口，只拚命地開始喊道：

「喂！喂！那邊！」

這老年婦人也許是一個聾子，因為她仍然太太平平繼續她的路程，直到撞着了那匹像火車頭一般飛奔過來的牲口的胸前，她才裙子迎風地翻了三個筋斗滾到了十步之外了。

許多聲音一齊喊道：

「抓住他！」

張皇失措的海克多爾抱着馬鬣一面高聲喊道：

「救命！」

一股怕人的震動力量，把他從那奔馬的耳朵上，像一粒彈子似地拋下了，結果他就墜在一個剛剛撲到他跟前的巡警的懷裏了。

一秒鐘之間，一大羣怒氣沖天的人，指手畫腳，亂叫亂嚷，團團地圍住他了。尤其是一個老先生，一個身佩圓形大勳章的大白鬍子，像是憤不可遏的。他不住地說：

「真可恨，一個人既然這樣地笨手笨腳，應當蹲在家不動。一個人既然不曉得管一匹馬；就不必跑到街上來鬧人命。」

但是，四個漢子擡着那個老年婦人過來了。她像是死了一樣，臉上沒有血色，帽子歪着頂在頭上，上面全是灰塵。

『請您各位把這婦人送到一家藥房裏，』那個老先生這樣吩咐，『我們到公安局裏去。』

海克多爾夾在兩個巡警中間走着上路了。另外一個巡警牽着他的馬。一羣人跟在後面；末了，那輛英國式的馬車也出見了。他的妻子連忙跑過來，那女僕不明白如何是好，那兩個孩子齊聲叫喚。

他說起他當初本預備回家，他撞倒了一個老婦人，這算不了甚麼，末了，她那一家發糊塗的人都走開了。

到了公安局裏，說明並不冗長。他報了他的姓名，海克多爾，格力白林，海軍部職員；末了，大眾專等受傷者的消息。一個派去探聽消息的巡警回來了。說她已經醒過來，但是據她說：內部異常疼痛。這是一個做粗工的女僕，年紀六十五歲。名叫西蒙老娘。

聽到了她沒有死，海克多爾就恢復了希望，於是承認擔負了她的養傷費。隨後，他連忙跑到那

藥房裏去了。

一大堆亂轟轟的人停在那藥房門口；那個老太婆躺在一把圍椅上面，喊個不住，手是不動的，臉是發呆的。還有兩個醫生在那裏替她審查。沒有損壞一件肢體，但是大眾懷疑有一種內部的損壞。

海克多爾和她談話了：

——您很難受嗎？

——唉！對的。

——那裏難受？

——這就是一爐火似地在我肚子裏。

——一個醫生走近前來：

——您，先生，您就是鬧下這個亂子的人嗎？

——是的，先生。

——最好是把這婦人送到一個醫院裏去；我認識一家，在那裏，可以每天花六個佛郎養她。您願意讓我去辦嗎？

海克多爾快活極了，他謝了這個醫生。安安穩穩地回到家裏。

他妻子哭着等候他；他勸她不用著急。

——這算不了甚麼，這個西蒙老娘已經好了些了，三天之後就可以全愈；我送她到一家醫院裏去了；這算不了甚麼。

這算不了甚麼！

第二天，他從辦公室裏下班出來，就去探聽西蒙老娘的消息。他看見她正用一種滿意的神氣吃一份肉羹。

——怎樣了？他問。

她回答道：

——唉，可憐的先生。這還是沒有變動的。我覺得自己幾乎快完了。並沒有甚麼好點兒的樣子。

那位醫生宣稱應當等一等，怕的是陡然起一種綜合的病症。

等了三天，隨後他又去看。那老婆子面色光鮮，目光明亮，望見他的影子就哼起來。

——我不能夠動一下，可憐的先生；我再也不能夠了。這樣要到我死的那天爲止。

海克多爾的身上面起了一個寒噤。他請教醫生。那醫生伸起兩隻胳膊向他說道：

——您有甚麼辦法，先生，我不曉得。我只要有人想抱她起來，她就亂嚷。就有要叫她換一換椅子的地位，也沒有法子能夠禁止她傷心地亂嚷。我應當相信她向我說的話，先生；我不是在她身子裏面的。非到我看見她走得動的時候，我沒有權力擬議她在那裏說謊。

那老婆子呆呆地靜聽，兩隻眼睛露出狡猾的光。

八天又過了；後來，又是半個月，後來，一個月。西蒙老娘始終沒有離開她的圍椅。她從早吃到晚，發了胖，快樂地和其餘的病人談天，像是已經和坐吃的境況相習了，如同這就是從她五十年來的上樓，下樓，鋪床，運煤，掃地和刷衣的等等工作，好好兒掙來的休息。

失了魂的海克多爾每天來看她了；他覺得她每天都是安穩的和恬靜的，並且向他高聲說道：

——我再也不能夠動了，可憐的先生，我再也不能夠動了。每天傍晚，那位被憂愁吞噬的格力白林夫人總向他問道：

——西蒙老娘呢？

而每次，他總帶着一種失望的倒霉態度，回答道：

——一點也沒有變動，絕對一點也沒有！

他們辭退了家裏的女工了，這時候，她的工錢在他們變成了太重的了。他們還格外節省用費，那筆特別獎勵金完全耗掉了。

於是海克多爾約好了四位大醫生到她跟前團團地齊集。她聽憑他們來診察，來摸索，來把脈，一面用一副狡獪的眼光瞧着他們。

——應當叫她走走，有一個醫生說。

她大嚷起來：

——我再也不能夠了，我的先生們，我再也不能夠了！

於是他們握着她的手，托起她，牽她走了幾步；但是她從他們的掌握之中逃出來，倒在地板上，面亂嚷，嚇得他們只好用盡了無窮的謹慎態度，把她仍然搬回了固有的坐位。

他們發表一個謹慎的意見，然而斷定沒有進用工作的辦法。

末了，海克多爾把這種消息報告他妻子的時候，她不知不覺地倒在一把椅子上面，一面吞吞吐吐地說道：

——不如把她養在這裏還要好一點，這樣，我們可以少花點兒錢。

他跳起來了：

——這裏，在我們家裏，你想這樣？

但是這時候，她甚麼都是服從的，含着兩眶眼淚回答道：

——你有甚麼辦法，朋友，這不是我的錯處……！

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在莫干山顧氏石屋再譯。

此
页
空
白

孀婦（莫泊桑作）

這時正是巴恩鄉別墅打獵的時節。秋色完全籠罩在風雨和愁慘裏，那些素來在腳步之下簌簌作響的紅葉，一經久雨之後，都埋沒在車轍中間腐爛了。

木葉盡落的樹林子，潮濕得和浴室相似。我們從這些被暴風雨搖撼的大樹下面走到了樹林子裏，頓覺一種苔蘚的陰氣，一種積水腐草和爛泥的臭味，將我們包圍住了。而這些在這繼續不斷淫霖之下鞠躬的獵者，和這些垂尾氈毛而愁態可掬的獵狗，以及這些衣裙竟體淋漓的青年女獵者，每晚歸來，無一人不是心身俱瘁的。

晚飯過了，我們在那大客廳裏，無精打采地拿了些小木球和紙版組織一局「洛多（Loto）」，而狂風卻在窗前發出可怕的呼嘯，並且將屋頂的測風機旋轉得像是它螺。於是便有人提議學着書籍中所載的一般大家談一些故事；但是誰也不能編造一些有趣的。獵者只知道說一些獵鎗的

得意之筆和野兔的屠戮，而女客們搜索枯腹，始終尋不着天方夜談中的蘇丹的幻想。

我們對於這種消遣已經快要謝絕了，這時候一位青年的女客，心不在焉地挽着她一位守貞不字的年老姑母的手同着頑耍，陡然，她注意到這老貞女時常帶着的一個用頭髮紐成的指環，這東西是她時常看見的，卻從來沒有留心過。

於是，她拿着這指環從容地在老貞女的指上旋動，一面卻問道：「說罷，姑母，這指環是甚麼呀？我們可以說這是用孩子的頭髮做的……」那老貞女的兩頰陡然微紅了，隨後卻變成了灰白的了；隨後，纔顫着嗓子說：「這是何等可慘的，何等可慘的，叫我永沒有願意說過。我畢生的不幸都是從那兒來的。那時候我異常年輕，這紀念卻一直在我身邊留着，痛苦到使我偶爾想起來就要流淚！」

我們立刻想知道這段歷史了；但是這位老貞女卻不肯說；末了，我們用了許多央求她纔允許。

老貞女說道：

「您各位時常聽見我說過那已經絕後的桑戴司家族呀！我認識這家族中最後的三個。他們

三人都是用同一的方法送命的；這就是他們三人中最後一個的頭髮。他爲我而死的時候，只有十三歲。這事在您各位看來，難道不算稀奇的嗎？

「唉！這真是一個罕見的血統，倘若我們願意，簡直可以說是一些痴人，不過這是一些令人喜悅的痴人，一些情痴！由父親數到兒子，無一不是富於熱烈情感的，他們心身的奮勵，竟將他們推送到了最激刺的舉動和最沈溺的傾倒之中，並且使他們演成了慘禍。這些特性在他們心上，正像誠虔的宗教信仰藏在某些人的靈魂中似的。那些捨身做苦行教徒的人，自然和那些在客廳中徵逐的人本沒有不是一般的本性。我們從前在戚誼之中，時常說：「和桑戴司家的人一樣多情。」我們只要瞧見他們，就可以猜着這種本性。他們有鬚而覆額的低頭髮，翹起的髭鬚，其大無外灼灼逼人而使人不期然而驚動的眼珠。

「這紀念品的主人翁的祖父，在經過無數次的豪舉決鬪和拐帶婦女以後而年達六十五歲的時節，竟火也似的一般兒愛着他管轄下的一個莊家的少女。這兩人我通通認識。那莊家的少女，金雪髮膚，帶着那從容的談論，柔潤的聲音，和聖母一般的溫和笑貌，便格外顯得挺拔。老爵爺將

她從她家中奪了過來，不久就那樣地受了她的牢籠，至於一分鐘也不能和她分手，他那同居在別墅裏的女兒和兒媳，以爲這是自然的，因爲愛情在這家庭裏本來是遺傳性。談到熱情的問題，一點也不使她們驚訝，並且，倘若我們向着她們談到墜歡，分散的情人，以及在不貞以後的報復，她們倆一定悵悵地同聲說：「唉！他——或者她——到了這一步地田，真是穀受了呀！」此外卻甚麼也不多說了。她們曾經爲着許多相思的悲歡交錯的活劇自相憐惜，即令有時這些活劇是凶狠的，然而從來沒有因此動過怒。

「唉！有一個秋天，一位姓葛拉兄耳的少年貴族請老爵爺去獵山鷄，一方面卻拐跑了那女子。
「老爵爺卻依然是寧靜的，彷彿甚麼事也沒有發生；但是某一天早上，有人發見他在養狗的棚子裏吊死了，屍身正介於羣狗之間。

「他的兒子在一千八百四十一年旅行時，受了巴黎大戲院一個女伶的欺騙，後來，他也在巴黎一個旅館裏用了一個相同的方法自盡。

「他留下一個十二歲的兒子和一個寡妻，這就是我母親的妹子，她和這孩子到了我們家裏

的貝爾弟庸別墅裏居住。那時候我剛好一十七歲。

「您各位斷不能懸想這小桑戴司是一個何等驚人而情竇早開的孩子。我們可以說是一切溫存的本能和他血統中的熱烈情感都堆到了他——這個最後的桑戴司——身上。他鎮日胡思亂想，一個人整天在那條由別墅通到樹林的遍種楓樹的大路上散步。我從我臥房的窗口，瞧着這個富於性感而又手低頭緩步行走的幼童，有時候，他偶爾停步抬頭望着，彷彿他瞧見了，明白了並且感到了許多絕不合於他年齡的事。」

「時常，他在晚飯之後的月朗風清時候他向我說：「表姐姐，我們去做夢罷……」於是我們便同到園子裏散步了。偶然他在林間空地前面白煙嬈嬈——這是從月光照出的林間點綴品——的地方停住了腳步，並且向我說：「瞧這個罷，瞧這個罷。但是我覺得你不懂得我的意思。倘若你懂得，我們一定是很有福氣的。爲着懂得這件事應當戀愛。」我笑了一下，並且抱着他這個用性命戀我的幼童吻了一下。」

「他還時常在晚飯後，跳在我母親的膝頭上坐下，他向我母親說：「快點兒罷，姨媽，您給我們

說一件愛情的故事罷。」於是我母親爲着逗他玩笑，向他說了他家裏的種種軼事，他祖先一切熱戀的豪舉；因爲成千累萬地說，便也有真有假。這些男兒，都是被他們的聲名葬送的；他們在自己心裏構成許多夢想，並且自以爲榮，不叫他們家庭的聲名變成假的。

「這小子對於這些溫柔而又可怕的故事，很以爲動聽，並且有時拍着手重三複四地說：『我也一樣，我也一樣，他們對於戀愛，無論是誰，總不及我懂得清楚！』」

「隨後，他向我獻殷勤，一種羞澀而新穎使人發笑並且極其細膩的殷勤。每天早晨，我總得到一些由他採來的鮮花，而他每夜在登樓走入臥房之前，總給我吻手而且支吾地低聲說：『我愛你！』」

「我那時是個有罪的，有大罪的，而到現在，我還爲着這件事不斷的暗泣，並且我因此操着畢生的苦行來自行懲罰，我守着老處女的生涯——或者進一層說，守着未婚的孀婦的生涯，他的孀婦的生涯。我以前對於這種兒戲式的溫存很覺有趣，並且還故意引逗過他；我那時是冶容的，動人的；因爲在一個男子跟前，又成爲撒嬌的，不忠實的。總而言之，我竟叫這小子發瘋了。這簡直是我的一種玩具，我的和他的母親兩人的一種快活的消遣的事。他那時正是一十二歲！請您各位想想罷！」

誰能拿這個和原子一般微細的熱戀當作正經事呢！我隨着他的意思，盡情吻過他；我向他寫過許多被我們兩位母親讀過的溫柔便條；他也回過我許多火一般熱的長信，許多被我一逕保存的長信；他以一個成年人自命，相信我們的愛情衷曲是祕密的。我們那時候忘了他是一個姓桑戴司的人！

「這種情形，持續到一年光景。某天夜晚，他和我都在園子裏，他向我膝上睡下，抱住我的裙沿，帶着興奮異常的神情吻個不住，口裏重三複四地說：「我愛你，我愛你，我至死也愛你。聽着罷，倘若你有一天欺騙了我，倘若你爲旁人丟開了我，我便一定照我父親那樣地做……」隨後，他用深沈得叫人不寒而慄的聲音說：「你應當知道他做了的那件事！」

「隨後因爲我不理他，就起來，顛起腳尖——因爲我那時比他高一些——附着我的耳朵用一種那樣柔和那樣雋美那樣纏綿而叫我遍身顫動的聲音，從容叫我的名子，我的乳名：「日恩薇」
「菲」

「我吞吞吐吐地說：「我們到屋子裏去罷！我們到屋子裏去罷！」他甚麼也不說了，只跟着我

走；但是，我們剛好走上階前的石級，他抓住了我向我說：「你應當知道，倘若你將我丟開，我一定自殺。」

「這一次，我悟到我已前太過火了，於是以後便守着蘊藉的態度。因為有一天他埋怨我，我便說：「現在，若是說鬧着頑，你的年紀卻太大了，若是說真的愛情，你又太小了。我等着罷。」

「我以為從此可以這樣和他脫離了。」

「到了秋天，他母親把他送到中學寄宿。第二年暑假他再到我家裏來的時候，我已經有了一個未婚夫。他立刻明白了，並且在這頭一天到第八天之間，他一逕抱着一種深思遠慮而叫我異常驚心吊膽的態度。」

「第九天早上我正起牀，就看見有一張從門縫裏塞進臥房的小條子。我拾起來，展開讀着：「你已經丟開我了，而你卻知道我向你說過的話。這是你吩咐我非死不可。因為我不願意我的屍首被你以外的人發見，請你走到園裏來罷，我正在去年向你說過「我愛你」的那個地方，請你向空中瞧罷。」

「我那時覺得我發了狂了。我連忙披起衣裳，隨後就連跑帶跌到了那個指定的地點。他那頂學校制帽正擱在那地方的濕泥裏。頭一天的夜雨一逕達旦纔住。我抬起頭來，便瞧見有一件在樹枝中間擺動的物件，因為那一天正括風，很厲害地括風。」

「以後，我就不知道我做了些甚麼。大概我一起首極力叫喚，也許就嚇壞了，跌倒了，隨後就跑進屋子內裏了。後來，我在牀上纔恢復知覺，看見我母親在我枕邊坐下。」

「我那時以為我在一個可怕的精神錯亂的境界中夢見了這一切可怕的事。我吞吞吐吐地說：「他，他，貢特朗呢……」他們誰也不答復我，這就是真的了。」

「我不敢再去看他；但是我要求把他那金黃色的頭髮留下了一縷，看罷……看罷……就在這兒呀……」

末了，這位老小姐說完這一篇故事，就垂頭喪氣地伸出她那隻顫巍巍的手。

隨後，她醒了幾次鼻涕，擦擦眼睛，於是接着又說：「我中止了我的婚事……並沒有說出理由……末了……我始終蹲在……這個十三歲孩子的孀婦的地位了。」後來，她的腦袋低到自己的

胸前，她洒了一大陣表示思維的熱淚。

末了，到了大衆預備各自歸房安睡的時候，一個被她說得驚心的胖獵人，輕輕地在那個和他坐在一塊兒的人的耳朵邊說道：

——一個人的唯情態度到了這樣的地步，可不是不幸嗎！

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在莫千山顧氏石屋譯完。

野人老娘（莫泊桑著）

——寫給佐治蒲奢——

（一）

五年以來，我從沒有再到微爾洛臬那地方去過。今年秋天爲了到我的朋友塞華爾的圍場裏打獵，我纔重到那個地方；這時候塞華爾已經派人把他那座被普魯士人破壞了的別墅重行營造好。

我非常愛那地方。那真是世上一個快樂的小角兒，叫人見了就在眼睛裏頭感到一種類乎肉感的誘惑。這類的小角兒，世人是用一種身體的留戀去愛的。我們這些被大地誘惑了的人，對於某一些泉水，某一些樹林子，某一些池蕩，某一些山峯，雖然常見，然而總留着捨不得的迴憶，這類的東西，真從意外的有趣變動使我們動心。有時候，我們的思慮，竟會轉到一座樹林子的小角兒上去，竟

會轉到一片小小的草地上去，竟會轉到一所開遍花的果園裏去，這些地方，從前不過是在某一個高興的日子裏頭望見過一回，然而牠卻像一個在春晴早起走到街上撞見的衣飾鮮明的女人影子一般，留在我們的心裏，並且在靈魂裏和肉體裏，留下一種無從消磨不會遺忘需要，這東西就是貼骨的幸福的感觉。

在微爾洛泉，我愛牠那片整個的原野，小的樹林子散在四處，小的溪河像人身的脈絡一樣四處奔流，給地面循環血液；蟹、鰻、都是那裏面的產物！天堂般的樂趣！隨處可以游泳，並且在溪邊的豐草裏面時常找得着鷓鴣。

這時候，我輕快得像山羊似地向前跑，一面看見我那兩條獵狗在前面的草裏搜索。塞華爾在我右邊，相距約有一百公尺，正穿過一片苜蓿田，我轉灣到了那座名叫索德爾的樹林子的界線邊，於是就望見一座祇剩遺跡的茅舍。

陡然，我記起一八六八年那時候還看見過牠一次，那時候牠的情形是那樣的潔淨，包在許多葡萄棚裏，門前有許多雞。世上的東西，那裏還有比一座只剩下醜惡不堪而且孤立的牆匡子的破

屋，更爲令人傷心的呢？

我也記起有一天我很乏的時候，有一位老婦人曾經請我到那裏面喝過一杯酒，並且塞華爾也對我談過那裏面的居民。老婦人的丈夫是個以偷着打獵爲生的，早被保安隊打死。她的兒子，我當時也看見過，一個瘦長子，據說也是一個偷着打獵的健將，這一家子，大衆都叫他們做「野人。」這究竟是一個姓呢，或者還是一個諱名呢？

想起這些事我就遠遠地叫了塞華爾一聲。他用白鷺般長步兒走過來了。

我問他：「那一家裏的那些人成了甚麼了？」

於是他就向我說起這件故事。

(二)

普法之間已經正式宣戰的時候，小野人正有三十三歲的年齡，他從軍去了，留下他母親單獨住在家裏。我們並不替她叫屈，因爲她有錢，大家都曉得。

她所以算是單獨一人住在這所掉在林邊上而和村子相隔這樣遠的房子裏。她並不害怕，此外，她的血性和那兩父子的是一般無二的，一個硬幫幫的老太婆，又長又瘦，不大露甚麼笑容，大眾都不大和她談得上。並且鄉下種田的婦人們素來是不大笑的。在鄉下，笑是男子們的頑意！生活是沒有光采的，所以她們的心境都是窄的，打不開的。男子們在小酒店裏，學得一點兒粗氣的快活勁兒，家裏的伙伴卻始終板起一副面孔，嚴氣正性。她們臉上的筋還沒有學慣笑的動作。

這位野人老娘在她的茅舍裏繼續過她的通常生活，不久，屋頂已經蓋上雪了。每星期，她到村子裏來一次，買點麵包和牛肉之後，就仍舊回去了。因為大眾說是外面有狼，她出來的時候總背着槍，她兒子的槍，鏽了的，並且槍托也是被手磨傷了的。這個高個兒的野人老娘看起來真叫人詫異，她微微地偻着背，在雪裏慢慢地跨着大步兒走，頭上戴着那頂緊緊地包住一頭而永沒被人見過的白髮的黑帽子，槍桿子卻高高地超過頭頂。

某一天，普魯士的隊伍到了。於是每一個居民的住宅裏面，都派來了幾個，人數的多寡卻看每家的錢素來多不多。這個老太婆，大家都曉得她是富裕的，她家裏就派了四個。

這是四個胖的少年人，皮膚是金黃的，鬍子是金黃的，眼珠是藍的，雖然他們已經熬受了許多勞苦，卻依然一樣肥膩，並且脾氣也都不刁，儘管是到了被他們征服的國裏。他們這樣沒人陪伴地住在這個老太婆家裏，都充分地表示對她關切，極力設法叫她省錢，叫她省力。在早上，有人看見他們四個人，身上都只穿上一件襯衣，繞着那口井梳洗，這就是說，在冰雪未消的早上，汲起井水來洗他們那種北方漢子的有紅有白的肉，而野人老娘卻一來一往預備煮那份菜羹。後來，有人看見他們替她打掃廚房了，揩玻璃了，劈柴了，削山芋了，洗衣裳了，凡是家裏的事他們都肯做，儼然是四個兒子奉養他們的娘。

但是她卻不住地記掛她自己的那一個，這個老太婆，記掛她自己的那一個，瘦而且長的，灣鈎鼻子的，棕色頭髮的，嘴上蓋着黑黑地兩撇濃鬍子的。每天，她必得向每個住在她家裏的敵兵問：

『你們可曉得法國第二十三鎮守隊開到那裏去了？我的兒子在那一隊裏。』

他們用不規則的法文回答：『不曉得，一點不曉得。』後來，他們明白了她的憂愁，而他們也有娘在家裏，他們就千般對她賣好。並且，她也很愛他們，這四個敵人，因為鄉下人是不大有國恥觀念

的國恥，這不過是上等人的事。那些下等的呢，這一次打仗他們花的錢多，因為他們本窮又要受新的負擔的壓迫；他們是成堆地被戰爭屠殺的，做了礮口的肉食，因為他們是那個數目；最後他們受的戰禍最爲慘痛，因為他們是最弱的和最缺少抵抗力的，並且他們幾乎不明白這些釀成戰爭的狂熱，這就是說，這一切使兩個交戰國不論勝負在半年之中均蒙其害的那些號稱政治上的錯綜和這個使人興奮的光榮之點，他們都不懂。

本地的人談起野人老娘家裏那四個德國兵，都說：「這四個真找着了他們的安身之所。」

唉，有一天早上，那老太婆恰巧獨自一個人蹲在家裏，她瞧見遠遠裏的平地上，有一個人正向她家裏走過來。不久，她認出那個人了，那就是那個擔任分送信件腳夫。他拿一張折好了的紙頭交給她，於是她從自己那隻小盒子裏，取出那副爲縫紉而用的老光眼鏡來；接着她就讀下去：

「野人老娘，這封信是帶一個不好的消息給您的。您的兒子威克多，昨天被一顆礮彈打死了，差不多是打成了兩段。我那時候正在跟前；因為我們在連裏頭是貼靠着的，他從前對我談起過您，說是他倘若有一天遇了甚麼不幸的事我就好告訴您。」

「我從他衣袋裏頭取了他那隻表，預備將來打完了仗的時候帶給您。

「現在我友誼地向您致敬。」

「第二十三鎮守隊二等兵里伏啓。」

信上的日期是三星期以前的。

她一點兒也不哭，也不動作，真是那樣受了打擊，那樣發呆，簡直還沒有感到痛苦。她想到：「威克多打死了，現在。」隨後，她的眼淚漸漸地升到眼眶兒裏面來，後來，悲傷裝滿在她的心裏了。各種心事，難堪的，困苦的，一件一件湧到她的頭腦裏來。她以後抱不着他了，他的孩子，她那長個兒孩子，永遠抱不着了！保安隊打死了老子，普魯士人又打死了兒子……他被礮彈打成了兩段，現在她彷彿看見那個怕人的那個腦袋是墜下的，眼睛是張開的，口角咬着自己的鬍子，像是他從前生氣時候一樣。

他的屍首被人怎樣對付的呢，在出了事之後？從前，她丈夫的屍首連着額頭當中那粒槍子，被人送回來，那末她兒子的，會不會也又有人這樣辦呢？

但是，這時候她聽見一陣談話的嘈雜聲音了。那幾個兵正從村子裏轉過來，她連忙把信藏在衣袋裏，擦掉了臉上的淚痕，用平淡的神氣從從容容接待他們。

他們四個人全是笑呵呵的，高興的，因為他們帶了一隻肥的兔子回來，這大概是偷來的罷，後來他們對着這個老太婆做了個手勢，表示大家可以吃點兒美味的東西。

她立刻動手預備午餐；但是到了要宰兔子的時候，她卻沒有勇氣了！然而宰兔子在她並不是第一次！那四個兵的中間，有一個在兔子耳朵後頭打了一拳纔把牠打死。

那牲口死了，她纔給牠剝了皮；但是她望見了糊在自己手上的那種血，那種叫她感到漸冷漸凝的血，竟叫她從頭到腳都發抖了；並且她頭腦裏面，始終看見她那個打成兩段的長個兒孩子，他渾身也是鮮紅的，正同那個依然發抖的牲口一樣。

她和那四個兵同桌吃飯，但是她竟不能吃甚麼，幾乎一點兒也咽不下。他們呢，狼吞虎嚥般吃那隻兔子，並沒有注意她。她呢，一聲不響地從旁邊瞧着他們，打定了一個主意，但是她滿臉那樣的不穩神情，叫他們甚麼也不能猜度。

忽然，她問：『我連你們的姓名都不曉得，然而我們在一塊兒已經一個月。』他們沒有費甚麼事，居然懂得了她的意思，於是各人說了各人的姓名。這樣的辦法在她卻不設事；叫他們在一張紙上寫出來，還添上他們父母的住址，末了，她在那條大鼻梁上面架起那副眼鏡，仔細瞧着那篇素不認識的字兒，然後把紙折好擱在自己的衣袋裏，壓着那封替他兒子報喪的信。

飯吃完了，她向那些兵士說：

『我去給你們做事。』

於是她搬了許多乾草，擱在他們睡的那層擱樓上。

他們望見這種工作不免詫異，她對他們說明這樣可以暖一些；於是他們就幫着她搬。他們把那些乾草堆得到屋頂那樣地高，結果他們做成了一間四壁都圍着草牆的大寢室，又暖又香，他們可以很舒服地在那裏睡。

吃夜飯的時候，他們中間的一個，瞧見野人老娘還是一點東西也不吃，竟擔憂起來。她承認自己有些肚子痛。隨後她燃起一爐好火烘着，那四個德國人卻從那條每晚給他們使用的梯子，升到

了他們的寢室裏。

那張樓門樣木板一經被樓上的人關好，她就抽了那條梯子，隨後她悄悄地打開了那張通到外面的門，走到外面，慢慢地把那些塞滿在廚房裏面的乾草一束束搬進來。她赤着腳在雪裏往來，從容得叫人甚麼也不聽見。偶爾，她聽見那四個睡熟了的兵士的鼾聲，又響亮又長短不齊。

等到她斷定這種預備手段已經辦好了之後，就取了一束草扔在火裏，這束乾草燃了，她再拿牠在旁的那些草上散開，隨後，她纔走出來，於是立在外面瞧着。

不到幾秒鐘，一陣強烈的火光照滿了這所茅舍的內部，隨後竟成了一隻可怕的大火箱了，一座緋紅而又奇偉的火爐了，微光從那窄窄的窗口裏竄出來，在積雪的面上顯出一陣照人的光采。隨後，一陣狂叫從屋頂上面傳出來，隨後竟是一陣呼救的人聲，告急發狂的傷心刺耳的叫喚。隨後，那張樓門樣的木板燒穿了，一陣旋風樣的火燄立刻衝到了擱樓上，燒穿了那層用茅草結的頂，向天空燃起來像是一個大火把，末了這座茅舍的頂全身是火。

茅舍裏面呢，除了火方的爆炸聲，牆壁的坍塌聲和棟梁的墜落聲以外，甚麼也不聽見了。屋頂

陡然下陷了，於是這所茅舍的燒得通紅的幹架，就在一陣黑烟裏頭，向天空射出一大簇的火星。

那片雪白的原野被這火照着，像是一幅染上了紅色的銀布似地發光。

一陣鐘聲，在遠處開始發動了。

這個老太婆在她那所燬了的房子跟前立着不動，手裏握着她的槍，她兒子的那一桿，用意就是害怕那四個兵之中有人跑出來。

等到她看見這件事已經完了，她就向火裏扔了她的槍。槍聲響了一下。

許多人都到了，有鄉下人，也有德國人。

大眾看見這個婦人坐在一段鋸平了的樹樁兒上，安靜的，並且是滿意的。

一個德國軍官，滿口法國話說得像法國人一樣好，他問她：

「您家裏那些兵到那裏去了？」

她伸起那條瘦的胳膊向着那堆紅灰，末了用一種宏亮的聲音說：

「在那裏面！」

大衆團團地圍住了她。那個德國軍官問：

「這場火是怎樣着的？」

她回答：

「是我放的。」

大衆都不相信，以爲這場火陡然叫她發了狂。後來，大衆正都圍住了她並且聽她說話，她就這件從頭說到尾，從接了那封信一直說到聽見那些同着茅舍一齊被燒的人的最後叫喚。凡是她所感到的以及她所做過的事，她沒有忘記一層層兒。

等到說完，她就從衣袋裏面取了兩張紙，後來，爲着要對着那點兒餘火的微光來辨明這兩張的內容，她又戴起了她的眼鏡，隨後她拿出一張口裏說道：「這張，是給威克多報喪的。」又拿出另外一張，偏着腦袋向那堆殘火一動：「這張，是他們的姓名，可以照着寫信到他們家裏去。」她從容把牠交給那軍官，他這時候正抓住她的肩膀，而她卻接着說：

「您將來要寫起這件事的來由，要告訴他們的父母說這是我幹的。我叫做野人。請您不要忘

記！

這軍官用德國話喊起口令。有人抓住了她，把她推到了那引還沒有冷的牆邊。隨後，十二個兵活潑地在她對面排好了隊，相距大約二十公尺。她絕不移動。她早已明白了；她專心等候。

一道口令喊過了，立刻就是一大排槍聲。等響完之後又來過一聲遲放的單響。

這個老婆子並沒有倒在地下。她是跪下的，如同有人斬了她的雙腿。

那德國軍官走到她的跟前。她幾乎被人斬成兩段了，而在她那隻拘攣不止的手裏，依然握着那封濺着血跡的報喪的信。

我們朋友塞華爾接着又說：

「德國人爲了報復的作用，就毀了本地方那座別墅，那就是屬於我的。」

「我呢，我就起那四個燒在火裏的和氣孩子們的父母們和這另一個靠着牆被人槍斃的母親的堅忍的英雄主義。」

末了，我拾了一小片石頭，那場火燒出來的痕迹依然還留在石頭上。

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在上海譯。

首飾（莫泊桑作）

這是世上的漂亮嬌冶的女子中間的一個，像是受了命運的舛錯似地，她們偏偏生在一種小官吏的人家。她沒有嫁資，沒有指望，想不出一個法子叫一個有錢而又出衆的人認識她，了解她，愛她；娶她；末了，她只得任憑一個在教育部供職的科員和她結了婚。

她是淡泊的了，不能夠享受裝飾，但是傷心得像是一個降了等級的女人；因為世上的婦女們本來絕沒有高下，也沒有門第，她們的容貌，她們的風韻和她們的儀態，就是給她們做淵源和家世之用的。她們那種天生的機巧，她們那種愛俏的本性，她們那種柔順的頭腦，都是她們唯一的階級，並且素來可以把民間的女子，提高得和那些最闊的太太們，處於相等的地位。

她無窮盡地磨着痛苦，覺得自己是爲享用種種精雅的東西和種種富麗的東西，才降生到世上的，她把住宅的寒倉，牆壁的簡陋，坐起的陳舊，衣料的庸凡，都視爲痛苦了。這一切，在另外一個和

她一般高下的婦人，也許竟看不見，然而卻竟叫她生悲又叫她生氣。那個給她料理這種鄙賤家政的鄉下小姑娘的影子，在她心上喚醒了種種傷心的缺憾和種種迷人的夢境了。她夢想那些寂靜無人的候客室：如何幕着東方的韓幕，如何點着紫銅的燈檠，如何派着兩個身穿短腿褲子的長大的跟班在那裏伺候，而這兩個跟班受到空氣煖爐的困人熱度都悄悄地在廳子裏的大圍椅打盹。她夢想那些用古錦裝飾的大客廳：如何陳列一些精美的古式家具並且擺上許多無從估價的磁瓶。她夢想那些綺麗芬芳的小客廳：如何到了午後五點鐘，在那裏和親密的男朋友閑談，和那些被婦女界艷羨的並且渴望一顧的知名共仰的男子閑談。

她每逢吃晚飯的時候，靠着那張蓋上一幅三天才換的白布的桌子，對着那個揭開羹池就欣然高呼「肉湯是世上唯一美味」的丈夫，她因此就夢想那些豐盛精美的筵席了，就夢想那些燦爛眩目的銀檯面了，就夢想那些用古裝的仕女和出入瓊樹之間的珍禽來叫牆壁生輝的絲織壁衣了，就夢想那些用珍貴的盤子碟子盛着的佳肴了，就夢想那些在吃鱸魚或者鷓鴣的時候帶着巧笑去靜聽的低聲軟語了。

她沒有服裝，沒有珠寶，甚麼也沒有。然而她僅僅只愛這一套；她覺得自己是爲這一套才生到世上的。她早就指望自己能夠悅人，能夠被人艷羨，能夠有誘惑力並且被人追求。

她本有一個闊綽的女朋友，一個從前在教會女學的同學，她現在竟不願意去看她了，爲的是從那裏回家，她真那樣地感到痛苦。有時候，她整天地流淚；因爲傷心，因爲失望，因爲煩悶。

不料，某一天傍晚，她丈夫回來了，神氣是得意洋洋的，並且手裏拿着一個大的信封。

——拿着罷，他說，這裏有點兒東西是弄給你的。

她活潑地拆開了那個信封，於是從裏面抽出了一張硬的紙片，紙片上印了這樣的字：

『教育部長和馬丹郎坡諾恭請麥駱塞爾和馬丹駱塞爾於一月十八日星期一，光降本部官舍夜宴。』

在她丈夫想來，她應當是得意的，然而事實上，她竟又傷心又生氣地把這份請帖扔在桌子上，一面嘖嘖咕咕地說道：

——你要我怎樣對付這東西？

——不過，好人兒，我當初想起你大概是滿意的。你從來不出去，而這又是一個機會，這，一個難得的！我吃了一個說不完的苦才弄到手裏來。大家都想這東西；想的人很多，而職員們分得很少。你將來在那裏可以看見官場全部的重要人物。

她用一種怒不可遏的眼光瞧着他，末了用一種不耐煩的態度高聲說道：

——你要我背着甚麼到那裏去？

這一層，他當初本沒有想到，現在只得支支吾吾地回答道：

——不過你穿了去看戲的那件裙袍。我覺得她很合用，在我……

他不說完就停住了，發呆了，發糊塗了，原來這時候他看見他的老婆哭。兩行熱的眼淚慢慢地從眼眶裏流到了口角邊了；他吞吞吐吐地說道：

——你心裏有甚麼事？

但是她從一種有力的忍耐，鎮住了自己的痛苦，就一面擦一擦自己那副潤濕了的臉龐兒，一

面用一道寧靜的聲音回答道：

——沒有甚麼。不過我沒有衣裳，所以結果我不能夠去赴這場宴會。你可以把這份請帖，找一個老婆比我裝飾得好些的同事送給他。

他發愁了。接着說道：

——我們想想罷，瑪蒂爾德。要花多少錢，一套像樣的衣裳，以後遇着機會你還可以再穿的，很簡單的？

她思索了好幾秒鐘，確定她種種盤算，並且也顧慮那個數目，務必在她可以要求，而在這個節儉的科員，又不會發生一種驚訝的呼聲和一種陡然拒絕。

末了，她遲遲疑疑地回答道：

——細數呢，我不曉得，不過，我覺得有四百佛郎，總可以辦得到。

他的臉色有點兒發青了，因為他正存下這樣一個數目，預備去買一枝鎗，使得自己在本年夏天的星期日裏，可以和幾個打獵的朋友們，到南兌爾那一帶平原地方去打鳥。

然而他卻回答道：

——就是這樣。我給你四百佛郎。不過你要想法子去做一套漂亮的裙袍。

*

*

*

*

宴會的日子已經近了，馬丹駱塞爾像是發愁的，不放心的，耽憂的。然而她的新裙袍卻辦好了。她丈夫某一天傍晚向她說道：

——你有些怎樣想想罷，這三天以來，你是很異樣的。

於是她回答道：

——沒有一件首飾，沒有一粒寶石，插的和掛的，一點兒也沒有，這件事真叫我心煩。我將來的神氣不過是窮酸罷了。現在我幾乎情願不去赴這場宴會。

他接着說道：

——你將來可以戴幾朵鮮花。在現在的時令裏，那是很考究的。花十個佛郎，你可以買得到兩三朵好得很的玫瑰花花了。

她一點也不信服。

——不好……世上最叫人受委屈的，就是在許多有錢的女人堆裏露窮像。

但是她丈夫高聲喊起來：

——你真糊塗！去找你那位朋友馬丹伏來士潔，問她借點首飾給你罷。你和她的交情，爲這點兒事情是很夠的。

她迸出了一道快活的呼聲：

——這是真的。這一層我當初一點兒也沒有想過。

第二天，她到她這位朋友家裏去了，並且向她談起自己的煩悶。

馬丹伏來士潔對着她那座嵌着鏡子的大衣櫃跟前走過去，取了一個大的盒子，帶過來打開向馬丹駱塞爾說道：

——你選罷，好人兒。

她最初看見許多手釧，隨後一條珍珠鑲的項圈，隨後一個威尼斯式的十字架，金底子的，鑲了

寶石的，做工非常精巧。她在那鏡子跟前試着這些首飾，遲遲疑疑，不能決定主意離開這些東西，歸還這些東西。她一直問道：

——你再也沒有旁的了？

——有的是，你自己找罷。我不曉得那件可以合你的意思。

她忽然在一隻黑緞子做的小盒子裏，發見了一掛用金剛鑽鑲成的項鍊，那東西真地壓得倒一切；末了她的心房因爲一種奢望漸漸跳起來。她雙手拿着那東西發抖。她把牠壓着自己裙袍的領子繞在自己的項頸上面了，對着自己在鏡子裏的影子出了半天的神。

後來，她遲遲疑疑帶着滿腔的憂愁問道：

——你能夠借這東西給我嗎？我只借這一件。

——不過，可以，當然可以。

她跳起來抱着她朋友的項頸，熱烈地吻了又吻，後來，她帶了這件寶庫溜也似地走了。

宴會的日子到了，馬丹駱塞爾竟得了一種成績。她是全數女賓之中最漂亮的，挺拔，矯治，不斷的微笑，並且樂得發狂。全數的男賓都望着她出神，探聽她的姓氏，設法叫自己被人介紹到她的跟前。本部機要處的人員都想和她跳舞。部長也注意她。

她帶着沈醉的態度舞着，帶着奮勵的態度舞着，完全被快樂迷了本性，在自己的容貌的勝利之中，在自己的成績的光榮之中，在一種由這一切呵諛這一切贊嘆以及這場在婦女心裏覺得異常甜美異常完備的勝利造成的幸福雲霧之中，甚麼都來不及顧慮了。

她是在午前四點鐘光景走的。她的丈夫，自從半夜十二點鐘光景，就同着另外三位男賓在一間無人理落的小客廳裏睡着了——這三位男賓的夫人也都是舞得快活得很的。

他在她的肩頭上，披上了他預備爲着出街特地帶來的那些衣裳，家中常用的那些儉朴的衣裳，牠們的寒倉意味，和跳舞會裏的服裝的華麗派頭是互相牴牾的。她感到了這一層，於是就想逃走，爲的是免得被另外那些裹着珍貴皮衣的太太們注意。

駱塞爾牽住了她：

——等一等再走。你到外面會受寒。我去叫一乘轎車來。

不過她一點也不肯聽，匆匆地下了那道石頭階級。等到他們一齊走到了街上，竟叫不着轎車了；於是他們開始去找，跟着他們望見遠遠經過的那些車夫亂喊。

他們向着塞因河的河沿走下去，兩個人都是失望的了，渾身冷得發抖的了。末了，他們竟在河沿上找着了一乘像是在夢裏行走的舊式船車——這樣的車子，在巴黎要到天快黑的時候才可以看得見，如同牠們在白天感到自慚形穢似的。

這乘船車把他們送到殉道街的住宅門外了，於是他們就惆悵地走上了樓。在她，這算是結束了。而他呢，他又想起明天早上十點鐘應當到部。

她在鏡子跟前，脫下了那些圍着肩頭的大氅之類，叫自己再在自己的光榮裏面顧影一回。但是陡然之間她迸出了一聲狂叫。她的項頸上面已經沒有那掛金剛鑽的練子了！

她丈夫這時候已經把自己的衣裳脫了一半，連忙問道：

——你有甚麼事？

她發痴似地轉過身軀問着他：

——我已經……我已經……我現在找不着馬丹伏來士潔那掛練子了。

他立起來，失了魂了：

——甚麼……怎樣……那裏會有這樣的事！

於是他們在那件裙袍的衣褶裏，大氅的衣褶裏，口袋裏，各處都找了一個遍。他們簡直找不着

牠。

他問道：

——你的確記得離開跳舞會的時候，那東西還在你身上嗎？

——的確記得，在部裏的過道裏我還摸過。

——不過，倘若你在路上丟了牠，我們就會聽見牠掉下了。牠應當是掉在車子裏。

——對的。大概是這樣。你記得那乘車子的號頭嗎？

——不記得。你呢，你當初沒有留意嗎？

——沒有。

他們心驚膽碎地互相瞧着。末了，駱塞爾重新着好了自己的衣裳。

——我去，他說，把我們步行經過的那條路程再走一遍，去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得着。

於是他出街了。他沒有睡覺的勇氣了，並不換下那套赴宴的衣裳，就倒在一把園椅上面了，屋子裏沒有生火，腦子裏不曉得思慮。

她丈夫在七點鐘回家。他甚麼也沒有找得着。

他到了警察廳，到了各報館，去懸一種賞格，又到了各處的小車行裏，無論那一處，總而言之，沒有一絲值得疑慮的希望能夠鼓勵他。

她對着這種駭人的大禍，在同一的驚愕狀態之中，整整地等了一天。

駱塞爾在傍晚的時候帶着瘦削灰白的臉回來了；他一點甚麼也沒有發見過。

——應當，他說，寫信給你那個女朋友，說你弄斷了那掛鍊子的搭口，現在你正叫人在那裏修。這樣我們就可以有周轉的時間了。

她在他的口授之下寫了這封信。

在一個星期之後，他們任何希望都失掉了。

於是，駱塞爾，像是老了五年，高聲說道：

——現在應當設法去賠這件首飾了。

第二天，他們拿了從前盛牠的那個盒子，照着盒子裏面的招牌到了那家店裏，那老板查了許多簿據：

——從前，馬丹，這掛鍊子不是我店裏賣出去的；我只供給了這個盒子。

於是他們從這個首飾店走到那家首飾店，尋找一掛和那掛同樣的金剛鑽鍊子，搜索他們的記憶力，兩個人都因為傷心和憂愁而生病了。

他們在故宮街一家小店裏，找到了一掛用金剛鑽鑲成的念珠，那東西在他們覺得正像他們尋找的一掛。價值四萬佛郎。店裏可以做三萬六千佛郎讓給他們。

他們畢竟央求那小店的老板：在三天之內不要賣掉這東西。並且另外說好了條件：倘若原有的那掛在二月底以前找回來，店裏可以用三萬四千佛郎收這掛回去。

駱塞爾手裏，本有他父親從前留下來的一萬八千佛郎。剩下的數目就得去借。

他動手借錢了，向這一個借一千佛郎，向那一個借五百，向這裏借五個魯意，向那裏借三個魯意。他寫了許多借據，結了許多可以破產的契約，找了那些剝盤重利的人，又找了各色各種的放款的人。他把後半世的全部生活去冒危險，不問好歹地亂簽了自己的姓名，末了，這個感到將來生活的痛苦的他，這個感到黑暗的困窘將要壓在自己身上的他，這個感到日後的精神和物質都要受到限制和挫折的他，竟跑到那家小店的櫃臺上，放下了三萬六千佛郎，取了那掛新的鍊子了。

到了馬丹駱塞爾把這件首飾歸還馬丹伏來士潔的時節，這一位向他用一種不快樂的神情說道：

——你或者應當早點兒還我，因為，我也許有過機會要用牠。

她卻沒有打開那隻盒子，這就是她的女朋友，馬丹駱塞爾懷疑的事。倘若她看破了這件補充

品，她會怎樣想呢？她不會把她看做一個賊嗎？

馬丹駱塞爾夫人認識了窮人的困苦生活了。她並且陡然一下，英雄主義似地打定了主意。這筆駭人的債是應當償還的。她將來償還。她辭退了那個娘姨，搬了家；租了某處屋頂底下的一間閣樓住下。

她認識了家裏的粗工了，廚屋裏的可厭的事情了。她自己洗濯那些杯盤碗盞，那十隻粉紅色的指頭，都在罐子鍋子的油垢底子上斷送了。貼身的衣衫和抹布，都由親自擦肥皂，末了再晾到繩子上；每天早起，她搬運垃圾下樓，並且還得把水運到樓上，每逢走完一層樓，就得坐在樓梯上喘氣。至於衣裳，已經穿得像是一個平民婦人了，她挽着籃子，走到蔬菜店裏，雜貨店裏和肉店裏去講價錢，去挨罵，極力一個銅元一個銅元地去防護她那點兒可憐的零錢。

每月都有些借據要付錢，一面還得給另一些借據轉期，去延宕點兒日子。

她丈夫在傍晚的時候，低着腦袋替一個商人抄錄賬目，到了夜晚，他時常還得抄錄那種五個

銅元一面的書。

並且這種生活延長到十年之久。

過滿了十年，他們居然付清了一切，一切，連那被人盤剝的重利以及由利上加利堆成的那個數目。

馬丹駱塞爾像是老了，現在她已經變成了貧苦人家的強健粗硬的婦人了。頭髮是亂挽的了，裙子是歪歪地繫的了，手是紅顏色的了，她高聲說話，自己用多量的水洗地板。但是偶然，他丈夫到部裏辦公室去了的時候，她獨自坐在窗前，於是她就迴想從前的那場夜宴，那個跳舞會，在那裏，她當時是那樣儀態萬千和那樣興高彩烈。

倘若她當時沒有失掉那掛鍊子，她現在會到甚麼樣的地步呢？誰曉得？誰曉得？人生真是異樣的，不定的，無論是害您或者救您，真地不要甚麼多的東西。

*

*

*

*

然而，某一個星期日，她正走到極樂公園兜個圈子去調劑前六天裏的勞作的時候，無意之中

看見了一個帶着孩子散步的婦人。這就是馬丹伏來士潔她始終是少年的，始終是美貌的；始終是有誘惑力的。

馬丹駱塞爾覺得自己矜持不住了。她去和她攀談嗎？對的，當然。並且現在她已經還清了債務，她可以和盤托出地告訴她。爲甚麼不呢？

她走近前去了。

——早安，約翰妮。

那一位卻一點兒也不認識她了，以爲自己被這個中等人家的婦人這樣親熱地喊着是件怪事，她支支吾吾地說道：

——不過……馬丹……我不曉得……大概應當是您弄錯了。

——沒有弄錯。我是瑪蒂爾德駱塞爾。

她這位朋友迸出了一聲叫喚：

——嘎……可憐的瑪蒂爾德，你真地變了樣子……

對呀，我過過了許多很艱苦的日子，自從我上一次見過你之後……並且這就是因為你

……
——因為我……這是怎樣一回事？

——你記清楚你從前借給我到部裏赴宴的那掛金剛鑽的鍊子。

——記得。怎樣呢？

——怎樣，我丟了那件東西。

——怎樣！你卻早已還給我了。

——我當時還給你另外一掛完全同樣的。末了，我們花了十年的光陰給那東西付價。你明白這件事為我們是不容易的，我們那時候手裏甚麼也沒有……現在總算是還清了賬，我是結結實實滿意的。

馬丹伏來士潔停住了腳步。

——你是說你從前買了一掛金剛鑽的鍊子來賠我那掛嗎？

——對的。你當時沒有看出來，俺這兩條東西是很相同的。說完，她帶着一種得意而又天真的快活微笑了。

馬丹伏來士潔很受感動了，她抓住了她的朋友的那兩隻手。

——唉！可憐的瑪蒂爾德！不過我那一掛本是假的。頂多值得五百佛郎……

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在江灣第三再譯——青崖。

此
页
空
白

一個腳本的材料（柯貝作）

夜宴完了，男客們都在吸菸廳裏談話。那個名叫佩來辣的猶太人，那個以潔白的硬領和出羣的領結著名的戲提調，這時正靠着爐臺，手裏端着一小杯巨辣梭甜酒。

——軼事，他說，軼事！甚麼都在這一點。一本戲，一定要在五分鐘裏說得完牠的材料，那末纔算是好的……每逢一個作家，在我早餐的時候給我談一本喜劇，我總立刻先止住他；一面問：「您能殼在我吃完這個連殼蛋之前，給我說完您這樁事嗎？」倘若不能殼，這就是劇本一點兒也不值價了！

末了佩來辣乾了他那杯巨辣梭。

——我不是悲喜集交劇的著作家，那個大個兒莫里思，大使館隨員，從他藏身的那把大圍椅裏向他說，然而，倘若您願意，佩來辣，我可以和您講一件軼事，我覺得一個內行可以利用這件軼事

來做材料……不過吃一個連殼雞蛋的時間，真是很短的。

——我現在給您一個炒蛋的時間，那猶太人在爆發的笑聲裏說……但是上流社會的劇本裏的觀念，我是素來懷疑的……然而，不妨請您說下去罷，

——可以！這件事是傳遍了維也納的交際場裏的，當我在那邊的時候。當時在維也納，有一個以醫治心臟病享盛名的醫生；他名叫——我要更換他們的姓名，自然，因為事情是傷心的——我叫他做阿爾諾德醫生罷。他的年紀剛好是四十歲光景，卻已經有一種好得了不得的業務。這是一個偉丈夫，很挺拔，面目堂皇，蓄着一部金黃色的長鬍子；奧國風味的人，一句總括的話……但是一雙美國式的眼睛，又藍又冷。像是有反光的青鋼。一個住在維也納的俄國人家，我可以稱他們是克斯開培洛夫的，找了這位阿爾諾德醫生就近診察他們的女兒，這醫生在初次檢查這位小姐的時候，就承認是動脈瘤的一種初期病狀。這種在這位瑪伽小姐身上敲敲聽聽的工作，當然是很有騷動力的……您想想罷！他的耳朵貼在一位十九歲的黑頭髮的美人的胸前，並且用手指頭在她的心上敲着，如同爲的是說：可以進來嗎……

——莫里思那東道主人說，用不着喜劇穿插上的諷刺……您允許了我們談一本悲喜交集劇。

——您就可以聽見，請放心……斯開培洛夫這一家人，雖然在上流社會裏面受得到款待，可是多少有點兒被人懷疑。他們都在旅館裏過活。那老頭兒的衣裳上面花樣太多。他們的場面頗爲闊氣，而那老婆兒的金剛鑽有人都認做是假的。有了這一套，那兩個要尋歸宿的女兒，都過於美貌得實在沒有用處……總而言之，這是那種表裏並不如一的上流交際場裏的人物。不過這位醫生卻動了熱情了；他要求和瑪伽小姐結婚，得到了和她親近的允許之後，三個月之末就娶了她了；末了，斯開培洛夫那一家人，陡然覺得維也納值不得留戀，就一齊飛到新的地方去了。這位醫生的妻子，那地方所謂的醫生夫人，在維也納的交際場裏很受歡迎。這一對新婚的人是受人注意的；這位醫生之愛瑪伽，是同時看做自己的妻子又看做自己的病人似的；他傾倒她又調護她。這一部小小的傳奇真叫那些唯情主義的日耳曼女人異常快樂。仗着他，阿爾諾德夫人居然恢復了健康，漸漸在交際場中往來，有時候並且還跳舞一兩次……

——儘管她害了心臟病？

——對的，儘管她害了心臟病。這位太太像是那樣醫治好了，好到她丈夫以醫生的地位，允許她舞一兩回；不過我相信他以妬忌者的地位一定曾經很想禁止她跳舞。因為那位漂亮的白拉粹威慈上尉，一位身着白色軍服的阿坡羅，始終在阿爾諾德夫人記舞錄上列在第一名舞伴的地位，並且很緊地箍住她靠着自己的肩頭。不止一回，英雄和美女的故事曾經在……

——好的！佩來辣說。您的「引子」在這裏了，莫里思，您的角兒也都引出來了……現在我們來「牽合」罷，如同用戲房裏的引話說起來，現在我們來牽合罷！

——可以……某一天，這位醫生發見了一包信件……

——太陳舊了，這一包信件！

——佩來辣，您真會挑眼！這裏您儘可以照您的意思加甚麼旁的穿插；不過，在我說的這件軼事裏面，卻本是許多信件。

——這些信件，叫那做丈夫的明白了他本身的羞恥，對嗎？

——明顯地。

——並且這些信件叫他蘊釀了一個報仇的計畫……

——您曉得這件事情嗎佩來辣？那末請您自己來談罷。

——不曉得，朋友，不過我在這裏「掃除」（註一）說起我們的內行話，我在這裏掃除，沒有旁的意思。結果那丈夫真地報仇了……

——用的是一種始終沒人明白的殺人手段。

——那末，旁人怎樣又曉得了呢？

——因為這位醫生曾經向人說過……對呀，這個罪人本身，不久以後，就在這個不可抵抗的，在這個冥冥之中有人指使的洩漏祕密的需要之前讓步了，這種需要人人心裏都有，並且從天主教的悔過儀節之外造成了一種教訓，一種格外可以……

——談事實罷，莫里思，談事實罷！

——我一個字也不談了，這個受了妨害的青年這樣憤憤地說。

——請您不用生氣，那個肥胖倨傲的佩來辣接着說；我們防止您在議論上多費氣力……這是戲劇的真正風格……請您看看斯克里白，沙爾度罷（註二）……他們寫對話的時候，總用許多懸點，表示那些說不盡而故意不說的話……我素來拚命地不住向青年作家說：用不着掉文，尤其用不着文學！……有許多腳本都是因為一個形容詞葬送的……大家不明白一個譬喻可以惹起的壞處……比方，那些浪漫主義的作家……

——現在要輪到您了！那東道主人用一種譏刺的眼光，穿過自己那片獨睛眼鏡望着這猶太人說，您甚麼時候可以說完呢？

——這是公正的……莫里思當初向我們說過那丈夫……

——……想像了一種可怕的報仇辦法，不過僅僅只有他那種職業的人可以辦得到。原來瑪他的心臟並沒有完全醫好——他當然曉得，這個專家，他花了兩年的光陰，帶着那樣的切心和恩愛給她盡了調護的責任。這時候他計畫把這種病仍舊還給她。壓住了自己的憤怒。在他妻子跟前僅僅只流露一個不放心的丈夫的姿態，使得這個風流的有夫之婦的心裏，生了恐懼和憂愁。從

他找到了手的那些信件裏，他曉得這兩個情人感到怎樣荒誕的熱情；他確然明白他們始終在那裏設法互相會面，就是在危險裏面亦所不辭。這個家庭式的陰謀家就利用這種境界了。從此，一種神祕的勢力，把種種小小的障礙擱在瑪伽和白拉粹威茲先生的中間，然而卻沒有完全把他們隔斷：這種勢力叫他們失了密約的期，絕了書信的來往，擾亂了並且毒化了他們的恩愛；末了，在這種充滿了激烈的和悲傷的情緒的生活之中，阿爾諾德夫人的健康，又重新很沉重地起了變化了。這位醫生用他從前醫她的那種穩定的和正確的手段，來殺他的妻子了。在那個叫循環器官發生一種病態的活動的駭人時候，這個手段熟練的人，接續造成了許多可以叫心臟充血和凝血的愁人的長日子。後來，他忽然裝做已經變為絕不妬忌的人，對於他的妻子的痛苦表示自己了不得地受了感動，他向她說：「可憐的瑪伽，到底有些兒怎樣？我的病狀診斷一點也不明白了。您現在很像是一個會因傷心而死的人。和我在一塊兒，您難道不舒服嗎？」後來，他帶着一種惡魔式的喜悅態度觀察病勢增加的時候，就用自己種種矯裝的失望來叫他的犧牲品感受精神上的痛苦了。半年之後，在瑪伽身上，暈眩就來得更多了，脈搏就跳得更快了；動脈瘤的種種最叫人不安的病狀都發現

了……唉！佩來辣，您現在不來打斷我的話了，現在！

——既然如此對呀……這是第二幕，腳本的「錯綜結」。但是那「解結的情節」……那解結的情節呢！

——定下的解結的情節，莫里思用一個堂倌上菜時候的那種聲調喊着，在這裏了！某天傍晚，這位醫生如同一陣颶風似地跑到了他妻子的臥房裏，向她說道：「太太，我甚麼都曉得了。白拉粹威慈先生是您的情人。」可憐的瑪伽，這時候的臉色變得像紙地雪白，死氣的紫色染上了她的嘴唇了。「請您殺了我罷！」她說。這固然是他願意的；然而阿爾諾德卻回答道：「我不會在一個女人身上下手。您的那個共同犯已經是一個抵了兩個。我剛纔和白拉粹威慈先生決鬪過了……我已經殺了他！」於是瑪伽就直挺挺地倒在地毯上了。但是這位醫生說的是謊話；他決不敢去動一動這位漂亮上尉的毫毛，在維也納這位上尉是以第一個鎗手著名的。阿爾諾德跪在他那個躺在地上的妻子的身邊，握着她的手脈呢，還是跳的，她當時並沒有死。於是這位劊子手給她施用種種手術。她居然甦醒過來了。他向她吩咐道：「您去穿上一套跳舞衣裳，帶上您所有珍珠寶貝，末了

再跟我到法蘭西大使館裏的跳舞會去。他們早已請了我們。」她說：「不行……我永遠做不到了！」

「您去穿好衣裳，以後我們就走。我從前，假托因為賭錢的一種爭執，纔和白拉粹威慈先生決鬪。不過您被人誤會了。今天晚上，非叫大衆看見您挽着我的胳膊在交際場裏露面不可。否則，大衆會相信我之決鬪爲的是您，於是我就會失掉顏面了……請您穿衣裳罷，我要這樣……」這不幸的女人非服從不可了。怎樣反抗這個被自己那樣狠心地侮辱過的漢子呢？她着手給自己上裝了，何等垂死的掙扎！末了她丈夫就牽了她向大使館的跳舞會裏去。到了那裏，受遍了挫折的她，坐在，不如說是倒在進門的那個廳子裏了，在那地方，那個招待賓客的小官兒，時時刻刻高聲報告到會賓客的名姓。這個醫生，身穿大禮服，胸掛所有的勳章，挺拔不羣地立在他妻子的圍椅後面。忽然，他在向廳前過道室裏瞧了一下之後，就低下腦袋對着瑪伽的耳朵，如同向她獻媚似地說道：「痛苦並沒有要了你的性命，賤人！」還沒有，可惜，那個磨刑的女人喃喃地說。「既然如此，那末現在你看罷，」這位醫生說到這裏，指着那門口給她看，一面纔繼續說，「你可以抱着快活去死了！」這時候，那個招待賓客的小官兒，用一道嘹亮的聲音報告道：「上尉白拉粹威慈爺到！」那位漂亮的軍

官含着微笑進門來了，他第一步的動作，如同往常一樣就是用眼光搜索他的情婦。他幾乎不大認識她了。她剛好從自己的坐位上立起來，直挺挺地一縳，像是被一根彈簧頂起似地；臉色在那些珍珠寶貝之下變成灰白的了，怕人的了！她惶惑地向他瞧了一眼，舉起自己的手攔在胸前，未了就沈重地倒在地板上，死了，真地死了，這一次！在當時，這是一場駭人的奇聞。這位醫生撲到他妻子的身上，一面狂喊，而白拉粹威慈因為失望，倘若不是一個朋友牽住了他，也許還要鬧甚麼笑話！到場的賓客全體都跑了；預備的那些飲食都歸伺候的僕從享受，而大使的夫人很不快活，因為她特地叫人做了許多異樣的面具，預備加在終場時候的遊戲跳舞裏面，大大地快樂一回。

莫里思不發言了；這吸菸廳裏沈寂了一下。大眾幾乎是毛髮竦然了，而佩來辣竟有那種機敏，再也不來說甚麼笨話。

但是東道主的夫人出面了，她掀起吸菸廳的綢門簾向大眾說道：

——這樣先生們，各位已經抽完了各位的雪茄菸嗎？女客們都在那裏等候各位。他們走到客廳裏去的時候，佩來辣挽着莫里思的胳膊問道：

——那末這位醫生，後來他變成了怎樣的？

——如同我先時說過的一樣，某一天他沒有留心，膽大地拿這件罪案像誇口一般說了一遍；他固然逃避了任何的懲罰，可是維也納的勾留，在他是變成困難的了。目前，他正在華沙，業務也很好，並且不住向那些病人用他的專家的地位說：「不應當受任何感觸，尤其，不應當受任何感觸……」但是您對於我這個腳本的材料，有甚麼感想？

——不可能，朋友。一切的報屁股，都會說這是摹仿沃克達夫伏乙（註三）的許麗。

（註一）掃除 *Déblayer* 在法國戲劇界裏的內行話，是避免廢話的意思。

（註二）斯克里白 *Scribe* 沙爾度 *Sardon* 都是法國十九世紀有名的反浪漫主義的大戲劇家，產量都很豐富；作風近乎寫實主義，而尤以長於穿插 *intrigue* 著名。

（註三）沃克達夫伏乙 *Octave Feuillet* 是法國十九世紀後半的大小說家，其作風為寫實主義的一派，蓋其作品的人物完全為貴族的，與佛羅貝爾莫泊桑諸家之專寫中產階級者不同；然此等貴族人物的遭遇又均係悲慘的和趨於崩潰的，故又與浪漫主義作品的貴族人物有異。

此篇從柯貝全集第一冊摘出，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在莫干山顧氏石屋譯完

法蘭西短篇小說集

並註

——青崖。

西華蓓（韋禮乙作）

——寫給莫洛瓦先生——

「像夜色樣地美，然而，像牠，卻不甚穩定。」

右錄維尼句」

在封德峪別墅裏，一場結婚的盛宴，在半夜光景剛剛告了結束，別墅園子裏的那些藏在樹陰下面的路上，還都點着成串的威尼斯式的紙燈籠，臨時音樂臺上的琴師，已經奏過了他們的收舞曲了，附近的鄉下貴族，正在大門的鐵柵欄邊齊集，他們的隨從預備起身，那些被邀而來的村居人士，已經唱着流行的歌，從小路上趕回他們的田舍，——大眾當初在成林的樹陰之下，對着那些酒桶碰杯，對着那些繞着表示新婚家世的徽幟的酒桶碰杯，真比往常快樂。

新郎，別墅的新主人公，伽白烈普來西思先生，本日的早上，在這光榮的別墅的小教堂裏，和西

華蓓封德峪小姐交換了結婚戒指，這種貴族小姐，是一個天神似的女獵人，黑黑的頭髮，白白的皮膚，一個女將軍態度的矯捷女少年。

一個是二十歲，一個是二十三歲……雙雙是偉俊的，挺拔的和富有的，爲他們兩個人前途顯出了晴明的曙色。

西華蓓在十點半鐘光景就離開了跳舞會，這時候，大概正在新房裏。別墅裏的任何窻子都沒有燈光，所有的人應當已經都睡着了。

在樓下，然而——手談室的對面，在小園前面的那個養花暖塢裏，兩個被一簇擱在粗木圓桌上的蠟燭照耀的人，在那些矮樹之間，都靠着兩把彫着圓柱線的綠椅子上低聲談話。一個就是普來西思先生本人，另一個是蘭鄉伯爵，他的舅舅，曾任代辦公使，並且是頗負盛名的外交官。蘭鄉先生本來奉了密命，明天應赴瑞典國一行，現在因爲他外甥的臨時央求，就答應在這別墅過夜。

——舅舅，伽白烈忽然高聲喊着，您住在這裏，謝謝。現在在我身歷的這種嚴重的時機之中，只有您，能夠給我一個有益的指導。我曾經把我從新娘跟前感到的那種熱烈，那種迫人而又不合理

的愛情，告訴了您，這是一種狂熱，時常叫我遇着她向我說話的時候，就變成了臉色發白的和說不出話的。唉，請您仔細聽這樣一件事：我覺得西華蓓對於您的外甥，只感到那種最無關乎輕重的同情心，簡而言之，她不愛我。這是一個在馳馬打鎗的頑意兒中間教養大的女孩子，一個沒遮攔的，不可馴服的，易於生厭的，在熱鬧的外表之下很有男子氣概的女子，並且曉得我性情柔和，並且猜着了。我對於她的好性格感到苦處，於是對我有點兒輕蔑了。西華蓓從前簡單地答應我，固然爲的是我的產業——（唉！原來如此！）——同時也爲的是給自己找一個奴隸；所以結果，她或早或晚，她大概是要誤我的，大概，倘若是不一定的話，她把我認做太安靜了！太藝術了！太熱心於幻想了——總而言之，「沒有性子」罷了……

『請您注意這件事，我相信她是一個聰明深銳幾乎神祕的人！一個能夠預料未來的人……不過，您有甚麼辦法！她像是決然抱定了這個又謬誤又愁人的觀念。請您注意呀！今天傍晚，她居然通知過我，說是她已經決定明天一大早，要騎馬去打獵……大概這是向別墅裏的人衆，表明我們的良宵是不大疲倦的，——言外之意，就是應當獨宿。倘若這種情形再經過一星期，那就成了例

了，我就一定失敗了，固然我可以在將來試我的手段；然而可以假定短期間裏的一個悲劇式的結局，因為我的本質，到了有人強迫牠離開幻想的時節，素來和那種最激烈的炸藥一樣。我所以來向您請教，向您，顧慮周到的人，您不僅多歷人生，並且明白人生，問您是否在我妻子身上，看得見一個方法，可以消解她因我而生的那個愁慘印象！您看見一個適於被愛的人嗎？一個適於從她的判斷力中來引起我的「性子」的穩定態度的人嗎？話都在這裏了。無論您的指導是怎樣的，我將來一定遵行，不參意見，不假思索。並且用奉命的士兵地位，如同一個人吞服一位名醫開的良藥似地：我把這件事托付您，這就像是大眾在一件公案之中，把自己的事托付證人一樣：因為這同時和我的榮譽我的幸福都有關係。」

這位伯爵向他的青年信徒，使了一個微笑的和清朗的眼色，又思索了一會兒，後來他偏偏兒低下腦袋貼着伽伯烈的耳門，切切喏喏地說了四五分鐘，他外甥始終蹲在一種愕然的緘默之中，一面聳了兩三回肩頭一面靜聽。

——明天早上我動身到司它克霍姆去，蘭鄉先生在站起來的時候提起一種較高的聲音這

樣說，您將來把結果寫信告訴我。尤其是要一樣簡單……照我的指導一樣簡單——到了照辦的時候。

——謝謝萬分感激地謝謝伽伯烈也站起來，一面和他握手一面這樣說，恭祝舅舅一路平安，將來再見！

這兩個晏睡的人各自上樓到各自的臥房裏去了，這位代辦公使，比他的青年信徒睡得好得多。

——嗒喲！嗒喲！（註）太陽出來了！您睡着了嗎，伽伯烈？

這幾句話，就是普來西夫人在她丈夫的窻子下面高聲喊出來的，她這時候，已經好好兒坐在一匹低頭啃青的棗騾上面，四週繞着許多跳的和躺下的歡吠的狗；她說完之後，刷刷地揮着一根細巧的馬鞭，一面乜着她那烏黑的睫毛給自己那雙蔚藍的眼球掩住點了光綫。

一位騎士的馳蹴聲音，從她後面樹陰下的一條路上傳過來了，叫她轉過腦袋去望了；來的原

來是伽伯烈。

——親愛的西華蓓，他一向向她致敬一面說，您現在看見我比往常提早了十分鐘。

——怎麼……啊！對的：您當初大概是在樹陰下面胡思亂想罷……您現在的神氣是很快活的。您編造了甚麼嗎？

——對的……我用了三朵玫瑰花的苞子和這點兒馬鞭草的嫩芽子，替您編造了一個小小的花球。

——您真會巴結女人，西華蓓接着這點兒花插在胸前的兩個鈕子的中間，一面用一種輕捷的態度說了這樣一句話。

——這是我的義務；普來西思先生冷靜地說，並且馬鞭草是保證種種意外的。

這位俏皮的女將軍瞧着他，大概因為她丈夫這種幾乎可以說是嚴肅的語調，她泛泛地受了驚；隨後，她成了焦躁的了：

——我們走罷！她在緘默了兩三秒鐘之後就接着說；我們可以到那邊，樹林子裏的空地淺草

上面，去吃午飯。

在這場打獵的前幾點鐘，伽伯烈沒有說到二十句話；不過句句話都是表示和顏悅色的和留心野味的。他打着了兩隻野兔，一隻綬帶鳥和八隻鸕鶿，通通交給那個跟在他們飛馳的唯一的馬夫擱在袋子裏和網子裏。

到了將近日中的時候，他們就在一處好極了的空地上跳下馬來。吃過了一條冷肉，兩杯香賓酒，幾個楊梅和一點兒咖啡，伽伯烈就燃了一枝紙菸吸起來——吃午飯的時候，他一逕注意樹枝叢裏那些跳上跳下的松鼠，並且計畫在本年冬天如何去做一次的驅狼工作。

——上馬罷！他說，您是不是已經休息了呢，然而，西華蓓？

——我們趕快她說。

於是他們又重新從小路上動身了。

忽然，在橫裏的一條大路上，和一道籬笆相距三十來步的地方，有一隻野兔像閃電似地跑過。那些獵犬都連忙奔過去了：伽伯烈放了一鎗，卻沒有打着那隻野兔。

——這就是木爾木羅那個糊塗蛋！他帶着微笑說，不過同時他又很迅速地裝好了他的鎗；我瞄準的時候，牠剛好跳在我和那隻兔子的中間擋住了路線。

未了，他又放了一鎗，在百步內外，大概用的是一粒獨子，打翻了那隻剛剛被他埋怨的極好的矮腳獵犬。

西華蓓在這幕意想不到的活劇之下顫了一下。

——怎樣！她帶了點兒吃驚的意味高聲喊着，您打死了這隻狗，爲的是把您的手腳不快的罪過歸到牠身上嗎？

——然而我可惜牠，因爲我從前是很愛牠的！伽伯烈安安靜靜地這樣回答。不過我的生性是這樣的，遇了一件不順手的事，倘若不偶然激烈地動作一下，是不能忍受的；如若當兵，我會在二十四點鐘之內被人鎗斃，這情形我也覺得。這就是叫我在童年時代歡喜打架的一個缺憾，直到現在，我徒然空想糾正牠。然而爲得要討您的歡喜，我將來還得重新盡力再去糾正。

西華蓓緊緊地握着自己的鞭子沒有再說話，神氣有點兒像在那裏思索。

末了，他們又前進了。伽伯烈偶然也談話了，不過全是另外的事，全不和剛才那件意外相干。他的議論是輕描淡寫的，和不多的。

一點鐘之後，大概，一羣鷓鴣正帶着一陣特別的聲響在他們對面飛過去，伽伯烈端起了他的鎗，放了一響：這些鳥沒有一隻傷了一根毛。

——真地，這是受不住的！他用很低的並且平靜的聲音罵着：這是我這匹壞蛋的馬，您想想，牠竟在我瞄準的時候顛了一下。

說完了這幾句話，他在一隻鎗袋裏取了一枝騎士式的手鎗，冷冷靜靜地把鎗管的頭子插在那牲口的耳門邊，末了就打穿了牠的天靈蓋。他一面好整以暇地從旁邊礮地一下縱到了地上，避免了自己和那匹倒下的牲口一同橫臥——牠在略略掙扎之後就躺着不動了。

爲了這個打擊，西華蓓那雙蔚藍的眼睛睜得很大了：

——到底誰也沒有想到這件事！這是發狂！您究竟受了甚麼的指使，伽伯烈，爲得失掉了一隻鷓鴣，竟打死了一隻這樣的好牲口，一隻由好種傳下的牲口！

——我可憐這牲口，太太，然而，說一句密切的話，我自信在不久以前，曾經向您洩漏了一種自感痛苦的弱點。我現在不能向您再談這一層：牠比我種種力量都強，竟叫我就是受了極輕極輕的不順手的事，都不能不表示反抗。

說到這裏，他立刻就向他那個馬夫說道：

——馬夫！拿您的馬來！您可以走着回去；我們立刻就回家了。

一經跨上了馬鞍，他和她，遠遠地向着別墅走：

——在事實上，朋友，西華蓓低聲從容地說，想起您那點馬鞍草的可以保證意外的魔力，我真正地不大自安了……難道您瞧見我心裏舒服一下，就這樣制住您這種容易冒火的性子來實踐前言嗎？

——這一回，真地是習慣的力量撤銷了我種種的大決心，那青年人這樣回答；不過，親愛的西華蓓，我以後可以曉得好點兒警醒我自己；對呀，因為要討您的歡喜和報答您的恩愛，我想設法叫自己變成……即令不能夠忍耐溫和得到那俯首聽令的地步……至少也得要沒有這樣容易發

脾氣。

這段話是帶着一種冷冰冰的獻媚態度用低聲說的。普來西思夫人因爲不再發言了，——直到他們在薄暮的時候回到封德峪爲止。

吃夜飯了，那真確地是意趣橫生的。

在深夜，這位別墅女主人竟忘記（大約是沒有留心）拴好自己臥房的門栓。因此，在早上五點鐘光景，受到了快樂的、疲倦的和愛情的指揮，這兩個被雙宿的溫柔滋味陶醉了的人，正甜美地低聲互訴那種藏在他們心坎兒裏的難以言宣的事，西華蓓陡然用一種異常的神氣瞧着她的丈夫，後來，她在這個夏季晴天黎明時的魚肚白樣的微光之下，很低很低地說道：

——伽伯烈，一天的光陰，已經盡叫你征服了我……叫我好好地屬於你了！不過昨天那種因爲兩隻無罪的牲口引起的痛快的破壞手段只叫我們心裏獨自微笑絕，算不得是一種原因……因爲我所佩服的，卻是那個在世上富有毅力的男子，他竟在「一天和這樣一夜之中，對着這個被

他痛苦的女人，沒有一剎那間洩漏一點甚麼，」來遵行一個確實而又具有先見之明的前輩的指導，而末了，因為這一件事，「已經證明他是高於這種指導的結果，同時又證明了他那種值得鍾情的『性子』充分穀用。」他可以把這幾句話，加在你預備寄往瑞典向我們那位舅舅蘭鄉伯爵道謝的信裏頭，你大概早已允許向他報告消息。

（註）嗒嗒「Toyout」本是引狗的叫喚，此處用以喚伽伯烈，即作者故意表現西華蓓的個性之處。

按韋禮乙 Auguste de Villiers d'Isle-Adam（一八四〇年生，一八八九年卒）是法國反對自然主義的文壇上將，當時稱為無雙的天才，其作品全為小說或短篇，行文注重神韻，極調和宛轉之致，眼光則不重觀察而尚觀念，且以貴族生活為對象，故文學史家目為法國浪漫主義的最後一個小說家，雖然他的時代遠在浪漫主義的時代之後。作品最著者有未來的夏娃 L'ève future（一八八六年），無情故事集 Contes Cruels（一八八二年）及阿克塞 Axel（一八九〇年）等書，此短篇從無情故事集選出，惟於作者神韻愧未能傳其什一——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游青陽港後譯完並記——李青崖。

一個學習檢察官（法朗士作）

各部的部長正在杜伊勒里宮的一個便殿裏應詔集會，主席的就是拿破侖三世皇帝。皇帝是靜穆的，用鉛筆在一張記載工業城市的地圖上做了許多記認。他那張灰白色的瘦長臉，夾在那些幹員式方腦袋和那些勤奮漢子式的緋紅臉皮當中，像是異樣的。他略略掙開他的眼瞼，泛泛地向那張腰圓形的桌子望了一周，末了便問：

——先生們，在桌上，再沒有旁的事情要討論嗎？

他的聲音，從那縝密的髭鬚叢裏透出來，略有冷澀的意味，如同來得很遠似的。

這時候，那位司法部長向着他的同僚內政部長，做了一個手勢，然而內政部長像是沒有注意。在這個時代，司法部長是德拉布爾先生，這是個做司法官的天材，早就在司法界的高級職務裏，顯出了一種因敬恭職守的不亢不卑的圓活態度。有人說他已經成了皇后和教皇的黨羽，這大概是

由於他的祖先，有名的約瑟呂派教徒，傳給他的遺傳性。但是那些和他接近過的人，祇承認他有點古怪的脾氣，對於自己所不留心的大事視爲無足重輕，對於自己用褊淺的局量所關切的細事卻很固執。

皇帝把兩隻手放在自己圍椅的那雙鍍金胳膊上，已經預備要立起身來。德拉布爾望見內政部長正低着頭看着案卷，來故意避免他的視線，便取了決然的態度向他要求答復：

——請您見諒，內政部長，我現在要提一個和我們兩部一樣有關係的問題。您曾經親自對我表示過，說是在會議席上，解決一個由西部某州對於一個法官所生的異常值得慎重的情形。

那位內政部長把肩頭略略地聳了一下，並且用不耐煩的態度瞧着德拉布爾。他本有這種同時憂喜兼備的神氣，這就是操縱一切和播弄一切的漢子的必要的手腕。

——唉！他說，這都是一些婆婆經，一些可笑的謠言，一些風聲，倘若司法部長在這裏面，以爲我這方面看不見我所不能發見的一種注意，我就真不好意思把這些話來上達天聽。

拿破侖又開始來用鉛筆了。

——問題就是下洛瓦州的州長，內政部長接着說，這個官兒在他的州裏，有一個福人的稱譽。而這種屬於他名下的風流軼事，本與他的年齡，他的待人的禮貌和他報國的忠心有關，對於他在鄉間所得的民心很有贊助。他在莫羅太太——檢察長的妻子——跟前所獻的殷勤，早就被人注意被人議論。我固然承認他向州治首縣南台的那地方的報界供給了許多好材料，也承認這個城裏的那些被司法人物往來出入的中等階級交際場裏，有人爲他下過嚴正的譏評。當然，這位州長裘禮松先生對於莫羅太太的態度，因爲地位關係，得以阻住了任何曖昧行爲，然而倘若再延長，或許就會有缺點。但是根據我所得的報告，我可以承認莫羅太太還沒有真出甚麼岔子，並且也沒有一點可以預料的謠言。現在只要略加小心和注意，這件事就不會有惡劣不堪的結果。

內政部長在這樣發言之後，便關好了他的公事書包，末了再向椅背上靠着。

皇帝不發一言。

——請您見諒，內政部長司法部長斬截地說，南台法院的檢察長的妻子，現在已經是下洛瓦州的州長的情婦；這個全州皆知的事，現在已經帶有損害司法威信的性質。在這一點上，應當請皇

上注意。

——或許，內政部長說，——這時候他舉目望着承塵板上的神話史的圖案——或許有這類使人不滿的事；然而卻不應當言過其實；下洛瓦州的州長也許有過不大謹慎的舉動，莫羅太太也略略輕浮，但是……

內政部長把他的言外之意，送給那些畫在承塵板上的古代鬼神的臉上去了。這時候，便發生了一陣兒的沈寂境界，因此便聽見一些麻雀子在園裏的樹上和房子的簷上鬧出來的種種出勁的聲音。

司法部長咬着他那合薄薄的嘴唇，搔着他那部威嚴而又漂亮的長鬍子。他說道：

——請您原諒我再來多說，我以前收到的那種報告，對於裴禮松先生和莫羅太太之間的關係的性質，絕不必生疑。這關係之成立已有兩年了。在事實上，一千八百四十四年的九月，下洛瓦州的州長曾經叫人邀請這位檢查長，到本州第三區的衆議員毛南威伯爵家裏去打獵，後來，他當着這司法人員不在家的當兒，便進了莫羅太太的臥房。他是從那塊種菜的地裏進去的。第二天，看園

子的人看見了那些腳印便去報官。有人加以種種推考；並且還給住一個流氓，因為他無法證明他的無罪，便被人放在看守所關了幾個月。他被人當作很壞的人看待，並且不大受人理落。到現在，這位檢察長還代表一個極少數部分的公共意見，堅持他有破壞圍籬的罪。這件事的情形，對於司法的威信，我得再說是很惡劣的和有損害力的。

內政部長依着個人的習慣，對於這場討論說了幾句很結實的話，仗着話的斤兩便把討論結束了。他說各州的州長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很有方法把裴禮松引到一個合身分的自重地位，不必用一點嚴厲的手段，施之於這個在州裏很有成績並且很有利於選舉的幹員。於是乎誰也不能不說內政部長，是最關心於地方政府當局和司法當局這兩方面的調和的。

然而皇帝卻保持那種沈思態度默無一言。他大概是想到自己的過去時代，因此他陡然說：

——這個裴禮松的父親我早就認識。他叫做呵兌沙爾西司裴禮松。呵兌沙爾西司是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時代的一個民黨黨員的兒子。本身也是民黨，他在七月政府之下在報上發表過許多反對的議論。當我被囚在韓姆炮臺裏的時代，他對我寫過一封友誼的信。各位不能夠想像一個被

囚的人因極微的同情而感到的喜悅啊。自從這封信以後，我和他各幹各的事。我和他彼此沒有再見過面。現在他已經死了。

皇帝點燃了一枝紙菸，又沈思了一會。隨後立起來：

——各位，我不再奉陪了。

於是他用一隻微展兩翼而走的大鳥的凝重態度，退入自己的書房裏去了；末了，這些部長一個一個經過許多廳子，在那些司閹官兒的昏暗視線之前走出宮來。陸軍部長把自己的雪茄菸盒子送到司法部長前面：

——德拉布爾先生，我們在門外走幾步嗎，我真要叫我的腿子活動活動。

當他們從禮伏禮街沿着那一帶圍住伏楊園的鐵柵欄而走的時候，陸軍部長說：

——以雪茄菸而論，我只歡喜這種一個銅板一枝的很乾瘦的雪茄。其餘的呢，我總覺得沒勁。

你明白嗎……

他思索甚麼了，隨後才說：

——您剛才在會議席上說的那裴禮松，是不是一個乾瘦矮小黑頭髮的人，五年之前做過聖潔縣的縣長的嗎？

德拉布爾說是裴禮松本在伏士日州裏做過縣長。

——我剛才自己也說我認識裴禮松。並且我很清楚地記得裴禮松太太，有一次我到聖潔縣去參與某處建築物開幕典禮，曾經在那晚的宴會裏坐在她身邊，您明白嗎……

——那是怎樣的一個婦人德拉布爾問。

——矮小玲瓏，頭髮是黑的，外表像是不胖。白天穿着袍子她並不像甚麼。晚上宴會的時候，她袒胸露肩，綴些鮮花去遮掩那些露骨的地方，倒很有趣。

——但是，精神上有趣嗎，將軍？

——精神上嗎……我並不傻，對嗎？既然如此，我對於一個婦人的精神，向來一點甚麼也不懂。

我現在所要說的，不過就是裴禮松太太可以算得是富於情感的。有人說他愛那些美男子。

——她曾經使您猜想這個念頭嗎？將軍。

——絕沒有這樣一回事。她那一會在用糖食水果的當兒向我說：『我最愛口材。一張會說話的嘴常常叫我顛倒。』我當時沒有能夠把這種宣言認爲對我而發。在事實上，那天早晨我本發表過一段小演說。但是那卻是我叫我的隨員編的。這是一個近視眼的廠隊軍官，他編的那篇演說稿子上的字寫得太小，我當時幾乎看不清……您明白嗎……

他們走到了樊朵姆廣場。德拉布爾便對那位將軍伸出他那隻乾瘦的手，後來便走到他的衙門的穹門裏去了。

在第二個星期，各部部长已經從會議退席的時候，皇帝忽然拍着司法部長的肩頭：

——德拉布爾先生，我偶然聽見——本來在我的地位裏，只能從偶然得些消息——有人說是南台的地方法院，有一個實習檢察官的缺還沒有補人。我請您把這個缺，替一個很有價值的少年法學博士計劃一下，這少年曾經對於「國際聯盟」那個問題做過一篇很可注意的論文。他姓沙諾，是拉梅爾太太的姪子。今日他應當到您部裏求見。倘若您奏請這個任命，我是很欣然爲他批

准的。

皇帝說到他的乳母的女兒拉梅爾太太的姓氏的時候，聲音是柔和的，因為他依然疼愛她，而她呢，本來是民黨之中的女黨員，素來沒有改變宗旨，依然是個窮困的寡婦，拒絕這位黨魁的種種餽贈，住在破屋裏自由地怒斥政體變遷；但是經過了十五年，她對於拿破侖三世皇帝的堅持的仁德才表示退讓，她爲着證明她的退讓，才來向他請求一種恩寵，不過卻不是爲她本人，只爲她的姪子，少年法學博士沙諾，他的業師們認爲學校之光的沙諾。並且她向她的同乳兄弟所求的是一種殊恩；簡單的派沙諾加入檢察人員中不算一種例外的寵遇。她之所指望的就是她的姪子能夠被派到下洛瓦州，因爲沙諾的父母都在那裏。這樣的境遇正在拿破侖的心裏盤旋，他便告訴他的司法部長：

——我舉荐的這個候補人之應往南台是有大關係的，因爲南台是他的家鄉，而他的父母都住在那裏。這種注意，對於一個財產不多而愛享家庭生活的少年人是緊要的。

——沙諾……勤奮，有價值而財產不多……司法部長接着說。

他又聲言他立刻遵照皇帝所發表的期望去施行。但是只恐怕那法院的檢察長已經有一件呈請人名單交給他，沙諾的姓名自然不會在那單子裏。這檢察長恰巧就是上次會議席上視爲問題的莫洛先生。但是司法部長對於這件事卻要極力設法來遵照皇帝所吩咐的辦理。

他向前鞠躬便退出來。這天本是他見客的日子。他一進部裏的辦公室，便問他的祕書拉巴爾特，是否有許多人等在候客室裏。原來有兩個高等法院的院長，一個最高法院的參事，尼戈美第城的主教，一大羣的陪審員，律師和教士。這部長便問是不是有一個姓沙諾的，拉巴爾特在那只盛名片的銀盤子裏一尋，便在那一大堆名片裏發見了沙諾的，那上面的頭銜，是法學博士，巴黎大學法科特獎生。部長叫他先引進來，不過叫人引他從小過道裏走，免得開罪那些司法官吏和教士。

部長坐在自己書桌跟前，並且獨自低聲說：「富於情感的，陸軍部長說過，歡喜美男子和那些會說話的人……」

司招待的人引了一個少年人到辦公室裏來了。這少年是個帶着眼鏡的長個兒，背屈，頭尖，他整個兒的落拓情形，同時表出那離羣索居者的畏怯態度和自由思想者的超脫態度。

司法部長把他從頭看到腳，於是發見了他臉上的童顏和他的肩頭很窄。他用手勢叫他坐下。這位候差者在那把靠椅的邊上坐定之後，便低着眼睛，開始大放厥詞地談起來。

——部長，我來要求您在司法界裏栽培我一個進身之階。也許大人對於我在各次考試所得的評判和我的論文所得的獎品，視爲可以滿意的頭銜，而皇帝同乳姊妹拉梅爾太太的姪子這樣一個稱謂，亦復不使人生厭……

司法部長舉起那隻黃瘦的手止住他再說下去。

——大概沙諾先生，大概，一個擇人有素的尊嚴保障已經加在您身上了。皇帝很關切您，我知道這件事。您要求補一個空額的推事嗎，沙諾先生？

——大人，沙諾回答道，倘若派我到南台去做實習檢察官，那就格外成全我了，我的家庭在南台住。

德拉布爾用他那雙鉛青的睛瞳兒釘着沙諾，斬截地向他說：

——在南台的檢察人員裏，沒有空缺。

——請大人見諒，我相信……

部長立起來了。

——沒有這句話。

末了，當沙諾笨手笨腳地走到門口而一面致敬無數次，一面在牆上的花紋之中尋覓出路的時候，司法部長用一種使人可信的神情從一種幾乎是推心置腹的態度向他說：

——請您相信我，沙諾先生，請您勸阻令姑母拉梅爾太太不要再要求，那樣一來，於你有害，陡然叫你和利益相遠而已。你要知道皇帝是關切你的，請你算在我身上罷。

這合門一經關好，司法部長便叫他的祕書：

——拉巴爾特，把你推荐的那個人引到我跟前來。

*

*

*

*

這天夜晚八點鐘，拉巴爾特走到雅各街的一所房屋裏面，上完了幾層樓的扶梯，便在梯子邊的平地上喊道：

——你預備停當了嗎，雷拔爾達？

屋頂的一個閣樓的門開了。在那屋閣裏面的一個架子上，有幾本法律書和一些裁開了的小說；在牀上，有一個綴着花邊做鬚子的黑絨假面具，一束乾枯了的紫羅蘭和幾柄習擊刺用的假劍。在牆上，有一副用銅版印成而畫得不好的米拉波的像。在屋子中央，有一個棕色頭髮的少年正練習啞鈴。他的頭髮是亂蓬蓬的，並且生得很低，一雙異常和藹而帶笑味的栗色眼瞳兒，一條像馬嘴一樣掀動的鼻子，而在那張有趣地開着的口裏，露出一些長而白的牙齒。

——我早就等你，他說。

拉巴爾特催促他穿好衣裳。他已經餓了。他們在那一點鐘吃晚飯呢？

雷拔爾特把那雙啞鈴放在地板上，脫掉了他的短褂，便把他那段在他寬肩上頂着那個圓腦袋的力士項頸露出來。

——他像是至少有二十六七歲，拉巴爾特這樣想着。

一經雷拔爾達把那雙靈活而強健的胳膊伸進他的常禮服的袖子管兒裏之後，拉巴爾特便

推他出了門。

——三分鐘後，我們就可以到馬尼飯館裏了。我是坐了部裏的車子出來的。

到了那館子裏，他們因為有事要談，可以要了一個特別雅座。

在吃過了倉魚和羊肉之後，拉巴爾特清楚地把問題約略談起來。

——你好好兒聽我說罷，雷拔爾達！明天你可以會見我們的部長，你的任命，本星期四可以由南台的地方法院的檢察長呈請上來，下星期一可以請皇帝批准。我們要趁着他和穆里先生研究古代用兵的地形的時候！等他不經意地批准這個任命。皇帝每逢討論凱撒大帝時代的高盧人的地形，叫他在甚麼東西上面簽字他就簽字。但是你得知道有人等你。你應當討那位州長太太的歡心。你應當澈底討她的歡心。一定要到那樣一個尖端，司法界才算是復仇雪恥。

雷拔爾達吃着，聽着，在他的天真的自得境界裏感到滿意，露出微笑。

——但是，他說，德拉布爾的頭腦裏面生了甚麼觀念？以前我以為他是嚴正的。

拉巴爾特揚起刀子止住了他。

——第一層朋友，我請你不要連累我們的部長，凡是在這裏所談的問題，他是不與聞的。但是你既然說出了德拉布爾的姓氏，我就要說他的嚴正態度是約瑟呂派教徒的那種嚴正態度，他的叔祖父和外伯祖父都是在歷史上有名的約瑟呂派的大人物。本來約瑟呂派教徒對於牀第周圍都願用嚴正手段；他們對於外交式的和寺院式的惡劇都很喜愛。這就是他們清正處所表現。並且他們都讀過基督教的聖經。舊約那本書裏面，滿是你這類的故事，雷拔爾達！

雷拔爾達沒有聽見。他在一種天真的快樂裏載沈載浮。他想到他那在阿讓地方開小雜貨店的父母，便獨自揣度「父親會怎樣說呢？母親會怎樣說呢？」末了他模糊地連想到他那種米拉波式的天生好運，米拉波是他最佩服的偉人，他自從在中學生時代，便夢想一種多情婦人而善言論的命運。

拉巴爾特現在引動這位少年朋友的注意。

——你可知道，實習檢察官老爺，你可知道你不是不可罷免的。倘若在一個合理的限期之後，你不能够取悅於，完全取悅於裴禮松太太，你便會遇見不利益的事。

——但是，雷拔爾達誠實地問道，你給我多少時候叫我儘量去取裴禮松太太的歡心呢？

——到暑假爲限，部長的祕書莊重地說。我們格外給你方便，譬如出差密查以及休假之類。除了錢以外，甚麼都可以。第一層，我們本是一個廉潔政府。旁人現在不相信。但是以後卻會知道我們、是一些詐僞的人。譬如德拉布爾：一雙手乾乾淨淨。第二層，祕密使用的公款都在內政部，她的丈夫的那一邊。你祇能靠你那筆每年兩千四百佛郎的薪水和你的臉子，去誘惑裴禮松太太。

——她漂亮嗎，這位州長太太，雷拔爾達問。

他懶洋洋地提出這個問題，並沒有驚惶的樣子，安閒得如同一個覺得世上女人無一不美的很年少的人一樣。拉巴爾特像是回答他似地，向桌上扔出一張女人照片來——這女人是瘦的，頭上戴着圓帽子，雙重的髮髻垂在頭上。

——在這裏，他說，裴禮松太太的照片。我們部裏的祕書處向公安局去要的，他們用保險信寄了來，那上面的郵花你還看得見。

雷拔爾達連忙用他那些正方式的指頭抓住那照片：

——她是美貌的，他說。

——你有一個計劃嗎？雷巴爾特問，一種受過研究的誘惑方法嗎？

——沒有，雷拔爾達簡單地說。

富於智慧的拉巴爾特，主張應當事前預定，事前組織，免得受境遇的限制。

——你自然，他接着說，會被人邀請到州長那裏去宴會，並且要和裴禮松太太跳舞，你會跳舞嗎？
嗎？你把你跳舞的樣子給我看看罷。

雷拔爾達立起來，抱着一把單靠椅，用一隻可愛的熊的樣子跳了一段華爾司。

拉巴爾特戴上眼鏡，很莊重地仔細看着他。

——你跳得生硬，不刷溜，不輕捷，那……

——米拉波何嘗長於跳舞呢，雷拔爾達說。

——仔細看來，拉巴爾特說，也許是這把椅子和你弄不好。

他們走到那條狹窄的工特卡白子的泥濘滿目的人行道上，便撞見了一些來來往往的女人，

其中有一個，又胖又笨，穿着一件黑的裙袍，無精打采地在路燈上經過，雷拔爾達陡然一下攔腰抱住了她，把她托起來，使她在來不及明白原因之前，已經和他在泥地上和水蕩裏用華爾司的步兒轉了兩轉。

從驚駭裏回復知覺的她，對於這個勤奮地抱住自己來跳舞的男子，用種種村俗不堪的話來罵。他卻用自己那種低沈而拖沓得像是一陣軍樂的聲音獨自奏起樂來，同着他往覆旋轉，迅疾得兩人滿身都是泥和水，他們一同撞着許多緩步馬車的轆子，並且覺得他們的頸項和馬口裏呼出來的熱氣相觸。在轉了許多個回合之後，怒氣全消的她，低下腦袋靠在他的胸前喃喃地附耳說道：

——你總算是一個漂亮孩子，你。倘若你到布利乙大跳舞場裏去，你一定能夠叫那裏面的女人都快活呀！怎樣？

——夠了，朋友，拉巴爾特高聲喊着。你可不要把你自已弄到公安局裏去。來罷，你是可以給司法界復仇雪恥的啊！

*

*

*

四個月之後，司法部長在九月裏某一天的晴光裏，同着他的秘書從禮伏禮街那一帶大建築物之下經過，遠遠地望見南台的學習檢查官雷拔爾達，這時候，這個少年法官正匆匆地走進盧伏旅館裏面去。

——拉巴爾特，部長問道，你知道你保薦的那個人到了巴黎嗎？他在南台真沒有甚麼事來勾留他嗎？到現在，我覺得你已經有好些時候，沒有把那些和他有關的機密消息通知我。他的初期工作我認爲不壞，但是現在我還不知道他對於你從前在他身上發現的便利，是否可以全部相合。

拉巴爾特便來替這個學習檢察官辯護；他向部長申明雷拔爾達是在合例的假期之中；他從前到南台之後，不久便取得上級長官的信任，並且同時也得到州長的另眼相看。

——裴禮松先生。拉巴爾特又說，大有非他不樂之概。州長公署的音樂會，就由雷拔爾達組織的。

這時候，部長和秘書本來信步向着太平街而行，他們沿着那些大建築物，在一些照像店的陳列玻璃櫃跟前，止步四處看看。

——這些店鋪門口的裸體像真太多了，部長說。最好是把陳列的放任現像整頓一下。外國來的人都從外表來判斷我們，這樣的現象都於國家的和政府的名譽有損。

忽然，走到梯子街的拐角上，拉巴爾特要他的長官注意一個用快步向他們跟前走過來的女人。但是德拉布爾在仔細端詳之後，覺得那女人很平常。太平淡，不出衆。

——她的鞋子穿得不好，他說，這是一個從外省來的女人。

等得她已經劈面走過去，拉巴爾特才說：

——大人並沒有看錯，這就是裴禮松太太。

聽見這個稱呼，那位關心的部長連忙把這腳步向後一轉。因為位分上的關係，他沒有敢於出這她。但是他的眼光裏卻顯出他的好奇心。

拉巴爾特卻來聳恿：

——我敢於說是她要去的目的地一定不遠，部長。

他們倆一齊提快腳步兒，末了便看見裴禮松太太沿着些那大建築物，穿過王宮廣場，隨後她

在向左向右不放心地望了幾望之後便跑到盧伏旅館裏面去了。

於是部長開始暗笑起來。他那雙鉛青色的眼瞳兒像是光彩四射。末了他從齒縫裏吞吞吐吐說了幾個字，他的祕書聽得是——或者不如說是他的祕書猜得是：

——司法界已經復仇雪恥了！

同是這一天，皇帝正在巴黎近郊的丰登布若行宮的圖書館裏吃紙菸。他像一隻發愁的海鳥似地靠着那隻保存穆那兌起留下來的衣裳的櫃子。微訶葉公爵和梅禮美兩位習見的文學侍從之臣，都在他的左右。

他問道：

——梅禮美先生，你爲甚麼愛讀布郎多姆的著作呢？

——陛下，梅禮美說，我在他的著作裏面，同時發見了法蘭西民族的長處和短處。這個民族不是在那爲着向首領表示一種高尚目的而蔑視首領的時候，決不會更壞。

——真地，皇帝說，在布朗多姆的著作裏面，旁人看得見這點嗎？

——我們在那裏面，梅禮美回答道，也看見婦女們對於國事的影響。

這時候，拉梅爾太太正走進圖書館來。原來拿破侖早就下了旨意，吩咐等他一來，就任憑她一直跟到跟前。他看了他的同乳的姊妹，臉上登時現出了快樂的樣子來，那種濃厚的情形正和以前的啞而悶的樣子相等。

——我的拉梅爾太太，他問道，令姪在南台覺得怎樣？他滿意嗎？

——但是，陛下，拉梅爾太太說，他沒有受任命派到那裏去。補那個缺的是另外一個人。

——這真怪，那位握統治權者露出思索的神情低聲這樣說。

隨後他把一隻手攔在那位通儒的肩頭上：

——梅禮美先生，旁人以為我操縱法國的命運，歐洲的命運和世界的命運。而我對一個年僅二千四百佛郎的六等學習檢察官，卻不能夠叫人應命。

計四冊，爲法朗士傑作之一。其內容以法國第二帝拿破崙三世時代裏的政教各方面齟齬爲背景，思想在當時爲左傾的代表，恰與巴雷司 Maurice Barres 之以國家主義的作品代表右傾者極端相反；然兩人的作品均能轟動法國社會的耳目，其價值可想見。

二十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江灣譯完並誌——青崖。

此
页
空
白

藍國（施我伯作）

——寫給奧思伽王爾德——

在一個再不會被我重新尋得着的外省城市裏，那些依山而升的街道都是有暮氣的，那些房子的屋頂都是用石板蓋的。雨呢，沿着那些彫花的支柱流下來，末了，就一滴一滴地帶着相同的聲音落在相同的地位。那些小的圓窗子，如同躲避甚麼打擊似地，都深深地嵌在牆裏頭。在這樣的窄狹街道上面，一切都像是畏葸的，只有門頭兒上的長春藤和牆頭兒上的青苔像是例外：因為長春藤的那些發光的深顏色的葉子，都伸出了牠們的長芽，而那些青苔敢於用牠們蒙茸的黃顏色，包住了露在外面的那些粗石塊——但是那些有生命的人都像煙的影子一般兒膽怯。

在那些窗口邊的短鐵柵欄邊，有幾盞火光發紅的風燈，和幾枝插在錫製燭臺上的瘦蠟燭，和幾包發臭的硫磺火柴，和幾塊滿是灰塵影子的小玻璃，這些東西的後面，躺着幾個異樣的小瓶子，

從前瓶裏的流質都是藍的或者綠的。窗子的玻璃上，望得見幾頂摺疊成角的布頭巾，有時候，還可以望得見幾個孩子的灰白面孔，和幾個瘦弱的指頭抓着一個褪了色的玩偶，一隻木做的鵝或者近乎五顏六色的皮球。

某一個冬天的傍晚，我在這樣的地方的一合大門的樓子下面，遇見了一隻冰冷的小手鑽進了我的手裏，並且有一道童子音在我耳朵邊低聲說道：「你來！」後來我們就走上了一條踏步搖搖幌幌的樓梯了；這條樓梯是盤成螺旋形的，有一條索子代替了扶手的欄杆的用途；幾個窗子在月光裏發黃，一扇寂寞的門在冷風之中搖動。那隻冰冷的小手抓住了我那隻拳頭。

我們走進了那間屋子，那間仗着一條舊了的繩子和四塊橋了的板子關好的屋子，於是一枝發炸的蠟燭，就點好插在一隻酒瓶子裏了。在我的身邊抓住我的手的，是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子；她那頭金黃色的纖髮垂在肩上，那雙烏黑的眼珠因為滿意發光。但是她的身子卻是瘦的，弱的，而她的皮膚有一種餓出來的顏色。

——我名叫瑪綺，她說，後來，她又伸出指頭指着我：當初我抓住你的時候，壞人，你不是害怕嗎？

後來，她牽着我在那屋子裏兜圈子了。

——早安，我的鏡子，她說；你是破了一點兒的；但是這不要緊。看呀，這是我介紹給你的一個很客氣的朋友。——早安，我的蹩腳桌子，你只有三條腿；你是蹩腳的，但是我依然歡喜你。——早安，我的水瓶子，你沒有嘴子了；不過這卻不能禁止我因為喝水來和你接吻。——早安，我的屋子，我有組織地向你致敬：今天我有伴了。

我現在相信我那時候，在那可憐的桌子上攔了一點兒零錢。瑪綺跳起來抱着我的項頸了，她說道：『你肯讓我去買一個大麵包，一個六磅重的麵包嗎？——等會再見，我的屋子：我不在這裏的時候，請您放聰明一點；在那隻屋角落裏有一本舊的圖畫。』

她莊重地又走到樓上了，下頰壓着那個粘着麥粉的麵包，一面另用兩隻手臂從下面托起，而兩隻手卻提着那幅裝得很滿的圍裙。她把一切都滾在地下了，她向我說：『你看見嗎，我買了些兒栗子；這樣，我將來可以不吃苦了；這東西飽人，這東西養人，我的冬糧有辦法了。』她把這些栗子，一個一個平平地擱在那張桌子的一個抽斗裏，在關好抽斗之前向栗子笑了一笑，末了纔坐在牀上。

隨後，她拿起那個大麵包，沿着外面的硬皮就啃；她一面這樣啃着，一面在麵包的缺口裏邊伸起她那副小臉不住地瞧着我，來窺探我是否輕視她。

到了吃好之後，她嘆氣了。『我本來餓，』她說，『大約米奢爾也餓。你又到那裏去了呢。這壞蛋——你可曉得，米奢爾是一個很可憐的男孩子，沒有母親，也沒有父親；他是難看的，駝背的；他幫着我生爐子，幫着我提水上樓；所以他和我一塊兒吃飯，我到了手裏有銅板的時候，也給他幾枚。』

聽見一陣由木鞋造成的迪迪答答的聲音了，末了那條舊了的繩子也顫動了。『這就是他，』

瑪綺說。我看見了一個臉色灰白的矮子了。他的手和鼻子都被煤炭弄成烏黑，他的短褲只遮住了肚子；他對我伸長了舌子，後來又用嘴巴對我做了一個怪像。『不用這樣，米奢爾，放安靜一點，』瑪綺說：『你不如靜聽這位麥薛對你說的話。趕快。』我要他去買一瓶甜酒，末了他買好了又上樓來。

那隻小小的生鐵火爐，已經裝好了並且點好了。爐子裏面有一點兒從拆房子的處所弄來的木頭，木頭上面還粘了點兒士敏土。那些栗子已經擱在爐子的蓋子上了；瑪綺在事前早把每一栗子咬了一條縫兒，叫牠可以出氣。這些栗子偶爾爆了一下，瑪綺就罵牠們：『倒霉的栗子，你們願意

不炸嗎？」然而後來，她卻動手在那裏縫一件裏衣的裏子了。那口針帶着一種柔和的發響聲音在那東西上面穿過。火爐的微光落在她的兩隻敏捷的手上，於是照得那裏衣的材料發光，米奢爾蹲在地上，對着火爐的熱力閉上了自己的眼睛。

——我縫東西，我縫東西。瑪綺說。我可以得五個銅板。不算好價錢嗎？你給點兒甜酒我喝罷。鬼喝錢罷，我不願結婚也不願自縊。

在她那種孩子式的語言之中，她談起她的生活了。她不曉得甚麼是好，也不曉得甚麼是壞。從前，她在鄉村裏閑游，和許多怕人的男孩子去演那種喜劇。九歲的時候，她在某一個草廩的裏面，成了公主，赤着腳立在乾草堆裏，頭上卻戴着一個金紙做的公主冕。她並且曉得她表演之中的句子，對我述過了一些兒。她說：「唉！有一本戲，我現在想來是叫做藍國。我們固然看不見牠是藍的，不過我們這樣設想，你可明白。所有的山全是藍的，所有的樹全是藍的，所有的活物全是藍的。並且我會經說道：「王爺，這就是我父王的宮殿；那是用硬鋼做的，門是用紅鐵做的，守門的是一條三隻腦袋的龍，倘若您想向我求婚……」嚙——這是一個栗子炸了。米奢爾，你剝栗子罷，不要睡熟了。是不

是真地有一個藍國呢？倘若有的話，我拿得穩穩地可以到那裏去；不過有人把那些和我玩的男孩子通通關在監牢裏去了。說是他們在人家家裏偷了東西。某一天，一個管監牢的來了，他向他們說過，他向他們說過……這沒有甚麼要緊，我已經記不得了——不過後來我沒有和他們再會過了。並且從此我就住在城裏了；不過這是令人發愁的。差不多天天下雨。我們只看見一些石板和一些烏黑的小店鋪。」

她這樣嘮嘮叨叨地說着；後來她忽然大生氣了：「米奢爾，我早就不許你把剝下來的東西來弄髒我的屋子。把這些東西拾起來罷。喔，窮小子！拿去！」她脫下了一隻鞋子向他頭上扔過去。她的臉是紅的了，眼睛是出火的了。

——你想不出他是怎樣無聊的。對着他，我爲這些事真毅忍耐。

然而我應當和瑪綺分手了；但是我答應再去，以後我每天都看見她，她總在她的火爐跟前，不住地縫東西。到現在，她用了一些五顏六色的破布頭湊成種種異樣的衣服；她的皮膚恢復了一點生氣了；簡而言之，瑪綺不餓了。不過她變成不快活的了，儘管窮困正和她相離。她瞧著雨從天上落

下來。『鬼，惡鬼，』她說，眼睛是沒有神氣的，嘴唇是下垂的。某一次，我從那扇半開半掩的門口，看見她立在那面破了的鏡子跟前，金黃色的頭髮披在那個剛入構成時代的胸前，一個用剪刀剪成的紙冕套在頭上。她聽見了我的聲音，就藏起了那頂紙冕。『米奢爾可惡喲，』她說，『他可以扮一條好看的龍！』

冬天快完了。天色還是陰的，不過有點兒薄薄的日色照着那些石板的邊緣發光。雨也不大。

某一天傍晚，我到了瑪綺家裏，然而屋子是空的了。沒有桌子了，也沒有椅子了，也沒有火爐了。也沒有水瓶子了。從窗口邊望下去，我像是看見有人正向着院子的後頭走過去。末了，我在那點兒供我上樓之用的微光之中，看見了一張用針釘在牆上的廣告紙片，上面用大寫的字體寫了這樣幾個字：

「再會，我的屋子。瑪綺和米奢爾都動身到藍國去了。」

二十四年九月五日在江灣譯完——青崖。

此
页
空
白

一個名畫家的誕生（莫洛瓦作）

畫師彼德杜時快要畫完一幅靜物，其中所表現的，是一些插在一只藥罐子的花和一些盛在一隻碟子裏的茄子，這時候，保祿葛來士正從外面走進杜時的工場來。他對着他這位正在工作的朋友端詳了好幾分鐘，隨後便使勁說了一個『不對。』

那一位吃了一驚，擡起頭來，停止了一只茄子的潤色工作。

——不對，葛來士接着用愈來愈高的聲音說，你永不會成功啊。你固然有資料，有天才，並且愛名譽。但是你的畫是平的，板的。朋友，這是不會出色的，不會被人喝采的。在一個陳列五千幅畫的客廳裏，沒有一點東西，會在你的畫兒前面，叫那帶着瞌睡散步的人，停住腳步……不會，杜時，你永不會成功啊，並且這是可惜的。

——爲甚麼那個愛名譽的杜時嘆着說。我照着我看見的東西工作：並不求另外的。

——的確就是這個問題：你有一個妻子，朋友，一個妻子和三個孩子。現在牛乳要買十八個銅元一升，雞蛋要買二十銅元一個。而畫片比買畫人來得多，並且識者比糊塗人來得少。所以從一羣無名的作者裏面跳出來，法子究竟是怎樣的呢？杜時，你說罷。

——努力工作罷？

——你可不要說着玩罷。唯一使那班糊塗人注意的方法，杜時，就是做一些大而古怪的東西。你宣言自己要到北冰洋去畫畫罷。你穿上埃及王的衣裳去散步罷。你組織一個學派罷。你用一些博學的字眼混在一處，譬如「動的外化法」之類，並且舉行一些運動罷。你否認動靜之分，黑白之辨，方圓之別罷。你發明新荷馬派的畫罷——這派畫師祇認識黃和紅；你發明圓柱派的畫，八面方錐體派的畫，四元派的畫罷……

說到這裏，一陣異樣而柔和的香水味兒，報告柯士內弗士伽夫人進了門了。這是一個儀態萬方的波蘭女人，杜時素來稱贊她的丰采。她定閱了一些用資本影印三歲小孩式的畫兒而賣得很貴的雜誌，因為在那裏尋不着這個愛名譽的杜時彼得的姓名，於是便看不起他的畫。現在她躺在

一張矮榻上，瞧着那塊在着手之中的畫布，搖着那頭黃金般的頭髮，帶着一點略含氣憤的微笑：

——昨天，她用她那彈舌而像唱歌般的口音說，我去參觀一個在好時代裏的黑人藝術展覽會。唉！那真是使人感動，真是模範品，真是有魄力！

於是這畫師把自己一幅稱爲得意之作的人像，翻出來給她看。

「客氣啊！」她微微地動着嘴唇，用那彈舌而像唱歌般的口音，這樣說了三個字，接着便走出去了，身上的香氣依然四溢。

彼得杜時把自己的調色板向牆角裏一擲，並且隨意向矮榻上一倒，口裏說道：

——我去做保險公司的掮客罷，做銀行的小職員罷，做警察罷。畫畫是最沒出息的職業，那種由於以耳爲目的人造出來的成績，不過在乎做手罷。我們尊敬那些名家，而批評家卻鼓勵那些野蠻人。這些頑意兒我真夠受了！我現在丟開以前的主張啊。

保祿聽了這篇議論之後，便點燃了一枝煙，並且思索了好一陣。末了他才說：

——你願意對於那些妄人和那些假藝術家，給以相稱的強硬教訓嗎？你自問是否有能力，對

於柯士內弗士伽和其餘的審美學者，用神祕的並且正經的方式，去聲明自己爲得更新的筆法已經花了十年光陰的預備嗎？

——你是說我這位愛名譽的杜時用驚詫的口氣問。

——聽我說罷……我預備用兩條易於使人注目的新聞，去宣言你組織了一個名叫「觀念分析派」的畫派，宣言你承認世上畫像的人——連你也在內——都在不學無術之中。研究人類的面目，完全是件糊塗的事！這本來不對，因爲人之所以爲人，實在完全是人在我們心上顯出的那些「觀念」。譬如一個上校的像，就是藍底子的衣料，和排在衣料上的五條粗金邊，這一只角上一匹馬，那一只角上一些十字架。譬如一個工業家的像，就是一座煙囪和一只擱在桌上的拳頭。杜時，你現在明白你在世上主張的東西嗎？你能夠在一個月裏給我畫二十張「觀念分析派」的人像嗎？

這位畫師愁慘地微笑。

——在一點鐘之內，他說，不過使人發愁的，葛來士，就是這辦法是否可以有成績。

——我們試牠一下。

——我不慣說那種厚臉皮的大話。

——那麼，好朋友，凡是有人要求說明，你總消停一下，然後從煙斗吸一大口煙，對那要求說明者的臉上噴過去，末了你只說這樣幾個簡單的字：『您偶然也對一條河注意過沒有？』

——那麼，這算是甚麼意思？

——甚麼意思也沒有，葛來士說，不過他們也會覺得這句話很漂亮，並且等到他們將來都發現了你，並且明白而又頌揚的時候，我們再來談這件遇合，再來嘲笑他們的不甚了了。

* * *

兩個月以後，杜時的個人展覽會，在佈置完畢只待開幕前一天，已經是勝利的了。那位會彈舌會唱歌而又香噴噴的柯士內弗士伽夫人，始終沒有離開她這位新的大人物。

——唉！她重複地說，真是使人感動的，真是模範品，真是有魄力何等的智慧何等的天外飛來之作！好朋友，你究竟怎樣達到了這些驚人的綜合境界呢？

這位消停了一會兒，從煙斗裏狠狠地吸了一口煙，立刻吐出一大口煙來，然後才說：「夫人，您偶然也對一條河注意過沒有？」

那位心上感動的波蘭美人的朱脣兒，用彈舌而像唱歌的聲音，吐出了一些得意的話。

那位有名的少年雷微心，這時候正披着一件兔皮領子的大衣，在一個人堆裏發議論：「真了不得！真了不得！在我，早就說過他丟開模特兒格外畫得好。但是杜時，請你告訴我，這真是天外飛來的嗎？從那裏來的呢？從我的論文裏來的嗎？」

彼得杜時消停了很長一會，向他的臉上噴了一口表示勝利的煙，然後才說：「您偶然，先生，您偶然也對一條河注意過沒有？」

——這真值得讚賞！雷微心用獎勵的聲音說，這真值得讚賞！

這時候，一個有名的買畫商人，正在這工場裏走完了一個圈子，便抓着這畫師的衣袖牽他走到一只牆角邊。

——杜時，好朋友，他說，您真是一個聰明伶俐的人，居然能夠發表這樣一個理想。請您給我留

下這些作品。在我沒有通知您以前，請您不要變更筆法，並且每年我可以向您買五十幅畫……這樣行嗎？

啞謎式的杜時，吸着煙沒有回答。

那工場裏參觀者慢慢地走完了。保祿葛來士在最後一個也出去了之後，立刻便關好了門。他們聽見一陣贊美的絮話之聲在樓梯上漸漸地向遠處走。後來這位小說家單獨和那位畫師相對，快快活活把雙手插在衣袋裏，放聲大笑。杜時驚愕地瞧着他出神。

——何如！好朋友，葛來士說，您相信我看明白他們嗎？您聽見那個披着兔皮衣領的矮子的議論嗎？那個波蘭美人的話嗎？那三個漂亮的青年女子不住地說是：『這樣新到尖端！這樣新到尖端！』嗎？唉！彼得杜時，我相信人類的愚蠢是不可測度的，但是今日的事卻超出望外。

他這時候又弄得笑不可仰了。那位畫師眨着眼睛沒有話說，末了，因為葛來士笑得滿身抽掣起來，他便匆匆地說了一個：

——糊塗！

——糊塗，這小說家憤憤地大聲說，我剛好得到莫大的成功。

那位畫師驕傲地向他那二十幅分析派的人像望了一遍，便用那種由自信力發生的勁兒說。

——對的，葛來士，你是一個糊塗人。在這幅畫裏，本來有點兒東西……

這位小說家帶着一種無限的納悶態度，望着他的朋友。

——這未免過火！他高聲說。杜時，你記憶一下罷。這種新的筆法，究竟是誰給您下的暗示。於是彼得杜時消停一會，並且從煙斗裏吸出一大口烟，然後說道：

——你偶然也對一條河注意過沒有？

二十年五月十六日在江灣譯完

俞先生（穆朗作）

——對不住，先生，這裏是第五大街的四百八十九號嗎？

——是的；您難道不認識字嗎？

——不認識，先生。

——民主黨對於人民那樣盡力，還有這樣的事！

原來這時已經是午前三點鐘，多立特爾先生正從德士吉寧咖啡館出來，勉強向着回家的道兒走。兩點兒正下個不住。他拋開了那咖啡館的矮廳子和其中的五顏六色的奇形怪狀的電燈，竟在這種人跡稀少的時候，利用道路的寬舒轉到了第五大街，一面睡眠朦朧地架着自己的車子；忽然那人行道上有一個人向他做一個請他停車的手勢。多立特爾先生便拿車停了下來，身體向前

微俛一下。雖然咕嚕了一兩聲才走下車來，卻因這個使他不會就睡的最後機會而又高興了。他的前面，站着一個手裏自在牽着一隻白雄雞的精瘦的中國人，這個人滿身都是灰塵和蛛網，披着兩塊用繩子縛住的舊席子去馬馬虎虎地遮着那陣雨點兒。多立特爾先生以爲是遇着了一個鴉片烟館的招攬生意的人，於是預備開車再行前進；那個人卻接着又說：

——請您原諒我，先生，我是倒霉的，我是很倒霉的。我剛才要求您幫的忙，在您並不費事。我姓俞，不是紐約的人，也不是一千九百二十六年的人；我是第九世紀時候的甘肅省的人。

多立特爾先生是喝的很醉了，竟以爲在紐約的第五大街，被一個比他大一千多歲的人抓着談天，是很自然的事。

——您是一個亡魂嗎？他問。

——是呀，那中國人說，我並且是一個有所要求的亡魂。

——我是個愛爾蘭人，您應當看得出，多立特爾先生說，我最愛那些鬼物；我能給您幫甚麼忙呢？

——請你瞧罷，那亡魂說，您知道在唐朝的時代，他們每每拿一些瓦人給一個死者埋在一處，使牠們一到地下就可以活動並且侍候那死者嗎？我是唐朝的人，在你們的紀元八百三十七年死的。我的墳墓也按照當時風俗埋了許多胳膊和身軀連在一處的紅瓦僕從，許多紅瓦舞女，許多面目兇惡的紅瓦戰士，許多上着綠拗的紅瓦駱駝，許多紅瓦野豬，許多紅瓦的馬，——那真是一羣極駿的馬，完全照着我留在人世的那一羣做的；我在人世做過大學士和原官休致的甘肅總督。這些瓦人都能按照禮節伺候我吃飯睡覺。誰知禍根就因為這些瓦人過於好看！中國有一句成語；說是：『醜婦家中寶。』我們對於這些瓦人也可以這樣說，因為那種好看的原故，便引起旁人對於牠們的貪心了。在兩個月以前，大概是中秋前後，一個在甘肅尋覓古器的紐約商人，趁着那個倒霉的省分秩序大亂之時，掘開了我的墳墓。他的注意，是被我墳墓前的那些碑碣的數目和墓工的壯麗所引動的。那本是我在生前親手寫的東西。一十八個星象家，曾經討論過那個在一百個裏頭挑出來的地點的選擇和方向，他們用着一個神規和一面鏡子，斷定上面沒有一顆星，下面沒有一條龍，可以來擾我的長眠……有一天早上，我聽見有人打門了，日光使我眼睛發眩了，後來我看見有一個

身穿灰色短衣白色襪罩而鈕孔上插着一朵薔薇的黑顏色矮子，在上面俯着身軀看我，這人的頭髮是和乳羔的毛一樣的。在他的後面，有一乘滿盛錢包的不用馬拖的四輪車子，和您這乘一般無二。這個敢於拿幽明兩界連合在一處的人，由他的康白度經手送了本地縣官一筆用費，於是拿這些給我的墳墓做防禦做裝飾的一切瓦人都帶走了。這個和我們故事書上說的那種入人家宅任意攫取一切合式東西的妖狐相同的棍徒，在侵犯了我的墳墓以後，便帶了他的贓物匆匆地趁着一隻火船過海來了。

「從此以後，先生，我便不知道甚麼是休息了，那些在附近的死人，知道我現在沒有防禦力，都跑來偷取我子孫們誠虔供奉我魂魄的那些食物，胡麻油薑湯和香燭了……於是，我非出外求食不可。我便成了中國上流人士所害怕的一個餓鬼。我祇能仗着那些扔在外面的雞肚腸，死老鼠或者我本身上的虱子充飢。有時便在那些有人殺豬的房屋左右徘徊，把我的——一個總督的——身軀伏在地下，向坭土裏去舐那些噴出來的血，並且還得對於那無墳的亡魂，譬如淹在海裏的海員，被礮打死的鄉下人，在異鄉客死的苦力，或者更惡劣一些的，在戰場陣亡的兵士之類，都非結識

不可……所以，您瞧罷……我瘦的和一根繩子一樣……我的靈魂，永不會有相當的力量，去附在別的肉體上面。這真是慘事；我現在不能夠被升而到高一些的階級裏了，我成了一個在死後停止升遷的黑影了。」

這個中國人拿他身上的席子解開了；他那張空的肚皮是透明的；多立特爾先生便看見了一副比青皮新樹略粗的瘦骨，從這燈柱般的身體內部透視過去，那個拍拉扎飯店的燈燭輝煌的窗子，都歷歷可數。

——在極力探聽以後，俞先生接着說，我發見了那個偷取我物件的賊，名叫威禮，姓猶德升，住在紐約。我的追緝，那時是特別困難的，因為在白天，我非躲在我墳墓裏不可，所以祇能在黑夜裏追他。現在，那最難的部分已經辦好了，我已經尋到了他的房子了，但是我向那裏去喊冤呢？在中國，做官的門外，掛着一面鼓；到了喊冤的打起那面鼓的時節，那個官便來問事，並且立刻就下審斷；在美洲，我卻沒有見過這類的地方。你們的法院在那兒呢？

——我一點也不知道，多立特爾先生回答着，我向您說過我是愛爾蘭的人。我是一個政治家。

我不用法院了我的事情。

——並且還要請您注意，先生，因為我是一個已經去世的人，我沒有法子，按照我們的風俗在猶德升先生跟前自殺，去給自己報仇。否則我自然要選擇那個最狠心的法子上吊而死，使他難受。爲着使大衆知道他應當負責，我可以拿我告他的狀紙放在我的靴統子裏，或者爲細心起見，我可以拿自殺的確實原由寫在自己的皮膚上面，使他完全失掉面子……但是甚麼都辦不到……那屢祇可仗着您的幫助，自己來了自己的事。所以我剛才就抓着您，請教那是不是四百八十九號？

於是愈先生用着他那隻柴梗式的指頭，指出一所用石頭和磚頭所營造而絕不像商店的文藝復興式的大房子，那房子門口有兩棵裁剪齊整的小松樹，一片像卡片一般的黑色大理石牌子，那牌子上面寫的是：

威禮猶德升販賣中國古物的商人兼考訂家。

——我們到了，那亡魂在聽見多立特爾先生說明了那房子的號數之後便這樣說。應當趕快動手……我到了貴國這個遠地方，祇看見那些幾層樓的房屋和那些大腳的婦女們。而撞不到一

個黃喇嘛和一匹駱駝，真叫我摸不着東西南北……現在我所向您要求的事，向一個活着的男子漢要求的事，就是詩您用中國話喊這麼一聲：

『諭旨，立刻上甘肅去。欽此。』

『這就是說：「奉聖旨，那奴才應當即時回甘肅。」在聽了聖旨兩個字以後，我那些瓦製的僕從和衛士——他們都還是那個下屬敬重主人的時代裏的人——都會遵從，並且都會到我的墳墓裏回復職務了。但是最要緊的處所，就是要說這句話的是您而不是我，因為，也許您不知道地球對於陰間的生存者，有權力上的擴張去拘束牠們，和那地方亡魂就祇有一個亡魂有力量，然而一個活人卻不受限制，尤其倘若是他奉着聖旨發命令。』

於是多立特爾先生告訴他，說是猶德升先生的大門，有一些保鏢的偵探保護，他不能到他家裏去。

——祇請您走到牆跟頭就行了，那亡魂說；我的僕從都在那一邊——我現在能夠看得見——他們都一齊在樓下那條大理石的暗廊裏排着，關在幾張高的玻璃櫃子裏面，現在因為沒有

一把寶劍——那東西是那樣能嚇鬼的，那麼就請您揚起您的雨傘，並且請您先拿您的身體，按着咒語的法則對準了東南西北四方。隨後再學那些星象家的樣子，閉住您的呼吸，末了再高聲喊起來那句話。

「諭旨，立刻上甘肅去。欽此。」多立特爾先生用一種號召公開集會的聲音，這樣喊過了兩遍。於是他聽見了一陣可怕的破碎物件的大聲音了。那拍拉扎飯店的看守夜門者，從裏面走了出來。一些騎着腳踏汽車的巡警紛紛跑動，後面還跟着一些賣報的人和一些妓女。隨後，一種異常的沈寂境界……

——我向您道謝。先生，那個披着席子的漢子說：現在，您想必正看見我手中帶住的那只給亡魂做伴的白雄雞漸不安靜的樣子了。牠的第一次啼聲就要來了。我應當使我的身體和我那座被人褻瀆了的墳墓回復元狀。爲您，活人，由這裏走到我的墳墓，要費二十五天的光陰；至於我，我從陰間的捷徑祇要幾秒鐘就行了……請您認明我的感激，暫時賞收了這點小禮物罷。

俞先生說到這些話的時節，便在多立特爾先生的福特式的汽車，放了一隻狼重的錢袋；據他聲稱這錢袋裝的是一千串。隨後他重新拿他的破蓆子蓋着雙肩，牽着他的雄雞，走到了中央花園，在這些深草叢中失去踪影了。

多立特爾先生回到家裏了。在好幾次拿樓上的層數弄錯了之後，他居然找到了他的臥房，他又在他的臥房邊找到了門，在他的房門上找到了鎖孔。他拿那錢袋塞在牀下，於是便睡覺了。

第二天地醒來的時節，才知道自己是和衣而臥的。有人拿紐約時報送給他。他在報上看見了一段用大字印的新聞。就是：『有名的考訂家猶德升先生的住宅，昨晚被竊賊光顧，一套新近曾由波士頓博物院出過一百萬金元代價的唯一的中國古物，通通掉在地上化爲齏粉；而那些從中國新近運來的極爲罕見的殉葬瓦人，卻通通失蹤了。』

於是多立特爾先生記起他在昨晚睡覺的時節，曾經拿他所得的報酬塞在床下。他伸手向床下一摸。從被裏灣出半個身軀，去好好兒托起那隻很重的錢袋；但是在他的驚駭之中，這錢袋現在

不過和他那張報紙一半兒重。他立了起來，拿着一把修指甲的剪刀，翦破了他的寶庫。那隻袋子滿盛着一些極碎的紙片兒，他在事後竟認爲這是他糊裏糊塗從德士吉寧咖啡館帶回來的一些圓形紙花瓣，然而在實際上，這東西就是一般中國人在送葬時分佈的那種紙錢。

兩個瘋子（蓋塞爾作）

紅軍占領訶兌沙，有了兩天了，這位姓艾爾柯夫名尼哥拉彼得維支的工程師，在這座被一些載着武裝工人的大車所巡邏的城市的街上東奔西竄，也有兩天了。每次聽見這類的笨車的隆隆轟轟之聲，艾爾柯夫幾乎想對着自己居住的地方跑回去，並且想把那裏當作一個窟穴去躲藏自己。但是他卻知道這種指望是糊塗的。他的住宅已經被「車卡」——在這座被占領的城市裏最先成立的機關——所監視，而他自身呢，從前在白軍勢力之下，管理過一個槍彈製造廠，所以這時候是法律所不保護的人。

他卻還沒有得到時間，使自己和目下的局面相合，也沒有懂得何以一個在舊日習慣視為可

敬重的人，並且爲工人所愛，爲朋友所親，竟陡然化而爲一種被人追趕的野獸樣的東西。所以那種罩在他的瘦弱肉體上的恐懼心，竟使他那副有一雙張得很寬的耳朵的臉上，顯出驚怖態度。

自己一嘴刺頰的鬚鬚和那個托在一條有產階級式的硬領上的大喉結，使他害怕，看見那些在街上被屠殺的軍官，他也害怕。對着那些使人發熱的聚會，那些含淚的婦女，那些發火的房子，他也害怕。

夜色剛好把這種催眠性的痛苦情形結束。他便如同上一晚一樣，在一個船埠上的無主貨箱之間過夜，他僅僅能在那裏得着休息。天上的星閃出和平的微光，船舶在遠處露出模糊的桅影。在天和海之間，有一片被涼風所顧的異常寧靜的境界。波浪的有規則的聲音，幫着他忘記了人生的善於變化的條件，而那種很純粹的沈寂，竟把憂愁消而爲惆悵了。

在這樣的氣壓裏，艾而柯夫覺得舊日的現實，這種因紅軍之來而被遷移的現實，重新回到他心上了，他現在絕不是法律所不保護的那個工程師，竟依然是那個精神勇毅，愛吸好雪茄煙，愛談體面話，愛讀普希金的詩和愛看柴霍甫的戲的艾爾柯夫了。於是他幾乎無憂無慮地睡着了。

但是到了日光對着那青而藍的海水射出第一道光線的時候，艾爾柯夫便因爲寒氣和恐懼心竟渾身發抖地醒來了。他有很長久的時間沒有吃東西，想到食物他真是難受。雖然自己沒有氣力，但是非走開不行，因爲一些喝醉了的水手已經在各處躉船上搜索「戰利品」。

艾爾柯夫伸着兩條不甚得力的腿子站起來，向着那個在朝暉裏像是不甚可靠的藏身之所作了一個最好注意，於是便轉身向城市走。

他無目的地躑躅了好半天，因爲他唯一的預防，就是對於那些巡邏隊。末了，快到日中的時候，他實在疲倦了。便靠着一所房子的牆立着。那陣酷烈地射在路上的日光使他發暈。於是用雙手抱着頭，像石像似地立着不動但是一陣由腳步和兵器弄出來了的聲響，又打斷了他這種可哀的休息。於是他又重新開步走了，身體僅僅被逃生的本能所支持，因爲他覺得倘若自己停止腳步，便會跌倒而氣絕了。

不久，他那發糊塗的腦子裏，一點害怕的觀念都不存在，卻也沒有一點需要。他已經到了一種喪膽的境界：覺得現實上的宇宙，不過是一種由聲響顏色和線條所成的模糊而虛空的雜拌兒，亂

糟糟地毫無層次。他經過一家店鋪跟前，從店前陳列櫥裏的一方滿嵌着石子和槍彈的鏡子跟前，隱約望見一個彎着腰的漢子，在這漢子臉上塗着的塵土和鬚鬚竟混成一片，那條瘦項頸儼然是一莖甚麼苗，頂着一個大而怪的腦袋。艾爾柯夫自己竟不認識自己了。

他常常撞見許多死屍，竟糊裏糊塗羨慕牠們的靜止樣子，想去在牠們身邊躺下，然而卻遲疑不決。

在一條街的拐角上，他和一個人撞個滿懷，那個人用一種帶驚訝的注視來看。艾爾柯夫用發呆的眼睛向他端詳，並且跟着他的道兒走，但是那個人在擡頭向附近四周謹慎地望了一回之後，便喊了一聲。

——艾爾柯夫！

這位工程師並沒有聽見，或者也許是沒有懂得。

——尼哥拉彼得維支，那個人進一步喊着。

習慣終於戰勝了心境上的遲鈍，於是艾爾柯夫竟回轉頭來。無數的回憶，在他腦子裏痛苦地

騷動了，但是卻沒有達到揭開那鋪由疲倦和恐怖所成而籠住自己的厚幕的目的。他張開那合受了牽制的嘴唇，露出那道沒有血色的牙齦，拉長聲音問：

——您叫我嗎？

——尼哥拉彼得維支，想想罷，認明白我呀。阿尼辛，您的朋友，阿尼辛醫生。但是不要這樣發抖，兄弟，您快要跌倒了，再拿一點兒勇氣出來。

末了，他使勁挽住這位工程師的胳膊，便牽着他走了。

二

凡是和阿尼辛醫生來往的人都愛戴他。這個漢子，高大，肥胖，禿頂，寬額，額上常常有幾粒汗，在他那雙細眼睛和那合厚嘴唇裏面，有一種引人的精細而又淳朴的力量。他管理一所瘋人院，所以他和瘋人的日常交際，久使他得着一種對於人類的透澈的一視同仁之心。

紅軍並沒有疑慮到阿尼辛，因為醫士們本來缺乏，於是蘇維埃政府便對他們表示退讓。但是

阿尼辛卻早看見那些對於有產階級的驅逐情形的發展，所以他這次撞見了艾爾柯夫，便明白這位工程師倘若得不到援救，一定不會從死神手裏逃走。

阿尼辛之認識尼哥拉彼得維支，已經很有些歲月。以前，他們每天晚上總在同一的俱樂部裏會面，鬪了一陣紙牌以後，他們便帶着俄國智識階級蒼萃精力所注的「談話樂」一直談到天明。一層交誼，早就這樣在他們之間成立了，這次阿尼辛看見了這位工程師的哭喪臉，便從這種交誼的堅固性裏得了主張。儘管這種手段的危險，他卻決定設法去救這個可憐的人，把他藏在瘋人院裏。

那所瘋人院，包含一組佈散在一個園子裏的小房屋，他們兩個人走到院裏的時候，天色已經漸漸有暮意了。燈光從各處窗口射出一種金色的透明來。一些點綴在黑影裏的白衣看護生靜悄悄地，在草地裏走動。一陣廣大的太平氣象，在這個被本城騷動所遺忘的角上安眠不驚，就是那些隔斷專住武瘋的小房屋的鐵柵欄，豎在這種暮意的空氣之中，也不過像是一些畫在牆上的赭色格子。所以雖然艾爾柯夫疲倦不堪，卻彷彿領略這個庇身之所的寧靜味道。

他喃喃地說：

——真好，這裏，我們不要走遠了。

——您等一下，您等一下，尼哥拉彼得維支，兄弟，阿尼辛聽見他說話，心上爲之一寬，便這樣回答。有人來好好地看護您，後來您也會復原的。

幾天以後，在這位工程師的形狀上，再也沒有甚麼，可以想起這個生命曾經在半意識之中穿城徘徊過。僅僅眼臉上的抽掣和縐紋，可以顯出他在死神呼吸之下過活的鐘點。

現在他身著一件看護生的白外衣，這是阿尼辛認爲對於艾爾柯夫的最上防禦品，並且這醫生爲着使院裏的職員不生疑竇，就派尼哥拉彼得維支去監視一個青年癡子，這癡子是聰明的和愁悶的，兩隻眼睛被一種不可撫慰的痛苦着上了顏色，因爲他到處看見都是死神。牠——死神——在他的房裏，把牠的大嘴藏在窗幃後面，牠的手在園裏弄憔悴那些花草；牠在黎明時，在黑夜裏，於樹蔭下面窺探，並且這少年時常從月光裏望見牠那個被樹枝所形成的剪影。

艾爾柯夫很關切他。他愛他神情上的精細，聲音裏的病態，尤其是在他的顧盼裏，並沒有其餘

瘋人的那種獸性式的恐懼，祇含着一種清高些的驚訝。這些事情，卻不夠說明他對他觀察和向他談論所感得的病態上的滿意。他覺得自己和這癡人之間有一種尋不出性質的連絡，但是這連絡，是從他那種尚在他模糊記憶力裏活着的迴憶力而來——本來那幾天與鬼爲鄰的瘴惡境界依然在他身邊憧憧往來不息。他在自己得了解放之後，從另一個人的顧盼裏找到這樣的味兒，所以竟感到了一種深入人心的美滿。

某天傍晚，這位工程師正和那青年談天，阿尼辛到了那間病房裏。你的下嘴像是發抖，並且那幾顆素來在他額頭出來的汗這時候竟格外大一些多一些。

他並不注意那病人便說：

——尼哥拉彼得維支，「他們」來了。

這位工程師明白他的意思，便低聲說：

——爲甚麼呢？

——他們應當留心。一個特派委員和二十個紅衛隊。在今晚或者明天早上，會到這兒來。這消

息是我從一種洩漏的風聲裏得來。您不能這樣躡着，將來定然會被人認識，那麼我和你兩個人都會做槍靶子。

這時候，那個癡人迸出一道尖銳的訴苦聲，使得這位工程師的嘴有些抽掣。

——「牠」走過來了，那個癡人喊着，請您替我趕走，牠正扼住我的嗓子。

——不要說話，艾爾柯夫大聲說。

接着他眼裏閃出一種那樣的怒光，那個可憐的人因此便不作聲了。

死神的威力重新又罩住這位工程師，登時使他想起那件不住地繞着他的東西是可恨的。

阿尼辛下了結論：

——我祇照見一個方法，就是把您關在那些害武瘋的人一塊兒。但是請您堅聽我這個辦法，這樣我們才都可以有生路。

三

在這醫生把艾爾柯夫推進去的那間囚房裏，是一個完全烏黑的世界，僅僅那窗子，顯出一個被鐵柵隔成幾片的稀薄亮光點兒，艾爾柯夫由本能作用走到牠跟前，並且把牠推開。黑夜的涼氣，使他那乾燥的嘴唇感到滋潤；漸漸裏，他心房的突突急跳也慢下來。於是他感到了一種不穩固的安寧態度，他冥想了一會兒，隨後，他對於這間給他做庇蔭直到那特派委員來了之後爲止的屋子要去察看一遍。但是，他在衣袋裏一摸索，才知道慌忙之中忘記攜帶火柴。於是他決定繞着這間囚房走個圈子。那雙向前伸出的手摸着牆壁，他正待前進，忽然一陣害怕叫他停步不走。

原來有一種異樣的聲響，從他正預備去的那隻牆角邊傳過來。是獸類的怒嗥聲音或者人類的悲呼聲音，艾爾柯夫沒有能夠分辨清楚；但是在這種烏黑世界之中驟然聽見那聲音，他自覺失掉了勇氣，於是他用沒有力步兒往後退去，一直退到那方向相反的牆邊，末了便去細聽。沈寂又在這囚房裏形成了。他這時候竟以爲自己那衰弱了的神經引起了一種幻覺，但是疑慮卻使他難堪，末了他終於向着那個彷彿出過怪聲音的牆角邊走過去。他沒有走到一步，一種彷彿喘氣的獷悍聲音又發動了。這一來竟叫他那一雙腳像是釘在地上。他睜大兩隻眼睛，極力去窺破那個用一種

黑而靜止的波浪來淹沒這間屋子的夜色，但是沒有達到目的。然而那個類乎喘氣的聲音卻絕不停止；發轢似的，咬牙切齒似的，並且是斷斷續續的，這聲音充塞於這囚房裏面，用他的威力包圍艾爾柯夫。

尼哥拉彼得維支想着：「一個武瘋的漢子！阿尼辛弄錯了，他把我和一個狂怒的人關在一起啊！」於是他的恐怖，竟使他想起若是不怕激起這瘋子的怒氣，自己就會跑到門邊，大聲叫喚，冒險使自己掉在紅衛隊手裏。死與苦刑，無論那一件，都比這種不可目視的會面，比這種和瘋子為鄰的現狀，比這陣用討厭的箝制力使人失魂奪魄的類乎喘氣的聲音，要好得多。

忽然艾爾柯夫發覺了，那個狂怒的人向自己走過來，他竟失掉了身上的任何鎮靜力量，並且口裏不期然而然地迸出一陣呼聲！

——向後退，向後退，不然我就打死你！

然而答復呢，他祇聽見一陣冷笑。但是這個冷笑，卻比眼前的黑夜，卻比害怕的本身，更為傷心。在這個冷笑裏面，有嘲弄的意味，有怨恨的意味，有訴冤的意味，又有恐怖的意味。彷彿是同時從一

個脫盡牙齒的老頭兒口裏又從一個歇司兌里性的婦人喉管裏出來的。笑的來源就是瘋病。末了，艾爾柯夫如同得了寒熱病一樣，渾身漸漸發抖了。

他竟忘記了自己在甚麼地方，也忘記了自己對甚麼人說話，於是央求起來：

——你不要響，看上帝的面情，你不要響。

但是那另一個繼續冷笑，尼哥拉彼得維支感到了這陣冷笑，刺穿了他的頭顱，鑽進了他的腦髓裏面，又把他的腦髓鋸成了一些小片兒。並且在某一個剎那間，他竟停止身上的抖去追憶這件事。但是，他立刻想到：『我成了瘋子了，我要止住這種笑聲。』

然而祇有一個辦法，就是撲到那狂怒者的身邊，制止他掩住他的這種可厭的聲響。

後來，這黑暗之中便起了一陣鬼神出沒的追逐。艾爾柯夫躡着腳，硬着膽子，向那個瘋子跟前走過去。到了他快要觸到那個瘋子的時候，一陣熱的鼻息擦着他的臉，同時還覺得有一個身體迅速地在他面前幌過去，他趁勢一撲，卻激烈地撞着一引用棉花胎遮護了的牆，然而那個瘋子又依然逃掉了。他這樣追逐多時，沈寂的境界始終沒有攪破，在這間囚房裏祇有這兩個漢子的呼吸聲。

有時候，他們腦袋的輪廓，也在那窗口的灰色光裏顯一下，但是立刻又失掉了踪影。於是這種無目標的，發狂而又拚命的追逐，又在這黑暗之中繼續起來。

末了，這位工程師蹬着沒有動，伸起脊梁預備去跳。那一個呢，被這種動作所嚇，便向着窗口走。艾爾柯夫帶着一聲乾澀的大叫給住了他，箍緊了他，預備在咬他的嗓子。但是他的嘴祇達到那狂怒者的肩頭上。

尼哥拉彼得維支，僅僅祇有悟得「這是一個高個兒」的時間，陡然就被一拳打倒跌在地上。這一拳的撞擊力之強，竟使艾爾柯夫糊塗地在地下躺了好一陣。但是在這一段被他享受過的驚人光陰之餘，現實的情形反而給他引起一種聽天由命式的寧靜鬆懈的有味感覺。

他模糊地聽見那瘋子在囚房裏彈動，並且不再害怕。

——他非結果我不可，他想着，我也願意死。

但是那另一個呢，如同他的狂怒被這人惡鬪降平了一般，所以便不再事攻擊，並且也不冷笑。尼哥拉彼得維支得了一種異樣安寧。不久他的眼臉便闔上了……他後來從沒有明白自己在

這一晚，究竟是睡熟的或者是暈倒的……

他等到醒清楚的時候，想起有一個人眼睜睜地照着他，便有一種難受的感覺，於是擡起半個身軀。這時候，那囚房裏是明亮的；太陽好像一個善射者的準確手法一般，穿過窗口上的鐵柵放進了一枝觸進圍牆的金箭。後來這位工程師看見了他那個瘋子伴侶就立在他的身旁。立刻便記起了昨晚的異動，並且帶着一種孩童式的害怕，去窺探那個瘋子。這是一個真算高大的人，因為瘦的原故，便格外更現得高大。他的身體因為久經激烈運動，所以能夠抵抗神經質的衰弱。頭頂是刺光的，面貌是嚴肅的，腮上有一道刀痕，這些現象便使艾爾柯夫揣想他是一個舊日的軍官，因為受傷成了瘋子。

這位工程師想用眼光去揣度那個瘋子的性情，但是因為害怕引起他的脾氣不敢去注視。所以他祇在那雙被他認為是對自己釘的瞳孔之下躺着不動。

然而一種另外的憂愁，卻在尼哥拉彼得維支的心裏發生了。那些紅衛隊在他睡熟的時候已經來過了嗎？阿尼辛不至於忘記他還在囚房罷？或者——從最壞而又最像的揣度着想——阿尼

辛自己不會已經被捕罷？

這種害怕竟使艾爾柯夫茫然自失了，他的呼吸停住了，他的眼睛裏有一羣羣的黑圈兒在那裏跳舞。倘若他的朋友受了障礙不能來解放他，那麼他會變成什麼呢？並且另外還有多少天和多少晚呢？他的憂愁已經使他把這個揣想看做現實的境界，於是他便看不見這個地獄魔鬼般的同房者的面目了。他覺得自己對於這種靠不住的境界再不能熬受多時，於是使用手掌撐起自己的身體，一面窺上那瘋子的眼光，然問道：後

——他們來過了嗎？

這位工程師發轢似的聲音，彷彿驚了那個瘋子。他退了一步，兩頰像是咬牙似地收縮起來，傷痕的凹處變成了紅顏色的，並且有一種準備攻擊的動作。艾爾柯夫雖然明白他的衰弱，但是自己也把身體安置在一個決然作最後奮鬥的動物預備自衛的地位上。那個瘋子的嘴唇打開了，他那些規則而粗大的牙齒隱約地露出來了。一陣貓惡的微笑纏起了他的臉皮。

他們兩個人這樣面對面地互相窺伺，這一個蹲在地上；那一個立着，偉大傲慢。

在這瘋子的注視之下，艾爾柯夫覺得自己的神志有些顛倒起來；彷彿自己的身軀成了空的和軟的。那陣失望地勉強去連絡的不成片斷的思想，卻依然叫他對於瘋子取防禦的手段。

但是門上的鎖發出了響聲。

——他們來了，艾爾柯夫喃喃地說。

如同是這種反省的迴聲似地，那個瘋子發出那種向來人致敬的悲怨嗥聲了。接着便是一陣使他身體拳縮的抽掣，他噴出一些白沫，用一種發狂的旋聲般動作把自己那個長大的身體在囚房裏橫衝直撞。

這時候，自從昨晚就被一種雙料恐怖所蹂躪的艾爾柯夫，在這種瘋狂的氣壓之下，幾乎無裝假之必要了。他卻在地下打滾，咬着牆上的棉花胎，兩隻胳膊在空中亂打，那張奇怪地開闔的嘴迸出一陣亂雜無章的悲呼。他高聲喊出他那狂吠式的不平之鳴，那種受威嚇的人生的失望的，哭泣的和哀求的不平之鳴。

在門外那條過道裏，那個由十二個紅衛隊所擁護的特派委員，毫不動彈的觀察這兩個瘋子。

這是一個瘦削而臉色灰白的青年，兩隻遮在眼鏡後面的眼睛顯出冷冰冰的光彩；腰帶上掛着一枝手槍。在看了一些時之後，他用主義式的口吻向那個陪着他來的阿尼辛說：

——我希望我們不久可以得到命令，來掃除這些有產階級的餘孽。那張門又被人關上了，然而這兩個瘋子的呻吟卻還鬧了許久許久。

四

許多月的光陰滾過去了。那個假裝瘋人的艾爾柯夫早已逃到了塞巴司托波。

他的身體，在這座有海風慢慢吹拂的溫帶城市裏已經恢復了原狀，他的神經本來在訶兌沙被恐怖所傷。現在也重上軌道。某一天，他在海邊閑步，因為受了黃昏時可愛的和風的麻醉，所以思慮茫然。那時候，夕陽正在一種無形的降落之中慢慢失踪，向天空洒出一層紅絨般的硃砂色。

艾爾柯夫正聽憑雙眼在那條散步道兒的石塊上梭巡，忽然感到了一陣不自在，開始，他絕沒有留心。但是這種不自在的力量是堅強的，並且驅散了他那種模糊的樂趣。他一來考察這情形的

來由，卻明白自己的眼光，對於那些被落日在地上放長的人影子裏面之中，特別注視一個——這人影子是長大的和不羣的。他竟沒來由地發抖了，於是便轉過身來。

原來在他的背後，有一個在他是異常面善的人。從容洒開大步走着。這個人的臉上陡然裝出安靜的樣子，艾爾柯夫卻認識那副臉。他知道那兩片帶着和平意味的嘴唇，能夠張開而爲野獸式的毒口並且發出種種狂亂的呼號，他知道那雙眼睛，放出癡癡的光燄，他知道那個外表健康的身體，盡情地抽掣過。這個人就是訶兌沙的瘋人院裏那個狂怒的瘋子。他應當是早就逃了出來，跑到這個無人知其有病的塞巴司托波，於是現在可以自由地徘徊遊玩。

這類的思慮，當着這位工程師對於這種發現而起驚訝的時候，一齊在他腦海裏東西奔馳。但是那另一個呢，他也停止了腳步，並且在他的眼裏也現過一陣驚駭，儼然就是艾爾柯夫的驚駭的返照。末了，他們臉對着臉如同在那關閉瘋人的囚房裏一樣地互相端詳。

然而海水卻在城市的聲中，摻下了牠那陣使人寧靜的和諧音調，並且消滅這兩個漢子的憂愁。一陣健康的好奇意味在他們的瞳孔裏耀着，末了，他們相互間的那樣明顯的詫訝，竟使他們

互相明白了。他們倆，從前誰都不是瘋子，但是瘋人院的那間囚房，從前卻給他們倆都救護了生命。末了，在他們詫訝共同鬆弛之中，這兩個「瘋子」竟不待說出甚麼話，已經聲淚俱下地互相擁抱起來。

公歷一九二三年寫成

民國二十年在江灣譯

此
页
空
白

教皇的長夜（諾辣克作）

—

在羅馬京城的那種又乾燥又炎熱的夏天晚上，教皇弼十二世像往常一般，坐在自己的大聽政室裏還沒有睡。那幾合向城裏張開的窗子，任憑一陣壓人的熱氣吹進來。這個老年人感到了倦意了，末了，他的眼臉終於因為磕睡張不開……

*

*

*

*

時候已經快到半夜的十二點。侍從官進來了，滿臉驚惶的樣子，並且報告新聞，說是意大利政府那位首要人物剛剛被人刺死。

教皇闔上了自己看着的那本書，接着就站起來，雙手叉在自己那件白道袍上面，像是很注意

的樣子。這個剛剛被刺的人，從前是教廷的朋友，後來卻和教廷勢不兩立，這是值得一種雙料的新禱的了。隨後，教皇的眼光彷彿詢問：『在甚麼地方被刺的呢？怎樣被刺的呢？被誰刺的呢？』但是這種悲劇式的變化卻是沒有詳細報告的；當時的電話祇傳了一個簡單的消息，後來聽筒裏再也沒有回音。

彌十二世瞧着城裏出神。阿爾班司山帶像是懸在天空一樣。一層游移不定的微月，罩着各處建築物的圓形屋頂，任憑城裏的夜來燈火懾住牠的全部光明。然而城裏的半夜人聲卻被一種異樣的肅靜氣象所壓伏，因此可以猜得着：所有的咖啡館都無人光顧了，所有的街道在頃刻之間不見行人了，所有的最後還沒有閉的店門也都大膽的關好了。忽然，那七座山頭上的燈光又同時一齊滅了，電流都斷了。這時候，教皇想到了該撒大帝殞落之時佈散在羅馬的那種恐怖世界。

繼續不斷的訇訇聲震斷了肅靜氣象，並且幾乎立刻就有三簇火光在城裏鑽上來。很明顯地看得出有房屋着了火了。『這是』那門輕輕的神父說，『內政部衙門和交通總站起火呀，大概還有威尼斯宮也在其內。』在事實上，他們真望見那座豎在古鬪戰場前面的中興意大利的艾馬

努老王銅像的石座，正發出一陣陣緋紅的迴光。

不久，奎禮內宮也着了火了：革命已經是羅馬的主人公。

一陣說話的和步行的聲浪從前廳裏傳過來。那位身任教廷國務卿的紅衣主教，同着瓦狄岡的市長和幾個紫衣主教都進來了。同時一粒從聖彼德廣場方面發來的鎗子，蚩地一下飛到一合窗口裏來，並且又鑽進了承塵板，「這是一種通告，」那位市長說，「凶手決不在遠處。」

一隊從京城外面開來的兵，齊聲唱起一些久付遺忘的歌，後來，就看見許多成羣的人在廣場上舉起了火把，跑到了各處的走廊下面。

那位紅衣主教低聲和教皇談着，像是要戰勝他的遲疑不決的態度似地：「聖駕不僅於我們有恩，」他這樣說，「進退安危實在有關於全世界。」後來他又說：「危難的時候到了。一切都已經伺候停當。」

教皇像是請訓一般，向着那座懸在壁上的大十字架注視好一會。

「我們走罷，」他說。

二

這位大法師，身披黑的便裝道袍在一羣人的前頭走。他下了階上的石級，穿過了聖大馬士丹，又從大理石的磴道到達銅門前面。那些守門的瑞士侍衛都迴轉身軀對着他，後來這些年輕的八山呼一陣，鎮住了外面的人聲洶湧，這大概就是最後的祝福罷。

這合門剛好被一陣有力的動作推開，教皇就不慌不忙地，從這條可以通到整個兒惺忪了的瓦狄岡市的間道，進了聖彼德堂了，然而門的迴聲卻在過道活動了好一會。

在聖彼德堂神座前面那條烏黑的廣闊神道裏，卻聽不見任何喧鬧聲音，使徒們墳前的那幾盞油燈，就是這所教堂裏的唯一的光亮。彌十二世在這個聖地上跪了許多時，我們不能知道他從這些長眠在坟墓裏以身殉道的聖徒跟前，接到了何種指示——在這條一脈相傳的法統裏，彌十二世的自身，就是這條長鍊子一般的東西的最後一個圈子了。一陣潛心的默禱繞着牠，後來，在這種危急存亡之秋，這幾座黑石頭的大建築彷彿發出了一道很帶委屈意義的指示。

幾分鐘後，瓦狄岡全市的「居民」都在飛機場齊集了。教皇宣言駕駛的機師當日就可以轉來。他和那些紅衣主教吻了頰，又和那些熱淚橫流的老臣握了手，隨後就挽着那位國務卿的胳膊，於是這兩個老翁就到了飛機的座艙裏了。

發動機轟轟地響起來了，後來這架飛機就升到了羅馬城的天空，在星點兒之中開道前進。

三

時候是午後四點鐘了。法國南部阿微農市的市長，正在市政府裏擦着額頭上的汗珠兒，因為他在這樣的酷暑之中，辦理了許多在他視爲宜乎任其流通的公事，所以覺得已經很倦。

許多瓶的啤酒，都在許多堆的案卷之中斟空了，這位官兒雖然脫去了上衣，捲起了襯衫的袖子，可以涼快一些，不過他總認爲市裏給他的責任太重。

他剛好慢慢地聽憑自己沈醉在養神的午睡裏，傳達處的人員卻來叩門。說是有兩個說話帶外國口音的教士立在門口，一定要求接見，這位市長雖然只在社會革命黨列名，在阿微農算是最

溫和的分子，不過不贊成教士；另一方面，他對於外國人卻是講交際的，所以他丟開了菸斗，着好了上衣，再請那兩個身着道袍走進了辦公室的人坐下。

這兩個教士之中有一個是矮小的；他帶着一種罕見的莊嚴氣象緘默地坐着。另一個呢，高大強壯，滿頭雪白，流利地發言：

「市長，教皇弼十二世的聖駕。現在應您的邀請到這裏來。時局強迫他老人家離開了羅馬，市長如若能夠在本市的「宮」裏款待聖駕，聖駕一定是感謝的。」

「甚麼樣的邀請，長老先生？」市長說，「這句隱語我不明白。」

這個外國人，從一個皮夾子裏取出一張剪下來的報紙交給市長，市長就高聲讀道：

「到了大法師願意的時候，到了他在那個獨裁專制的國裏住殼了的時候，他真應當到他往日的采地阿微農一帶來；那時候，我們可以高高興興地請他安置在歷代教皇的故宮裏，我們國裏的紅衣主教們一定歡天喜地地來款待他。」下面還載着市長本人的名姓。

「一點也不錯，」他說，「不過我早已忘了這段閑評。」

『閑評，我不懂這兩個字的意思，』那教士說，『不過我素來知道法國的普洛凡司的人，都是重然諾的和敬重苦人的。』

『既然事實是這樣的，』市長說，『我們可以冠冕堂皇地踐我們的預諾。我去通知管理故宮的人員，他在一個鐘頭的內外來接您兩位，並且大概還可以滿足……滿足……先生的意思……』他立起身來，竟不知怎樣來結束這段話，就遲疑地向着那位絕沒有說話的人鞠躬——這就是辭客她表示。

客走了，他用電話通知故宮保管員：『我送了兩個瘋人到故宮裏來，不過他們都不像是凶惡的；倘若您推他們不開，今晚就留他們在宮裏住罷。』

後來他走到天井邊立着的時候，就知道馬賽的報紙大事宣傳。他從中得着了一個用大字印出教他不能不思慮的消息：

『據士林諾來電，意大利國王已到士林諾，羅馬似有重要事故發生，政府那位首要人員似已被刺。詳情現尙無從探聽，該處電話的和航空的交通均已斷絕。』

「糟了，」市長自言自語，「我的身上惹着一件大買賣了。」

四

在阿微農的各處街道上，並不大有人注意那兩個向行人探聽本州主教住址的教士。旁人沒有知道他們在主教客廳坐的時候究竟說了些甚麼；後來他們等到故宮游人走完才去找保管員的時候，更沒有人注意了。

保管員是位姓吾倫伯的博士，這不僅是一位對於典守的建築物可稱博學，並且還是一位善於想像的幹員。日報上的新聞，這時候在他眼前展開了那個久縈懷抱的夢想：款待教皇。

等到這兩個教士走到了他跟前，他並沒有費多大的事就認識明白了，後來，就靜候這位教廷統治者的指揮。

「我們願意，」這一位說，「我們願意在接受本州主教的款待之前，先來光顧本市人民從前向我們施過的邀請。我們今晚可以在我們先師們的宇下消磨光陰，倘若您願意。」

保管員取了他那束鑰匙，就引導教皇穿過了許多無人理落的大殿。一路之上，他指出那些可以通到安琪兒塔，通到藏書樓和通到聖約翰堂的過道和梯子。以備主教的雅興。

「我現在，」末了他說，「把克來孟五世和約翰十二世的寢殿獻給聖駕。在我們各處的宮殿之中，這時最小的和最不零落的。我預備派人在那裏擺兩張行軍床，聖駕一定可以完全安當，並且沒有一點兒聲音來打攪。」

這兩位游客望見了那些掛在壁上的瀆神畫片，不免詫異地瞧着。

「這些油畫都是我們最寶貴的珍品，」哥倫伯博士說，「素來是做密室裏的點綴的，種種聚在這間殿上的紀念品，叫我們更把這間殿看得特別高尚了。」

教皇微笑了，後來就走到了窗子跟前。

落日的餘暉，把那些聚在城牆下面的好幾百個屋頂都染上了紅的顏色。一陣金光蓋住了普洛凡司；教皇如同要擁抱這塊錦繡河山似地伸起雙臂，後來他低聲慢慢地說：「基督的代行者，到了有徒子徒孫的地方是隨處可以為家的。所以在教皇的位分上從來沒有所謂蒙塵。」

五

阿微農市永不會忘記教皇這幾個星期的勾留。市裏的人民絕不驚異，覺得教皇之重歸「故國」是當然的事。

自從第二天黎明的時候，所有的各教區的鐘塔都奏起羣音合奏的鐘聲，於是乎那些住在羅昂河對岸的居民，都來探究阿微農市裏究竟有甚麼意外的佳節。

隨後法國南部各地方，漸漸有一羣一羣的人到阿微農來朝拜了。從山上，從海邊，到了整區整區的信徒，趁板車來的，趁汽車來的，還有大多數是在灰土撲人的大路上步行來的，他們雜在數目很多的教士叢中，這些教士又沿路宣傳他們的熱心擁戴。本州的主教衙門，對於這些張着發呆的大眼和佩着求福的銅牌的村野香客，並不以人滿為患。

到了彌十二世在東姆崖上佈道祝福的那一天，真有全市騷動之概了。傍晚的時候，就有四五萬人對着星光躺在地上。凡是沒有看見這場熱鬧的人真算不得看見過甚麼。石級上，梯子上，廣場

上，窗口上，無一處不滿足人。全市插滿了黃白相綴的小旗子。

在舉行禮節的時候，小鼓和小笛隨着唱詩班的歌聲而起，於是教皇的耳朵裏，對於富於普洛凡司意味而薄於拉丁意味的聲音，又多聽了一次。隨後，教皇披着白的道袍，領着那些主教從崖上下來到了街上，左右前後繞着無數的喧鬧而含惡意的觀者。那些篤信宗教的老老少少，受着誠虔心的指使，乾脆地擠開本市的議員，一心祇希望和教皇格外接近。因為這並非一隊受法律限制的迎神的儀仗，不過是一隊遊行的人，所以市長加入其中，也不和自己的命令相違背。他瞧着市裏的熱鬧情形很爲歡喜，覺得自己之引起這種熱鬧並沒有辦錯。

然而在阿微農，黨派是紛歧的。那些信教的人固然都成了擁教皇的，而那些最反對宗教的爲着洩憤起見，竟在咖啡館裏唱起克來孟五世的古代情歌來，並且有人談起好好兒修理故宮的功程，和那好幾百萬已經在建築師心裏跳躍的經費。

幾天之後，大衆看許多法國的和外國的紅衣主教都來拜謁教皇，這一來情形就更緊張了，等到波蘭的坡森市的，德國的克倫市的和英國的西明市特修道院的紅衣主教都來了的時候，弼十

二世就開了一個教廷政務會議。

教廷政務的前途，誠哉有開會議的必要了。因為意大利的前途發生了一點希望，對於意大利皇室不懷二心的省分，現在都反對那些在各處產生的蘇維埃共和政府。

軍隊準備向羅馬進攻，意大利王國是不會動搖的；但教皇之重回瓦狄岡像是沒有辦法。破壞的力量完成了劫掠的工作。說是拉斐爾壁畫，從前查爾十五世派兵看護的，現在都被毀了。就是種種案卷也散了，燒了，或者扔在第白爾河裏了。全部的歷史都隨着案卷消滅了，跟着過去的時代散失了。

巴黎政府這時候也感到困難。教皇向牠致謝法國的款待，卻不表示他的意旨。法國南部的宗教熱，各州州長當初固然認作一種不能持久的火花，現在他們竟都漸漸放心不下了。這種宗教熱會不會影響到下次的選舉呢？旁人可以慮到牠。至少，總不要引起議院裏的質問，所以法國政府用政治上的手腕，依照習慣去預防。內閣就派了全國稱最的外交家到阿微農來了。

這就是內閣總理自己啊。這也是一個南部人，很聰明，並且是共濟會的退會會友。他用恭敬的

態度，拜訪了某種報紙稱之爲「世界精神界的最高權威」的那個人。後來，主教衙門的拜訪，居然在州長衙門答拜了，並且坐了很久的時候。旁人僅僅知道教皇接到了美國的多番邀請，有好幾個省分將要貢獻一些地點，供羅馬教廷的常駐之用。弼十二世拒絕了常駐政府的地點，不過卻承認渡海西游。

內閣人員因此吐了一口氣：共和國出了險了！總理身上被旁人注意到的唯一變化，就是自從回巴黎以後，有人偶爾在星期日看見他，也到馬德萊英大教堂潛心默禱。

六

到了美國那艘特地來接教皇的無畏戰艦離開了美國海岸那一天，弼十二世才跨過阿微農市的橋，才渡過郎格多克運河。沿路各教區的鐘塔，在教皇汽車經過的時候，都依次發出了東的聲音，於是教皇就在教堂門口停車給孩子們祝福。在黑山的山叢裏經過的時候，舊教徒和新教徒分列在路的兩旁，舊教徒捏着念珠致敬，新教徒爭着獻花。

到了都魯司，那場在聖塞爾南教堂舉行的大彌撒，真是一場大的活劇。教皇又想去朝拜魯爾德的教堂，那是在他以前有五代教皇想去而始終未果的地點；結果在他去的時候，竟有十萬多人繞着建立那所教堂的示相石岩，向他高呼擁戴。後來他走到了皮萊內上下兩州，居民就在各村口繫起松柏生葉的牌樓，表示他們的歡樂。

末了，教皇又沿着那條在今日依然滿豎十字架和廟宇而在中古時代用做朝山的大路，向西班牙的恭波司兌爾城進發了。各省的人都跪在地上看他的法駕經過。他在那所有名修道院裏，伴着使徒的遺骸，靜候那艘派定的船在布洛梟下碇。

一些身着白布軍服的船員，在這艘鐵甲戰艦的甲板上整好了隊。末了，在這艘掛着花旗的船裝着教廷政府向新的命運而趨的時候，就有一陣盎格羅撒克遜式的熱烈歡呼，夾在禮砲的和岸上喝采的聲中爆發了……

天色微明了，聖彼德堂的大大小小的鐘也都醒過來了，弼十二世當時就派人去探聽威尼斯

宮的消息。意大利政府那位首要人物依然是很健康的，並且剛剛上馬去做每天散步的日行功課了。

按諾辣克 Pierre Gibault de Nolhac 生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現任法蘭西國立文學研究院委員，於文藝復興的及法國十八世紀的歷史均有淵博的研究，久爲世界所推崇；國內似尙未有人知道。氏之小說，爲近代的歷史小說的新派，蓋用現代人物，就其地位或關係與歷史有連帶的事穿插成章，和專用古代人物古代事跡作歷史小說的資料者有別，如本篇卽其一例。本篇最初載在巴黎半月雜誌，其時爲一千九百三十一年十月；次年收入達觀的故事——短篇集，當時教廷和意大利政府尙未如今之妥協——二十四年九月十日在江灣校譯後並記——青崖。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5299B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三版

(83412.1)

世界文學名著
法蘭西短篇小說集一冊

French Short Stories

定價國幣伍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原 著 者 V o l t a i r e 等

選 譯 者 李 青 崖

上海河南中路

發 行 人 朱 經 農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本書校對者宗大樸)



~~1651612~~